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大唐西域記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景印大唐西域記序

大唐西域記亦稱大唐西域傳，簡稱西域記。本書於唐太宗貞觀二十年七月，由大總持寺沙門辯機依據玄奘大師記行撰文，玄奘大師奉詔譯出。第准台北廣文書局所刊大唐西域記初版卷首則稱：「蓋玄奘奉詔譯此書，而辯機但排纂潤色之也。」

玄奘大師於貞觀三年（西元六二九年）仲秋朔旦西行求法，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歸至長安。去國一十七年，遠征一百三十八國。孤行萬里山川，身經百重寒暑。其所見所聞，盡是重關險嶂，積雪流沙；絕域殊風，荒疆異俗。乃至

鹿苑驚峰，洞天福地；瞻奇仰勝，氣象萬千。

本書共計一十二卷，行文之間已將奘公所歷諸邦，山川國勢、風土人情、禮教文物、政治交通，以及佛教聖蹟等等，均已蒐羅筆記。其第一卷文，首先頌揚唐太宗文皇帝，聖明治世，德風八表。次則略明大千世界、一四天下、南瞻部洲之形勢。繼則一一記述阿耆尼等三十四國之狀況。其第二卷文，初則總說當時印度之名稱、地理、數算、時曆、家屋、服飾、文化、學術、生活、禮俗、四姓制度，以及產物等等。次則記述濫波等三國之狀況。第三卷記述烏仗那等八國之狀況。第四卷記述磔迦等十五國之狀況。第五卷記述羯若鞠闍等六國之狀況。第六卷記述室羅伐悉底等四國之狀況。

第七卷記述婆羅痾斯等五國之狀況。第八、九兩卷記述摩揭陀國之狀況。第十卷記述伊爛拏鉢伐多等十七國之狀況。第十一卷記述僧伽羅等二十三國之狀況。第十二卷記述漕矩吒等二十二國之狀況。

全書總記一百三十八國。其記錄之次第，一如玄奘大師之行程順序。書中第一卷所記三十四國，屬於西域境內，此爲奘公西去路徑。第二卷至第十一卷所記八十二國，屬於印度境內，此爲奘公逗留求法之處。第十二卷所記二十二國，亦屬西域境內，此爲奘公東歸路徑。

本書原有兩「序」，一爲當朝祕書著作佐郎敬播所撰，一爲尚書左僕射燕國公張說所撰。另有辯機「記贊」一文附

於書末。敬播序中曾謂：本書所載一百三十八國，奘公親踐者一百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

縱觀全書內容，深信本書不僅爲奘公一己之遊記，且足爲我國西陲及印度之史地資料。其於知識學術之研究上，實有莫大之貢獻！

又玄奘大師，「乘危遠邁，杖策孤征」。冒九死一生，奉回佛像舍利，並及經論六百五十七部。復以近二十年之歲月，譯出經論七十四部，都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別出著述無算。皓首窮經，嘔心瀝血；其爲法忘軀之偉大精神，誠可謂亘古一人！

大唐西域記一書，在台所易見者，除「藏經」本外，單

行本有台灣印經處刊本（民國四十四年三月初版）、台北廣文書局刊本（民國五十八年七月初版）。此二版本因屬早期出品，故其編排印製，不無可議之處。今有台北張三義長者，客歲返鄉探親，曾自南京金陵刻經處携回西元一九五七年刻板本一部。此間諸護法檀越，喜其版面開朗醒目，共議發心影印流佈；用彰釋尊聖化，重揚玄奘豐功！本書付梓在即，承囑爲述因緣。謹贅俚言如是，合十隨喜讚歎！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清明

釋祥雲謹識

大唐西域記序

竊以穹儀方載之廣。蘊識懷靈之異。談天無以究其
極。括地詎足辯其原。是知方志所未傳。聲教所不暨
者。豈可勝道哉。詳夫天竺之爲國也。其來尙矣。聖賢
以之疊軫。仁義於焉成俗。然事絕於曩代。壤隔於中
土。山經莫之紀。王會所不書。博望鑿空。徒寘懷於叩
竹。昆明道閉。謬肆力於神池。遂使瑞表。恒星。鬱玄妙
於千載。夢彰佩日。祕神光於萬里。暨於蔡愔訪道。摩
騰入洛。經藏石室。未盡龍宮之奧。像畫涼臺。寧極鷲
峰之美。自茲厥後。時政多虞。闕豎乘權。憤東京而鼎

峙。母后成釁。剪中朝而幅裂。憲章泯於函雒。烽燧警於關塞。四郊因而多壘。况茲邦之絕遠哉。然而釣奇之客。希世間至。頗存記注。寧盡物土之宜。徒採神經。未極真如之旨。有隋一統。實務恢墮。尙且瞻西海而咨嗟。望東雒而杼軸。揚旌玉門之表。信亦多人。利涉葱嶺之源。蓋無足紀。曷能指雪山而長驚。望龍池而一息者哉。良由德不被物。威不及遠。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闕寰宇而創帝圖。掃攙搶而清天步。功侔造化。明等照臨。人荷再生。骨肉豺狼之吻。家蒙錫壽。還魂鬼域之墟。總異類於藁街。掩遐荒於輿地。苑十洲而

池環海。小五帝而鄙上皇。法師幼漸法門。慨祇園之
莫履。長懷眞迹。仰鹿野而翹心。褰裳淨境。實惟素蓄。
會淳風之西偃。屬候律之東歸。以貞觀三年。杖錫遵
路。資皇靈而抵殊俗。冒重險其若夷。假冥助而踐畏
塗。幾必危而已濟。暄寒驟徙。展轉方達。言尋眞相。見
不見於空有之間。博考精微。聞不聞於生滅之際。廓
羣疑於性海。啟妙覺於迷津。於是隱括衆經。無片言
而不盡。傍稽聖迹。無一物而不窺。周流多載。方始旋
返。十九年正月。屆於長安。所獲經論六百五十七部。
有詔譯焉。親踐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或

事見於前典。或名始於今代。莫不餐和飲澤。頓顙而知歸。請吏革音。梯山而奉贖。歡闕庭而相抃。襲冠帶而成羣。爾其物產風土之差。習俗山川之異。遠則稽之於國典。近則詳之於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無勞握槩。已詳油素。名爲大唐西域記。一帙十二卷。竊惟書事記言。固已緝於微婉。瑣詞小道。與有補於遺闕。祕書著作佐郎敬播序之云爾。

大唐西域記序

尚書左僕射燕國公張說製

若犬玉毫流照。甘露灑於大千。金鏡揚暉。薰風被於有截。故知示現三界。粵稱天下之尊。光宅四表。式標域中之大。是以慧日淪影。像化之跡。東歸帝猷。宏闡大章之步。西極。有慈恩道場。三藏法師。諱玄奘。俗姓陳氏。其先潁川人也。帝軒提象。控華渚而開源。大舜賓門。基歷山而聳構。三格照於姬載。六奇光於漢祀。書奏而承朗月遊道。而聚德星。縱壑駢鱗。培風齊翼。世濟之美。鬱爲景胄。法師籍慶。誕生含和。降德結根。

深而菴茂導源浚而靈長奇開之歲霞軒月舉聚沙之年蘭薰桂馥泊乎成立藝殫墳素九皋載響五府交辟以夫早悟眞假夙昭慈慧鏡眞筌而延佇顧生涯而永息而朱紱紫纓誠有界之微網寶車丹枕實出世之津途由是擯落塵滓言歸閑曠令兄長捷法師釋門之棟榦者也擅龍象於身世挺鶯鷺於當年朝野挹其風猷中外羨其聲彩旣而情深友愛道睦天倫法師服勤請益分陰靡棄業光上首擢秀檀林德契中庸騰芬蘭室抗策平道包九部而吞夢鼓枻玄津俯四韋而小魯自茲徧遊談肆載移涼燠功旣

成矣。能亦畢矣。至於泰初日月燭耀靈臺。子雲顰悅。發揮神府。於是金文暫啟。佇秋駕而雲趨。玉柄纒撝。披霧市而波屬。若會斲輪之旨。猶知拜瑟之微。以瀉瓶之多聞。泛虛舟而獨達。迺於轅轅之地。先摧鑠腹之誇。井絡之鄉。遽表浮杯之異。遠邇宗挹。爲之語曰。昔聞荀氏八龍。今見陳門雙驥。汝穎多奇士。誠哉此言。法師自幼迄長。遊心玄籍。名流先達。部執交馳。趨末忘本。撫華捐寶。遂有南北異學。是非紛糾。永言於此。良用撫然。或恐傳譯躋駁。未能筌究。欲窮香象之文。將罄龍宮之目。以絕倫之德。屬會昌之期。杖錫拂

衣第加遐境。於是背玄灞而延望，指蔥山而矯迹。川陸綿長，備嘗艱險。陋博望之非遠，嗤法顯之爲局。遊踐之處，畢究方言。鑄求幽蹟，妙窮津會。於是詞發雌黃，飛英天竺。文傳貝葉，聿歸振旦。太宗文皇帝、金輪纂御，寶位居尊。載佇風徽，召見青蒲之上。迺睠通識，前膝黃屋之間。手詔綢繆，中使繼路。俯摛睿思，乃製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春闈，裁述聖記。凡五百七十九言。啟玄妙之津，盡揄揚之旨。蓋非道映鷄林，譽光鷲嶽。豈能緬降神藻，以旌時秀。奉詔翻譯梵本，凡六百五十七部。具覽遐方異俗，絕壤殊

風土著之宜。人倫之序。正朔所暨。聲教所覃。著大唐
西域記。勒成一十二卷。編錄典奧。綜覈明審。立言不
朽。其在茲焉。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三十四國

阿耆尼國

屈支國

跋祿迦國

笈奴故赤建國

赭時國

怛敷發捍國

窣

蘇沒反

堵利瑟那國

颯秣建國

弭秣賀國

劫布咀那國

屈霜

去聲

爾迦國

喝捍國

捕喝國

伐地國

貨利習彌伽國

羯霜去聲那國

咀蜜國

赤鄂衍那國

忽露摩國

榆色俱反漫國

鞠和衍那國

鑊沙國

珂咄羅國

拘謎莫閉反陀國

縛伽浪國

紇露悉泯健國

忽慄國

縛喝國

銳秣陀國

胡寔健國

坦刺健國

揭職國

梵衍那國

迦畢試國

歷選皇猷。遐觀帝錄。庖羲出震之初。軒轅垂衣之始。所以司牧黎元。所以疆畫分野。暨乎唐堯之受天運。光格四表。虞舜之納地圖。德流九土。自茲已降。空傳書事之冊。逃聽前修。徒聞記言之史。豈若時逢有道。運屬無爲者歟。我大唐御極。則天乘時。握紀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而照臨。玄化滂流。祥風遐扇。同軋坤之覆載。齊風雨之鼓潤。與夫東夷入貢。西戎卽敘。創業垂統。撥亂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同文共軌。至治神功。非載記無以贊大猷。非昭宣何以光盛

業。玄奘輒隨遊至舉其風土。雖未考方辨俗。信已越
五踰三。含生之儔咸被凱澤。能言之類莫不稱功。越
白天府暨諸天竺。幽荒異俗絕域殊邦。咸承正朔俱
霑聲教。贊武功之績。諷成口實。美文德之盛。鬱爲稱
首。詳觀載籍所未嘗聞。緬惟圖牒誠無與二。不有所
敘。何記化洽。今據聞見。於是載述。然則索訶世界。舊
娑婆世界。又曰娑訶世界。皆訛也。三千大千國土爲一佛之化攝也。
今一日月所照臨。四天下者。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

諸佛世尊皆此垂化。現生現滅。導聖導凡。蘇迷盧山

唐言妙高山。舊曰須彌。又曰須彌婁。皆訛略也。四寶合成。在大海中。據金輪

上日月之所照迴。諸天之所遊舍。七山七海環峙環

列。山間海水具八功德。七金山外乃鹹海也。海中可

居者大略有四洲焉。東毘提訶洲。舊曰弗婆提。又南

瞻部洲。舊曰閻浮提洲。又西瞿陀尼洲。舊曰瞿耶尼

說也。北拘盧洲。舊曰鬱單越。又金輪王乃化被四天下。

銀輪王則政隔北拘盧。銅輪王除北拘盧及西瞿陀

尼。鐵輪王則惟瞻部洲。夫輪王者將卽大位。隨福所

感有大輪寶浮空來應。感有金銀銅鐵之異。境乃四

三二一之差。因其先瑞卽以爲號。則瞻部洲之中地

者阿那婆答多池也。唐言無熱惱。舊曰在香山之南

阿耨達池。說也。

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矣。金銀瑠璃頗砥飾其岸焉。

金沙彌漫。清波皎鏡。大地菩薩以願力故化爲龍王。

於中潛宅。出清冷水給贍部洲。是以池東面銀牛口。

流出苑。反。巨升伽河。舊曰恒河。又繞池一匝入東南海。

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舊曰辛頭。繞池一匝入

西南海。池西面瑠璃馬口。流出縛芻河。舊曰博。又繞

池一匝入西北海。池北面頗砥師子口。流出徒多河。

舊曰私陀。繞池一匝入東北海。或曰流潛地下。出積

石山。卽徒多河之流爲中國之河源云。時無輪王。庶

運贍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則暑溼宜象。西寶主

乃臨海盈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故象主之國。躁烈篤學。特閑異術。服則橫巾。右袒首則中髻。四垂族類。邑居室宇。重閣寶主之鄉。無禮義。重財賂。短製左衽。斷髮長髭。有城郭之居。務殖貨之利。馬主之俗。天資獷暴。情忍殺戮。毳帳穹廬。鳥居逐牧。人主之地。風俗機慧。仁義昭明。冠帶右衽。車服有序。安土重遷。務資有類。三主之俗。東方爲上。其居室則東闕其戶。旦日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爲尊。方俗殊風。斯其大槩。至於君臣上下之禮。憲章文軌之儀。人主之地。無以加也。清心釋累之訓。出離生死之

教象主之國其理優矣。斯皆著之經誥。問諸土俗。博關今古。詳考見聞。然則佛興西方。法流東國。通譯音訛。方言語謬。音訛則義失。語謬則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貴無乖謬矣。夫人有剛柔異性。言音不同。斯則繫風土之氣。亦習俗之致也。若其山川物產之異。風俗性類之差。則人主之地。國史詳焉。馬主之俗。寶主之鄉。史誥備載。可略言矣。至於象主之國。前古未詳。或書地多暑溼。或載俗好仁慈。頗存方志。莫能詳舉。豈道有行藏之致。固世有推移之運乎。是知候律以歸化。飲澤而來賓。越重險而款玉門。貢方奇而拜絳

闕者蓋難得而言焉。由是之故訪道遠遊請益之隙存記風土。黑嶺已來莫非胡俗。雖戎人同貫而族類羣分。畫界封疆。大率土著建城郭務田畜。性重財賄俗輕仁義。嫁娶無禮尊卑無次。婦言是用。男居位下。死則焚骸喪期無數。釐面截耳。斷髮裂裳。屠殺羣畜。祀祭幽魂。吉乃素服。凶則皂衣。同風類俗。略舉條貫。異政殊制。隨地別敘。印度風俗語在後記。

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國

舊曰烏耆

阿耆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泉流交帶引水爲田

土宜糜黍宿麥香棗蒲萄梨柰諸果。氣序和暢。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度。微有增損。服飾氎毼斷髮無巾。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王其國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稱伐。國無綱紀。法不整肅。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既遵印度。諸習學者。卽其文而翫之。戒行律儀。潔清勤勵。然食雜。三淨。滯於漸教矣。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度平川。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支國。舊曰茲。

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七八里。宜糜麥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產黃金銅鐵鉛錫。氣序和風俗質。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管絃伎樂。特善諸國。服飾錦褐。斷髮巾帽。貨用金銀錢小銅錢。王屈支種也。智謀寡昧。迫於強臣。其俗生子以木押頭。欲其匾漚也。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則印度。其習讀者。卽本文矣。尙拘漸教。食雜三淨。潔清耽翫。人以功競。

國東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龍戾難馭。龍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此國

多出善馬。聞諸先志曰：近代有王號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龍馭乘。王欲終沒。鞭觸其耳。因卽潛隱。以至於今。城中無井。取汲池水。龍變爲人。與諸婦會。生子驍勇。走及奔馬。如是漸染。人皆龍種。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搆突厥。殺此城人。少長俱戮。略無噍類。城今荒蕪。人煙斷絕。

荒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昭怛釐。而東西隨稱。佛像莊飾。殆越人工。僧徒清肅。誠爲勤勵。東昭怛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餘。色帶黃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長尺有八寸。

廣餘六寸矣。或有齋日照燭光明。大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綺載諸輦輿。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會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訪及高僧。然後宣布。

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伽藍。

唐言奇特。

庭宇顯敞。佛

像工飾。僧徒肅穆。精勤匪怠。竝是耆艾。宿德博學高才。遠方俊彥。慕義至止。國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

養久而彌敬。聞諸先志曰：昔此國先王崇敬三寶，將欲遊方觀禮聖迹，乃命母弟攝知留事。其弟受命，竊自割勢，防未萌也。封之金函，持以上王。王曰：斯何謂也？對曰：回駕之日，乃可開發，卽付執事，隨軍掌護。王之還也，果有構禍者曰：王令監國姪亂中宮。王聞震怒，欲置嚴刑。弟曰：不敢逃責，願開金函。王遂發而視之，乃斷勢也。曰：斯何異物？欲何發明？對曰：王昔遊方，命知留事，懼有讒禍，割勢自明。今果有徵，願垂照覽。王深敬異，情愛彌隆。出入後庭，無所禁礙。王弟於後行，遇一夫擁五百牛，欲事刑腐，見而惟念引類增懷。

我今形虧豈非宿業。卽以財寶贖此羣牛。以慈善力。男形漸具。以形具故。遂不入宮。王怪而問之。乃陳其始末。王以爲奇特也。遂建伽藍。式旌美迹。傳芳後葉。從此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跋祿迦國。舊謂姑墨。又曰

墨。

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細氈細褐。鄰國所重。伽藍數十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此則蔥嶺北原。

水多東流矣。山谷積雪。春夏合凍。雖時消泮。尋復結冰。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多暴龍難。凌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聲叫喚。微有違犯。災禍目覩。暴風奮發。飛沙雨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或名熱海。又謂鹹海。周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四面負山。眾流交湊。色帶青黑。味兼鹹苦。洪濤浩汗。驚波洶洶。龍魚雜處。靈怪間起。所以往來行旅。禱以祈福。水族雖多。莫敢漁捕。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糜麥蒲萄。林樹稀疏。氣序風寒。人衣氈褐。素葉已西數十孤。

城。城皆立長。雖不相稟命。然皆役屬突厥。

白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罕利。人亦謂焉。文字語言。卽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記。豎讀其文。遞相傳授。師資無替。服氈褐。衣皮氈。裳服褊急。齊髮露頂。或總剪刺。繒綵絡額。形容偉大。志性恇怯。風俗撓訛。多行詭詐。大抵貪求。父子計利。財多爲貴。良賤無差。雖富巨萬。服食麤弊。力田逐利者。雜半矣。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干泉。干泉者。地方二百餘里。南面雪山。三陁平陸。水土沃潤。林樹扶疏。暮春之月。雜花若綺。泉池干所。故以

名焉。突厥可汗每來避暑。中有羣鹿多飾鈴鑲馴狎於人。不甚驚走。可汗愛賞。下命羣屬敢加殺害有誅無赦。故此羣鹿得終其壽。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咀邏私城。城周八九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氣序大同。素葉南行十餘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也。昔爲突厥所掠。後遂鳩集同國共保此城。於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辭儀範。猶存本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至白水城。城周六七里。土地所產風氣所宜。逾勝咀邏私。西南行二百餘里。至蒸御城。城周五六里。原陁膏腴。樹林荔鬱。從此南行四五十

里至斂奴故反。赤建國。

斂赤建國。周千餘里。地沃壤。備稼穡。草木鬱茂。花果繁盛。多蒲萄。亦所貴也。城邑百數。各別君長。進止往來。不相稟命。雖則畫野區分。總稱斂赤建國。從此西行二百餘里。至赭時國。唐言石國。

赭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南北長。土宜氣序。同斂赤建國。城邑數十。各別君長。既無總主。役屬突厥。從此東南千餘里。至怛敷發反。捍國。

怛捍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穡滋盛。多花果。宜羊馬。氣序風寒。人性剛勇。語異諸國。形貌

醜弊。自數十年無大君長。酋豪力競。不相賓伏。依川據險。畫野分都。從此西行千餘里。至窅堵利瑟那國。窅堵利瑟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臨葉河。葉河出蔥嶺北原。西北而流。浩汗渾濁。汨忽漂急。土宜風俗同赭時國。自有王附突厥。從此西北入大沙磧。絕無水草。途路彌漫。疆境難測。望大山尋遺骨以知所指。以記經途。行五百餘里。至颯秣建國。唐言康國。

颯秣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極堅固。多居人。異方寶貨多聚此國。土地沃壤。稼穡備植。林樹蓊鬱。花果滋茂。多出善馬。機

巧之伎特工諸國。氣序和暢。風俗猛烈。凡諸胡國。此爲其中。進止威儀。近遠取則。其王豪勇。鄰國承命。兵馬強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從此東南至弭秣賀國。唐言米國。

弭秣賀國。周四五百里。據川中。東西狹。南北長。土宜

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北至劫布咀那國。唐言曹國。

劫布咀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風

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勿霜

去聲。爾迦國。唐言何國。

屈霜爾迦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

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唐言東安

喝捍國周千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

四百餘里至捕喝國。唐言中安國

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風俗同

颯秣建國從此國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唐言西安國

伐地國周四百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西

南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伽國。

貨利習彌伽國順縛芻河兩岸東西二三十里南北

五百餘里土宜風俗同伐地國語言少異。

從颯秣建國西南行三百餘里至羯霜去聲那國唐言史國

羯霜那國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

此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谿徑危險既絕

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

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傍石壁

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錫多有鐵鈴懸諸戶扇

因其險固遂以爲名。

出鐵門至覩貨羅國舊曰吐火羅國訛也其地南北千餘里東

西三千餘里東阨蔥嶺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據

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自數百年王族絕嗣酋豪

力競各擅君長依川據險分爲二十七國雖畫野區分總役屬突厥氣序旣溫疾疫亦眾冬末春初霖雨相繼故此境已南濫波已北其國風土並多溫疾而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據其多雨亦是設教隨時也其俗則志性恇怯容貌鄙陋粗知信義不甚欺詐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逾廣率利多衣氎少服褐貨用金銀等錢模樣異於諸國順縛芻河北下流至咀蜜國咀蜜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

臨縛芻河。至鞠和衍那國。

鞠和衍那國。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三所。僧徒百餘人。東至鑊沙國。

鑊沙國。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東至珂咄羅國。

珂咄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接蔥嶺。至拘謎莫閉反。陀國。

拘謎陀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二百餘里。據大蔥嶺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西南鄰縛芻河。南接口棄尼國。南渡縛芻河。至達摩悉鐵帝國。鉢鐸創那國。注

薄健國。屈浪拏國。𠵼火利反。摩咀羅國。鉢利曷國。訖栗

瑟摩國。曷邏胡國。阿利尼國。耆健國。自活國東南至
闊悉多國。安咀邏縛國。事在回記。活國西南至縛伽
浪國。

縛伽浪國。東西五十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國大都城
周十餘里。南至紇露悉泯健國。

紇露悉泯健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西
北至忽慄國。

忽慄國。周八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伽藍十餘
所。僧徒五百餘人。西至縛喝國。

縛喝國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北臨縛芻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皆謂之小王舍城也。其城雖固。居人甚少。土地所產物類尤多。水陸諸花。難以備舉。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

城外西南有納縛唐言新。僧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

大雪山北。作論諸師。惟此伽藍。美業不替。其佛像則營以名珍。堂宇乃飾之奇寶。故諸國君長。利之以攻劫。此伽藍素有毘沙門天像。靈鑿可恃。冥加守衛。近突厥葉護可汗子肆葉護可汗。傾其部落。率其戎旅。

菴襲伽藍欲圖珍寶。去此不遠屯軍野次。其夜夢見毘沙門天曰。汝有何力敢壞伽藍。因以長戟貫徹胸背。可汗驚寤。便苦心痛。遂告羣屬所夢。咎徵馳請眾僧。方伸懺謝。未及返命。已從殞歿。伽藍內南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餘。雜色炫曜。金石難名。又有佛牙。其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質光淨。又有佛掃帚。迦奢草作也。長餘二尺。圍可七寸。其把以雜寶飾之。凡此三物。每至六齋。法俗咸會。陳設供養。至誠所感。或放光明。伽藍北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金剛泥塗。眾寶廁飾。中有舍利時燭靈光。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

立已來多歷年所。遠方輻湊。高才類聚。證四果者。難以詳舉。故諸羅漢將入涅槃。示現神通。眾所知識。乃有建立諸窣堵波。基址相鄰。數百餘矣。雖證聖果。終無神變。蓋亦干計。不樹封記。今僧徒百餘人。夙夜匪懈。凡聖難測。

大城西北五十餘里。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窣堵波。高餘三丈。昔者如來初證佛果。起菩提樹。方詣鹿園。時一長者。遇彼威光。隨其行路之次。遂獻麩蜜。世尊爲說人天之福。最初得聞五戒十善也。旣聞法。誨請所供養。如來遂授其髮爪。

馬。二長者將還本國請禮敬之儀式。如來以僧伽胝

舊曰僧伽梨說也。

方疊布下次下鬱多羅僧次僧却崎

舊曰僧祇

支說也。

又覆鉢豎錫杖如是次第為率堵波二人承命

各還其城擬儀聖旨式修崇建斯則釋迦法中最初

率堵波也城西七十餘里有率堵波高餘二丈昔迦

葉波佛時之所建也從大城西南入雪山阿至銳秣

陀國

銳秣陀國東西五六十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

十餘里西南至胡寔健國

胡寔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多山川出善馬。西北至咀刺健國。

咀刺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五六十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刺斯國界。

從縛喝國南行百餘里至揭職國。

揭職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四五里。土地磽确。陵阜連屬。少花果。多菽麥。氣序寒烈。風俗剛猛。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東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峰巖危險。風雪相繼。盛夏合凍。積雪彌谷。蹊徑難涉。山神鬼魅。暴縱妖祟。羣盜橫行。殺害爲務。行六百餘里出覩貨。

邏國境至梵衍那國。

梵衍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勢邑居。國大都城據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巖有宿麥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風俗剛獷多衣皮褐亦其所宜。文字風教貨幣之用同覩貨邏國。語言少異儀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鄰國。上自三寶下至百神莫不輸誠竭心宗敬。商估往來者。天神現徵祥示崇變求福德。伽藍數十所。僧徒數千人。宗學小乘說出世部。

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

耀寶飾煥爛。東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伽藍東有鍤石。釋迦佛立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鑄。總合成立。城東二三里。伽藍中有佛入涅槃臥像。長千餘尺。其王每此設無遮大會。上自妻子。下至國珍。府庫既傾。復以身施羣官僚。佐就僧酬贖。若此者。以爲所務矣。臥像伽藍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東至小川。澤泉池澄鏡。林樹青蔥。有僧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時。獨覺齒。長餘五寸。廣減四寸。復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諾迦縛娑舊曰商那和修訛也。大阿羅漢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凡三賢聖遺物。並以黃金緘封。又有商

諾迦縛娑九條僧伽胝衣。絳赤色。設諾迦草皮之所績成也。商諾迦縛娑者。阿難弟子也。在先身中以設諾迦草衣。於解安居日持施眾僧。承茲福力於五百身中。陰生陰恒服此衣。以最後身從胎俱出。身旣漸長衣亦隨廣。及阿難之度出家也。其衣變爲法服。及受具戒更變爲九條僧伽胝。將證寂滅入邊際。定發智願力留此袈裟。盡釋迦遺法。法盡之後方乃變壞。今已少損。信有徵矣。從此東行入雪山。踰越黑嶺。至迦畢試國。

迦畢試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三陲黑嶺。國大都

城周十餘里。宜穀麥。多果木。出善馬。鬱金香。異方奇貨多聚此國。氣序風寒。人性暴獷。言辭鄙褻。婚姻雜亂。文字大同。覩貨邏國習俗。語言風教頗異。服用毛氈衣。兼皮褐。貨用金錢銀錢及小銅錢。規矩模樣異於諸國。王刹利種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懾鄰境。統十餘國。愛育百姓。敬崇三寶。歲造丈八尺銀佛像。兼設無遮大會。周給貧窶。惠施鰥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宰堵波僧伽藍崇高弘敞。廣博嚴淨。天祠數十所。異道千餘人。或露形。或塗灰。連絡髑髏以爲冠鬘。

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
學小乘法教。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
威被鄰國。化洽遠方。治兵廣地。至蔥嶺東河西蕃維
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特加禮命。寒暑改
館。冬居印度諸國。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馱邏國。
故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此伽藍卽夏居之所
建也。故諸屋壁圖畫質子容貌服飾頗同。東夏其後
得還本國。心存故居。雖阻山川。不替供養。故今僧眾
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興法會。爲諸質子祈福樹善。
相繼不絕。以至於今。

伽藍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坎地藏寶質子之所藏也。故其銘曰：伽藍朽壤，取以修治。近有邊王貪婪凶暴，聞此伽藍多藏珍寶，驅逐僧徒，方事發掘。神王冠中鸚鵡鳥像，乃奮羽驚鳴，地爲震動。王及軍人辟易僵仆，久而得起，謝咎以歸。伽藍北嶺上有數石室，質子習定之處也。其中多藏雜寶，其側有銘藥叉守衛。有欲開發，取中寶者，此藥叉神變現異形，或作師子，或作蟒蛇，猛獸毒蟲，殊形震怒，以故無人敢得攻發。石室西二三里大山嶺，上有觀自在菩薩像。有人至誠願見者，菩薩從其像中出妙色身，安慰行。

者。

大城東南三十餘里至曷邏怛羅僧伽藍傍有窰堵波高百餘尺。或至齋日時燭光明覆鉢勢上石隙間流出黑香油。靜夜中時聞音樂之聲。聞諸先志曰。昔此國大臣曷邏怛羅之所建也。功既成已於夜夢中有人告曰。汝所建立窰堵波未有舍利。明日有獻上者。宜從王請。旦入朝進請曰。不量庸昧敢有願求。王曰。夫何所欲。對曰。今日有先獻者願垂恩賜。王曰。然。曷邏怛羅佇立宮門瞻望所至。俄有一人持舍利瓶。大臣問曰。欲何獻上。曰。佛舍利。大臣曰。吾爲爾守。宜

先白王。曷邏怙羅恐王珍貴舍利。追悔前恩。疾往伽藍。登窣堵波。至誠所感。其石覆鉢自開。安置舍利已而疾出。尚拘衣襟。王使逐之。石已掩矣。故其隙間流黑香油。

城南四十餘里。至霽骨立反。蔽多伐刺祠城。凡地大震。

山崖崩墜。周此城界。無所動搖。霽蔽多伐刺祠城南三十餘里。至阿路孫奴高反。山崖嶺峭峻。巖谷杳冥。其

峰每歲增高數百尺。與漕矩吒國禱土句反。那咽羅

山髣髴相望。便卽崩墜。聞諸土俗曰。初禱那天神。自遠而至。欲止此山。山神震恐。搖蕩谿谷。天神曰。不欲

相舍故。此傾動。少垂賓主。當盈財寶。吾今往漕。矩吒國。禰那呬羅山。每歲至我受國。王大臣祀獻之時。宜相屬望。故阿路。猱山增高。既已尋卽崩墜。

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大雪山。山頂有池。請雨祈晴。隨求果願。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有阿羅漢。常受此池龍王供養。每至中食。以神通力。并坐繩牀。凌虛而往。侍者沙彌。密於繩牀之下。攀援潛隱。而阿羅漢時至。便往。至龍宮。乃見沙彌。龍王因請留食。龍王以天甘露飯。阿羅漢以人間味。而饌沙彌。阿羅漢飯食已訖。便爲龍王說諸法要。沙彌如常爲師。滌器器有

餘粒駭其香味。卽起惡願。恨師忿龍。願諸福力於今。悉現斷此龍命。我自爲王。沙彌發是願時。龍王已覺頭痛矣。羅漢說法。誨諭龍王。謝咎責躬。沙彌懷忿。未從誨謝。旣還伽藍。至誠發願。福力所致。是夜命終。爲大龍王。威猛奮發。遂來入池。殺龍王。居龍宮。有其部屬。總其統命。以宿願故。興暴風雨。摧拔樹木。欲壞伽藍。時迦膩色迦王。怪而發問。其阿羅漢具以白王。王卽爲龍於雪山下。立僧伽藍。建窣堵波。高百餘尺。龍懷宿忿。遂發風雨。王以弘濟爲心。龍乘瞋毒。作暴僧伽藍。窣堵波六壞七成。迦膩色迦王。恥功不成。欲填

龍池毀其居室。卽興兵眾至雪山下。時彼龍王深懷震懼。變作老婆羅門叩王象而諫曰。大王宿植善本。多種勝因。得爲人王。無思不服。今日何故與龍交爭。夫龍者畜也。卑下惡類。然有大威。不可力競。乘雲馭風。蹈虛履水。非人力所制。豈王必所怒哉。王今舉國興兵。與一龍鬪。勝則王無伏遠之威。敗則王有非敵之恥。爲王計者。宜可歸兵。迦膩色迦王未之從也。龍卽還池。聲震雷動。暴風拔木。沙石如雨。雲霧晦冥。軍馬驚駭。王乃歸命。三寶請求加護。曰。宿殖多福。得爲人王。威懾強敵。統贍部州。今爲龍畜所屈。誠乃我之

薄福也。願諸福力於今現前。卽於兩肩起大煙焰。龍退風靜。霧卷雲開。王令軍眾人擔一石用填龍池。龍王還作婆羅門。重請王曰。我是彼池龍王。懼威歸命。惟王悲愍。赦其前過。王以含育覆燾。生靈如何於我。獨加惡害。王若殺我。我之與王俱墮惡道。王有斷命之罪。我懷怨讎之心。業報皎然。善惡明矣。王遂與龍明設要契。後更有犯。必不相赦。龍曰。我以惡業受身。爲龍。龍性猛惡。不能自持。瞋心或起。當忘所制。王今更立伽藍。不敢摧毀。每遣一人候望山嶺。黑雲若起。急擊捷槓。我聞其聲。惡心當息。其王於是更修伽藍。

建窣堵波。候望雲氣於今不絕。聞諸先志曰。窣堵波中有如來骨肉舍利。可一升餘。神變之事難以詳述。一時中窣堵波內忽有煙起。少間便出猛焰。時人謂窣堵波已從火燼。瞻仰良久。火滅煙消。乃見舍利如白珠璠。循環表柱宛轉而上。昇高雲際。縈旋而下。

王城西北大河南岸舊王伽藍內有釋迦菩薩弱齡亂齒長餘一寸。其伽藍東南有一伽藍亦名舊王。有如來頂骨一片。面廣寸餘。其色黃白。髮孔分明。又有如來髮髮色青紺。螺旋右縈。引長尺餘。卷可半寸。凡此三事。每至六齋王及大臣散花供養。頂骨伽藍西

南有舊王如伽藍。中有金銅窳堵波。高百餘尺。聞諸
土俗曰。其窳堵波中有佛舍利。升餘。每月十五日其
夜便放圓光。燭曜露盤。聯暉達曙。其光漸斂。入窳堵
波。城西南有比羅娑洛山。唐言象堅。山神作象形。故曰象

堅也。昔如來在世。象堅神奉請世尊。及千二百大阿
羅漢。山巔有大磐石。如來卽之受神供養。其後無憂
王卽磐石上起窳堵波。高百餘尺。今人謂之象堅窳
堵波也。亦云中有如來舍利。可一升餘。象堅窳堵波
北山巖下有一龍泉。是如來受神飯已。及阿羅漢於
中漱口嚼楊枝。因卽植根。今爲茂林。後人於此建立

伽藍名鞞鐸佉。唐言嚩自此東行六百餘里山谷接

連峰巖峭峻。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三國

濫波國

那揭羅曷國

健馱邏國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糺紛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遙舉總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羣生輪回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

其猶白日既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苟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印度種姓族類羣分而婆羅門特爲清貴從其雅稱傳以成俗無云經界之別總謂婆羅門國焉若其封疆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周九萬餘里二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如半月畫野區分七十餘國時特暑熱地多泉溼北乃山阜隱軫丘陵曷鹵東則川野沃潤疇隴膏腴南方草木榮茂西方土地磽确斯大槩也可略言焉

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舊曰由旬。又曰踰闍那。又曰由延皆訛略也。踰繕

那者。自古聖王一日軍行也。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

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聖教所載惟十六里。窮微之

數。分一踰繕那為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

所極聞。稱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為五百弓。分一弓為

四肘。分一肘為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為七宿麥。乃至

蝨蟻隙塵。牛毛羊毛兔毫銅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

細塵七分。為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析。析即歸空

故曰極微也。若乃陰陽曆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時

候無異。隨其星建。以標月名。時極短者。謂刹那也。百

二十刹那爲一但刹那。六十但刹那爲一臘縛。三十臘縛爲一牟呼栗多。五牟呼栗多爲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晝三。夜三。居俗日夜分爲八時。晝四。夜四。於一時各有四分。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爲一月。六月合爲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爲一歲。又分一歲以爲六時。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

十五日漸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來聖教歲爲三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或爲四時。春夏秋冬也。春三月。謂制咀邏月。吠舍佉月。逝瑟吒月。當此從正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夏三月。謂頰沙茶月。室羅伐拏月。婆達羅鉢陀月。當此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秋三月。謂頰溼縛庾闍月。迦刺底迦月。末伽始羅月。當此從七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冬三月。謂報沙月。磨祛月。頗勒窣拏月。當此從十月十六日

至正月十五日。故印度僧徒依佛聖教坐兩安居。或前二月或後三月。前二月當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前代譯經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臘。斯皆邊裔殊俗不達中國正音。或方言未融。而傳譯有謬。又推如來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皆有參差。語在後記。

若夫邑里閭閻。方城廣峙。街衢巷陌。曲徑盤迂。園閭當塗。旗亭夾路。屠釣倡優。魁膾除糞。旌厥宅居。斥之邑外。行里往來。僻於路左。至於宅居之製。垣郭之作。

地勢卑溼。城多壘塼。暨諸牆壁。或編竹木。室宇臺觀。板屋平頭。泥以石灰。覆以甌擊。諸異崇構。製同中夏。苦茅苦草。或塼或板。壁以石灰爲飾。地塗牛糞爲淨。時花散布。斯其異也。諸僧伽藍。頗極奇製。隅樓四起。重閣三層。棖栢棟梁。奇形彫鏤。戶牖垣牆。圖畫眾彩。黎庶之居。內侈外儉。闕室中堂。高廣有異。層臺重閣。形製不拘。門闕東戶。朝座東面。至於坐止。咸用繩牀。王族大人士庶。豪右莊飾。有殊規矩。無異君王朝座。彌復高廣。珠璣間錯。謂師子牀。敷以細氍毹。蹈以寶几。凡百庶僚。隨其所好。刻彫異類。瑩飾奇珍。衣裳服玩。

無所裁製。貴鮮白。輕雜彩。男則繞腰絡腋。橫巾右袒。女乃襜衣下垂。通肩總覆。頂爲小髻。餘髮垂下。或有剪髭。別爲詭俗。首冠花鬘。身佩瓔珞。其所服者。謂僑奢耶衣。及氍布等。僑奢耶者。野蠶絲也。芻摩衣。麻之類也。顛。搯。嚴反。鉢羅衣。織細羊毛也。褐刺縞衣。織野獸毛也。獸毛細軟。可得緝績。故以見珍。而充服用。其北印度風土寒烈。短製褊衣。頗同胡服。外道服飾紛雜。異製。或衣孔雀羽尾。或飾髑髏瓔珞。或無服露形。或草板掩體。或拔髮斷髭。或蓬鬢椎髻。袈裟衣無定赤白。不恒。沙門法服。惟有三衣。及僧却崎。泥縛些。桑箇反。那。

三衣裁製部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葉有大小。僧却

崎

唐言掩腋。舊曰僧祇支。訛也。

覆左肩掩兩腋。左開右合。長裁過

腰。泥縛些那。

唐言裙。舊曰涅槃僧訛也。

既無帶襜。其將服也。集衣

爲禪束帶以條。禪則諸部各異色。乃黃赤不同。刹帝

利婆羅門。清素居簡潔白儉約。國王大臣服玩良異。

花鬘寶冠以爲首飾。環釧瓔珞而作身佩。其有富商

大賈。唯釧而已。人多徒跣。少有所履。染其牙齒。或赤

或黑。齊髮穿耳。修鼻大眼。斯其貌也。夫其潔清自守。

非矯其志。凡有饌食。必先盥洗。殘宿不再。食器不傳。

瓦木之器。經用必棄。金銀銅鐵。每加摩瑩。饌食既訖。

嚼楊枝而爲淨澡漱未終無相執觸。每有洩溺必事
澡灌。身塗諸香。所謂梅檀鬱金也。君王將浴鼓奏絃
歌。祭祀拜祠沐浴盥洗。

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寓物合成
隨事轉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
語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度特爲詳正。辭調和雅。
與天同音。氣韻清亮。爲人軌則。鄰境異國習謬成訓。
競趨澆俗。莫守淳風。至於記言書事。各有司存。史誥
總稱謂尼羅蔽茶。唐言青藏善惡具舉。災祥備著。而開蒙
誘進先導。十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曰聲

明釋詁訓字詮目疏別。一工巧明。技術機關陰陽曆數。二醫方明。禁呪閑邪藥石針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真偽。五曰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其婆羅門學四吠陀論。舊曰毘陀。訛也。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異能伎數禁呪醫方。師必博究精微貫窮玄奧。示之大義導以微言。提撕善誘彫朽勵薄。若乃識量通敏志懷逋逸。則拘繫反關業成後已。年方三十志立學成。既居祿位。先酬師德。其有博古好雅。肥遁居貞。沈浮物外。逍遙事表。寵辱不驚。聲聞已遠。君王雅尚。

莫能屈迹。然而國重聰叡。俗貴高明。褒贊旣隆。禮命亦重。故能強志爲學。忘疲遊藝。訪道依仁。不遠千里。家雖豪富。志均羈旅。口腹之資。巡匄以濟。有貴知道。無恥匱財。娛遊惰業。媮食靡衣。旣無令德。又非時習。恥辱俱至。醜聲載揚。

如來理教。隨類得解。去聖悠遠。正法醇醜。任其見解之心。俱獲聞知之悟。部執峰峙。諍論波騰。異學專門。殊途同致。十有八部。各擅鋒銳。大小二乘。居止區別。其有寡默思惟。經行住立。定慧悠隔。誼靜良殊。隨其眾居。各制科防。無云律論。經紀。凡是佛經。講宣一部。

乃免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資具。三部差侍者。祇承四部給淨人役使。五部則行乘象輿。六部又導從周衛。道德旣高。旌命亦異。時集講論。考其優劣。彰別善惡。黜陟幽明。其有商榷微言。抑揚妙理。雅辭贍美。妙辯敏捷。於是馭乘寶象。導從如林。至乃義門虛闕。辭鋒挫銳。理寡而辭繁。義乖而言順。遂卽面塗楮堊。身登塵土。斥於曠野。棄之溝壑。旣旌淑慝。亦表賢愚人。知樂道。家勤志學。出家歸俗。從其所好。罹咎犯律。僧中科罰。輕則眾命訶責。次又眾不與語。重乃眾不共住。不共住者。斥擯不齒。出一住處。措身無所。羈旅艱辛。

或返初服

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羅門。淨行也。守道

居貞潔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種也。舊曰刹利略也。奕世君

臨。仁恕為志。三曰吠舍。舊曰毘舍訛也。商賈也。貿遷有無。逐

利遠近。四曰戌陀羅。舊曰首陀訛也。農人也。肆力疇墾。勤身

稼穡。凡茲四姓。清濁殊流。婚娶通親。飛伏異路。內外

宗枝姻媾。不雜婦人。一嫁終無再醮。自餘雜姓。寔繁

種族。各隨類聚。難以詳載。君王奕世。唯刹帝利。纂弒

時起異姓。稱尊國之戰士。驍雄畢選。子父傳業。遂窮

兵術。居則宮廬。周衛征則奮旅前鋒。凡有四兵步馬

車象象則被以堅甲牙施利距一將安乘授其節度
兩卒左右爲之駕馭車乃駕以駟馬兵帥居乘列卒
周衛扶輪挾轂馬軍散禦逐北奔命步軍輕捍敢勇
充選負大楯執長戟或持刀劍前奮行陣凡諸戎器
莫不鋒銳所謂矛楯弓矢刀劍鉞斧戈及長稍輪索
之屬皆世習矣夫其俗也性雖狷急志甚貞質於財
無苟得於義有餘讓懼冥運之罪輕生事之業詭譎
不行盟誓爲信政教尙質風俗猶和凶悖羣小時虧
國憲謀危君上事迹彰明則常幽囹圄無所刑戮任
其生死不齒人倫犯傷禮義悖逆忠孝則劓鼻截耳

斷手刖足。或驅出國。或放荒裔。自餘咎犯。輸財贖罪。理獄占辭。不加荆朴。隨問欵對。據事平科。拒違所犯。恥過飾非。欲究情實。事須案者。凡有四條。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沈之深流。校其真僞。人沈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沈。則無隱。火乃燒鐵。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遣掌案。又令舌舐。虛無所損。實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炎熾。捧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低。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殺羊。剖其右髀。隨被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剖髀中。實則毒發而死。虛則

毒歇而蘇。舉四條之例。防百非之路。

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二俯首示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凡斯九等。極唯一拜。跪而讚德。謂之盡敬。遠則稽顙拜手。近則鳴足摩踵。凡其致辭受命。褰裳長跪。尊賢受拜。必有慰辭。或摩其頂。或拊其背。善言誨導。以示親厚。出家沙門。既受敬禮。惟加善願。無止跪拜。隨所宗事。多有旋繞。或唯一周。或復三匝。宿心別請。數則從欲。

凡遭疾病。絕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

方乃餌藥。藥之性類名種不同。醫之工伎占候有異。終沒臨喪哀號相泣。裂裳拔髮拍額椎胸。服制無聞。喪期無數。送終殯葬其儀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沈流漂散。三曰野葬。棄林飼獸。國王殂落。先立嗣君。以主喪祭。以定上下。生立德號。死無議論。喪禍之家人莫就食。殯葬之後復常無譏。諸有送死。以爲不潔。咸於郭外浴而後入。至於年耆壽耄。死期將至。嬰累沈痾。生涯恐極。厭離塵俗。願棄人間。輕鄙生死。希遠世路。於是親故知友。奏樂餞會。泛舟鼓棹。濟苑伽河。中流自溺。謂得生天。十有其一。未盡鄙見。

出家僧眾制無號哭。父母亡喪。誦念酬恩。追遠慎終。實資冥福。

政教既寬。機務亦簡。戶不籍書。人無徭課。王田之內。大分爲四。一充國用。祭祀粢盛。二以封建。輔佐宰臣。三賞聰叡。碩學高才。四樹福田。給諸異道。所以賦斂輕薄。徭稅儉省。各安世業。俱佃口分。假種王田。六稅其一。商賈逐利。來往貿遷。津路關防。輕稅後過。國家營建。不虛勞役。據其成功。酬之價直。鎮戍征行。宮廬宿衛。量事招募。懸賞待人。宰牧輔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

風壤既別地利亦殊。花草果木雜種異名。所謂庵沒
羅果。庵弭羅果。末杜迦果。跋達羅果。劫比他果。阿末
羅果。鎮杜迦果。烏曇跋羅果。茂遮果。那利薊羅果。般
棧娑果。凡厥此類難以備載。見珍人世者略舉言焉。
至於棗栗棐柿。印度無聞。梨柰桃杏蒲萄等果。迦溼
彌羅國已來。往往間植。石榴甘橘。諸國皆樹。墾田農
務稼穡。耕耘播植。隨時各從勞逸。土宜所出。稻麥尤
多。蔬菜則有薑芥瓜瓠葷陀菜等。蔥蒜雖少。噉食亦
希。家有食者。驅令出郭。至於乳酪膏酥。沙糖石蜜芥
子油。諸餅粢常所膳也。魚羊麋鹿。時薦肴馔。牛驢象

馬豕犬狐狼師子猴猿。凡此毛羣。例無味噉。噉者鄙
恥。眾所穢惡。屏居郭外。希迹人間。若其酒醴之羞。滋
味流別。蒲萄甘蔗。剎帝利飲也。麴蘖醇醪。吠奢等飲
也。沙門婆羅門。飲蒲萄甘蔗漿。非酒醴之謂也。雜姓
卑族。無所流別。然其資用之器。功質有殊。什物之具。
隨時無闕。雖金鑊斯用。而炊甑莫知。多器坏土。少用
赤銅。食以一器。眾味相調。手指斟酌。略無匕箸。至於
病患。乃用銅匙。若其金銀。鋤石。白玉。火珠。風土所產。
彌復盈積。奇珍雜寶。異類殊名。出自海隅。易以求貨。
然其貨用交遷。有無金錢。銀錢。貝珠。小珠。

印度之境疆界具舉。風壤之差大略。斯在同條共貫。粗陳梗槩。異政殊俗。據國而敘。

濫波國。周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自數百年。王族絕嗣。豪傑力競。無大君長。近始附屬迦畢試國。宜稷稻。多甘蔗。林樹雖眾。果實乃少。氣序漸溫。微霜無雪。國俗豐樂。人尚歌詠。志性怯弱。情懷詭詐。更相欺誑。未有推先。體貌卑小。動止輕躁。多衣白氈。所服鮮飾。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並多習學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踰大嶺。濟大河。至那揭羅曷國。北印度境

那揭羅曷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五六十里。山周四境。縣隔危險。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至今役屬迦畢試國。豐穀稼多。花果氣序溫暑。風俗淳質。猛銳驍雄。輕財好學。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多。僧徒寡少。諸窰堵波。荒蕪圯壞。天祠五所。異道百餘人。

城東二里有窰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編石特起。刻雕奇製。釋迦菩薩。值然燈佛。敷鹿皮衣。布髮掩泥。得受記處。時經劫壞。斯迹無泯。或有齋日。天雨眾花。羣黎心競。式修供養。其西伽藍。少有僧徒。

次南小宰堵波。是昔掩泥之地。無憂王避大路遂僻建焉。

城內有大宰堵波。故基聞諸先志曰。昔有佛齒高廣嚴麗。今既無齒。唯餘故基。其側有宰堵波。高三十餘尺。彼俗相傳不知源起。云從空下峙。基於此。既非人工。實爲靈瑞。

城西南十餘里有宰堵波。是如來自中印度凌虛遊化降迹於此。國人感慕。建此靈基。其東不遠有宰堵波。是釋迦菩薩昔值然燈佛於此買華。城西南二十餘里至小石嶺。有伽藍高堂重閣。積石所成。庭宇寂

寥絕無僧侶。中有窳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伽藍西南深澗。陷絕瀑布飛流。懸崖壁立。東岸石壁有大洞穴。瞿波羅龍之所居也。門徑狹小。窟穴冥闇。崖石津滴。蹊徑餘流。昔有佛影。煥若真容。相好具足。儼然如在。近代已來。人不徧覩。縱有所見。髣髴而已。至誠祈請。有冥感者。乃暫明視。尙不能久。昔如來在世之時。此龍爲牧牛之士。供王乳酪。進奉失宜。旣獲譴責。心懷恚恨。卽以金錢買華。供養受記。窳堵波。願爲惡龍。破國害王。卽趣石壁。投身而死。遂居此窟。爲

大龍王便欲出穴成本惡願。適起此心。如來已鑒愍。此國人爲龍所害。運神通力自中印度至龍所。龍見如來毒心遂止。受不殺戒。願護正法。因請如來常居此窟。諸聖弟子恒受我供。如來告曰。吾將寂滅。爲汝留影。遣五羅漢常受汝供。正法隱沒其事無替。汝若毒心奮怒。當觀吾留影。以慈善故。毒心當止。此賢劫中當來世尊亦悲愍汝。皆留影像。影窟門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來足蹈之迹。輪相微現。光明時燭。影窟左右多諸石室。皆是如來諸聖弟子入定之處。影窟西北隅有窰堵波。是如來經行之處。其側窰堵

波有如來髮爪。鄰此不遠有窳堵波。是如來顯暢眞宗說蘊界處之所也。影窟西有大盤石。如來嘗於其上濯浣袈裟。文影微現。

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醯羅城。周四五里。豎峻險固。花林池沼。光鮮澄鏡。城中居人淳質正信。復有重閣。畫棟丹楹。第二閣中有七寶小窳堵波。置如來頂骨。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黃白。盛以寶函。置窳堵波中。欲知善惡相者。香末和泥。以印頂骨。隨其福感。其文煥然。又有七寶小窳堵波。以貯如來髑髏骨。狀若荷葉色。同頂骨。亦以寶函緘絡而置。又有七寶小

窳堵波貯如來眼睛晴大如椽光明清徹燉映中外。又以七寶函緘封而置如來僧伽胝袈裟。細氎所作其色黃赤。置寶函中歲月既遠微有損壞。如來錫杖白鐵作環。栴檀爲筈。寶筈盛之。近有國王聞此諸物。竝是如來昔親服用。恃其威力迫脇而歸。既至本國。置所居宮。曾未浹辰求之已失。爰更尋訪已還本處。斯五聖迹多有靈異。迦畢試王令五淨行給侍香花。觀禮之徒相繼不絕。諸淨行等欲從虛寂以爲財用。人之所重。權立科條以止諠雜。其大略曰。諸欲見如來頂骨者。稅一金錢。若取印者。稅五金錢。自餘節級。

以次科條科條雖重觀禮彌眾重閣西北有窳堵波不甚高大而多靈異人以指觸便卽搖震連基傾動鈴鐸和鳴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五百餘里至健馱邏國舊曰乾陀衛訛也北印度境

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東臨信度河國大都城號布路沙布邏周四十餘里王族絕嗣役屬迦畢試國邑里空荒居人稀少宮城一隅有千餘戶穀稼殷盛花果繁茂多甘蔗出石蜜氣序溫暑略無霜雪人性恇怯好習典藝多敬異道少信正法自古已來印度之境作論諸師則有那羅延天無著菩

薩世親菩薩法救。如意脇尊者等本生處也。僧伽藍千餘所摧殘荒廢蕪漫蕭條。諸宰堵波頗多頽圯。天祠百數異道雜居。

王城內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寶臺也。如來涅槃之後鉢流此國。經數百年。式遵供養。流轉諸國。在波刺斯城外東南八九里有卑鉢羅樹。高百餘尺。枝葉扶疏。蔭影蒙密。過去四佛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賢劫之中九百九十六佛皆當坐焉。冥祇警衛。靈鑒潛被。釋迦如來於此樹下南面而坐。告阿難曰。我去世後當四百年有王命世號迦膩色迦。此南不

遠起窳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舍利多集此中。

卑鉢羅樹南有窳堵波。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君臨膺運統瞻部洲不信罪福輕毀佛法。畋遊草澤。遇見白兔。王親奔逐至此。忽滅。見有牧牛小豎於林樹間作小窳堵波。其高三尺。王曰。汝何所爲。牧豎對曰。昔釋迦佛聖智懸記。當有國王於此勝地建窳堵波。吾身舍利多聚其內。大王聖德宿殖名符昔記。神功勝福允屬斯辰。故我今者先相警發。說此語已。忽然不現。王聞是說。喜慶增懷。自負其名大聖。先記因發。正信深敬。佛

法周小窳堵波更建石窳堵波欲以功力彌覆其上
隨其數量恒出三尺若是增高踰四百尺基址所峙
周一里半層基五級高一百五十尺方乃得覆小窳
堵波王因喜慶復於其上更起二十五層金銅相輪
卽以如來舍利一斛而置其中式修供養營建纔訖
見小窳堵波在大基東南隅下傍出其半王心不平
便卽擲棄遂住窳堵波第二級下石基中半現復於
本處更出小窳堵波王乃退而歎曰嗟夫人事易迷
神功難掩靈聖所持憤怒何及慙懼旣已謝咎而歸
其二窳堵波今猶現在有嬰疾病欲祈康愈者塗香

散華至誠歸命多蒙瘳差。大宰堵波東面石陛南鏤作二宰堵波。一高三尺。一高五尺。規模形狀如大宰堵波。又作兩軀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尺。擬菩提樹下加趺坐像。自光照燭金色晃曜陰影漸移石文青紺。聞諸耆舊曰。數百年前石基之隙有金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麥。同類相從齧其石壁。文若雕鏤。廁以金沙作爲此像。今猶現在。

大宰堵波石陛南面有畫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胸已上分現兩身。從胸已下合爲一體。聞諸先志曰。初有貧士傭力自濟。得一金錢。願造佛像。至宰堵波所謂

畫工曰。我今欲圖如來妙相。有一金錢。酬工尙少。宿心憂負。迫於貧乏。時彼畫工鑒其至誠。無云價直。許爲成功。復有一人事。同前述。持一金錢。求畫佛像。畫工是時。受二人錢。求妙丹青。共畫一像。二人同日。俱來禮敬。畫工乃同指一像。示彼二人。而謂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二人相視。若有所懷。畫工心知其疑也。謂二人曰。何思慮之久乎。凡所受物。毫釐不虧。斯言不謬。像必神變。言聲未靜。像現靈異。分身交影。光相昭著。二人悅服。心信歡喜。

大率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北

面而立多有靈相數放光明時有人見像出夜行旋繞大宰堵波近有羣賊欲入行盜像出迎賊賊黨怖退像歸本處住立如故羣盜因此改過自新遊行邑里具告遠近大宰堵波左右小宰堵波魚鱗百數佛像莊嚴務窮工思殊香異音時有聞聽靈僊聖賢或見旋繞此宰堵波者如來懸記七燒七立佛法方盡先賢記曰成壞已三初至此國適遭火災當見營構尙未成功。

大宰堵波西有故伽藍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重閣累榭層臺洞戶旌召高僧式昭景福雖則圯毀尙曰

奇工。僧徒減少。並學小乘。自建伽藍。異人間出。諸作
論師及證聖果。清風尙扇。至德無泯。第三重閣。有波
栗溼縛。唐言脇。尊者室。人已傾頓。尙立旌表。初尊者之

爲梵志師也。年垂八十。捨家染衣。城中少年便諂之。
曰。愚夫朽老。一何淺智。夫出家者有二業焉。一則習
定。二乃誦經。而今衰耄無所進取。濫迹清流。徒知飽
食。時脇尊者聞諸譏議。因謝時人而自誓曰。我若不
通三藏理。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脫。終不以
脇而至於席。自爾之後。唯日不足。經行宴坐。住立思
惟。晝則研習理教。夜乃靜慮凝神。綿歷三歲。學通三

藏斷三界欲得三明智。時人敬仰。因號脇尊者焉。

脇尊者室東有故房。世親菩薩於此製阿毘達磨俱

舍論。人而敬之。封以記焉。世親室南五十餘步。第二

重閣。末笈曷刺他。

唐言如意

論師於此製毘婆沙論。論師

以佛涅槃之後一千年中。利見也。少好學。有才辯。聲

聞遐被。法俗歸心。時室邏伐悉底國。毘訖羅摩阿迭

多王。

唐言超日

威風遠洽。臣諸印度。日以五億金錢周給

貧窶孤獨。主藏臣懼國用乏匱也。乃諷諫曰。大王威

被殊俗。澤及昆蟲。請增五億金錢。以賑四方匱乏。府

庫既空。更稅有土。重斂不已。怨聲載揚。則君上有周

給之恩。臣下被不恭之責。王曰。聚有餘。給不足。非苟爲身侈。靡國用。遂加五億。惠諸貧乏。其後。畋遊逐豕。失蹤。有尋知迹者。賞一億金錢。如意論師。一使人剃髮。輒賜一億金錢。其國史臣。依卽書記。王恥見高心。常怏怏。欲罪辱如意論師。乃招集異學。德業高深者。百人。而下令曰。欲收視聽。遊諸真境。異道紛雜。歸心靡措。今考優劣。專精遵奉。洎乎集論。重下令曰。外道論師。並英俊也。沙門法眾。宜善宗義。勝則崇敬佛法。負則誅戮僧徒。於是如意詰諸外道。九十九人已退。飛矣。下席一人。視之。蔑如也。因而劇談論及火煙。王

與外道咸諳言曰。如意論師辭義有失。夫先煙而後及火。此事理之常也。如意雖欲釋難。無聽鑒者。恥見眾辱。齧斷其舌。乃書誠告門人。世親曰。黨援之眾。無競大義。羣迷之中。無辯正論。言畢而死。居未久。超日王失國。興王膺運。表式英賢。世親菩薩欲雪前恥。來白王曰。大王以聖德君臨。爲含識主命。先師如意學窮玄奧。前王宿憾。眾挫高名。我承導誘。欲復先怨。其王知如意哲人也。美世親雅操焉。乃召諸外道。與如意論者。世親重述先旨。外道謝屈而退。

迦膩色迦王伽藍。東北行五十餘里。渡大河。至布色

羯邏伐底城。周十四五里。居人殷盛。閭閻洞連。城西門外。有一天祠。天像威嚴。靈異相繼。城東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卽過去四佛說法之處。先古聖賢自中印度降神導物。斯地實多。卽伐蘇蜜咄羅。唐言舊日和須。論師於此製眾事分。阿毘達磨論。世友

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庭宇荒涼。僧徒寡少。然皆遵習小乘法教。卽達磨咄邏多。唐言法救。舊曰達磨多羅。訛也。論師於

此製雜阿毘達磨論。伽藍側有窳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雕木文石。頗異人工。是釋迦佛昔爲國王修菩薩行。從眾生欲惠施。不倦喪身。若遺於此。

國土千生爲王。卽斯勝地。千生捨眼。捨眼東不遠有
二石窳堵波。各高百餘尺。右則梵王所立。左乃天帝
所建。以妙珍寶而瑩飾之。如來寂滅寶變爲石。基雖
傾陷。尙曰崇高。梵釋窳堵波西北行五十餘里。有窳
堵波。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國
俗祭以求嗣。化鬼子母北行五十餘里。有窳堵波。是
商莫迦菩薩。舊曰啖摩菩薩。訛也。恭行鞠養。侍盲父母。於此採
果。遇王遊獵。毒矢誤中。至誠感靈。天帝傳藥。德動明
聖。尋卽復穌。

商莫迦菩薩被害東南行二百餘里。至跋虜沙城。城

北有窳堵波。是蘇達拏太子。唐言善牙。以父王大象施婆

羅門。蒙譴被擯。願謝國人。既出廓門於此告別。其側

伽藍五十餘僧。並小乘學也。昔伊溼伐邏。唐言自在。論師

於此製阿毘達磨明燈論。跋虜沙城東門外有一伽

藍僧徒五十餘人。並大乘學也。有窳堵波。無憂王之

所建立。昔蘇達拏太子擯在彈多落迦山。舊曰檀特山。訛也。

婆羅門乞其男女於此鬻賣。

跋虜沙城東北二十餘里。至彈多落迦山嶺。上有窳

堵波。無憂王所建。蘇達拏太子於此棲隱。其側不遠

有窳堵波。太子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羅門捶其

男女流血染地。今諸草木猶帶絳色。巖間石室。太子及如習定之處。谷中林樹垂條若帷。並是太子昔所遊止。其側不遠。有一石廬。卽古僊人之所居也。僊廬西北行百餘里。越一小山至大山。山南有伽藍。僧徒尠少。並學大乘。其側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獨角僊人所居之處。僊人爲姪女誘亂。退失神通。姪女乃駕其肩而還城邑。

跋虜沙城東北五十餘里。至崇山。山有青石大自在天婦像。毘摩天女也。聞諸土俗曰。此天像者自然有也。靈異旣多。祈禱亦眾。印度諸國求福請願。貴賤畢。

萃遠近咸會。其有願見天神形者。至誠無貳。絕食七日。或有得見。求願多遂。山下有大自在天祠。塗灰外道式修祠祀。毘摩天祠。東南行百五十里。至烏鐸迦漢茶城。周二十餘里。南臨信度河。居人富樂。寶貨盈積。諸方珍異多集於此。

烏鐸迦漢茶城西北行二十餘里。至娑羅覩邏邑。是製聲明論波爾尼僊本生處也。遂古之初。文字繁廣。時經劫壞。世界空虛。長壽諸天降靈導俗。由是之故。文籍生焉。自時厥後。其源泛濫。梵王天帝作則。隨時異道。諸僊各製文字。人相祖述。競習所傳。學者虛功。

難用詳究。人壽百歲之時。有波儻尼僊。生知博物。愍時澆薄。欲削浮僞。刪定繁猥。遊方問道。遇自在天。遂伸述作之志。自在天曰。盛矣哉。吾當祐汝。僊人受教而退。於是研精覃思。摭摭羣言。作爲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二言。究極今古。總括文言。封以進上。王甚珍異。下令國中。普使傳習。有誦通利。賞千金錢。所以師資傳授。盛行當世。故此邑中。諸婆羅門。碩學高才。博物強識。

娑羅覩邏邑中有窳堵波。羅漢化波儻尼僊後進之處。如來去世垂五百年。有大阿羅漢自迦涇彌羅國

遊化至此。乃見梵志捶訓稚童。時阿羅漢謂梵志曰。何苦此兒。梵志曰。令學聲明業。不時進。阿羅漢道爾而笑。老梵志曰。夫沙門者。慈悲爲情。愍傷物類。仁今所笑。願聞其說。阿羅漢曰。談不容易。恐致深疑。汝頗嘗聞波爾尼僊製聲明論。垂訓於世乎。婆羅門曰。此邑之子。後進仰德。像設猶存。阿羅漢曰。今汝此子。卽是彼僊。猶以強識翫習世典。唯談異論。不究眞理。神智唐捐。流轉未息。尙乘餘善。爲汝愛子。然則世典文辭。徒疲功績。豈若如來聖教。福智眞滋。曩者南海之濱。有一枯樹。五百蝙蝠。居於中穴。居有諸商侶。止此樹。

下時屬風寒人皆飢凍聚積樵蘇蘊火其下煙焰漸熾枯樹遂然時商侶中有一賈客夜分已後誦阿毘達磨藏彼諸蝙蝠雖爲火困愛好法音忍而不出於此命終隨業受生俱得人身捨家修學乘聞法聲聰明利智並證聖果爲世福田近迦膩色迦王與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溼彌羅國作毘婆沙論斯並枯樹之中五百蝙蝠也余雖不肖是其一數斯則優劣良異飛伏懸殊仁今愛子可許出家出家功德言不能述時阿羅漢說此語已示神通事因忽不現婆羅門深生敬信歎羨久之具告鄰里遂放其子出家

修學。因卽回信崇重三寶。鄉人從化於今彌篤。

從烏鐸迦漢茶城北踰山涉川行六百餘里至烏仗

那國

唐言苑音輪王之苑圃也。舊曰烏孫場。或曰烏茶。皆訛北印度境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八國

烏仗那國

鉢露羅國

但叉始羅國

僧訶補羅國

烏刺尸國

迦涇彌羅國

半斂

奴故反

蹉國

曷羅闍補羅國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川澤連原。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蒲萄。少甘蔗。土產金鐵。宜鬱金香。林

樹蒼鬱。花果茂盛。寒暑和暢。風雨順序。人性怯懦。俗情譎詭。好學而不功。禁呪爲藝業。多衣白氈。少有餘服。語言雖異。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預。崇重佛法。敬信大乘。夾蘇婆伐窣堵河。舊有一千四百伽藍。多已荒蕪。昔僧徒一萬八千。今漸減少。並學大乘。寂定爲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潔。特閑禁呪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眾部。天祠十有餘所。異道雜居。堅城四五。其王多治。曹揭釐城。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

曹揭釐城東四五里有大窰堵波極多靈瑞是佛在

昔作忍辱僊於此爲羯利王

唐言鬪爭舊云哥利訛也

割截肢體

曹揭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

羅龍泉卽蘇婆伐窰堵河之源也派流西南春夏含

凍晨夕飛雪雪霏五彩光流四照此龍者迦葉波佛

時生在人趣名曰琬祇深閑呪術禁禦惡龍不令暴

雨國人賴之以蓄餘糧居人眾庶感恩懷德家稅斗

穀以饋遺焉旣積歲時或有逋課琬祇含怒願爲毒

龍暴行風雨損傷苗稼命終之後爲此池龍泉流白

水損傷地利釋迦如來大悲御世愍此國人獨遭斯

難降神至此欲化暴龍執金剛神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出歸依聞佛說法心淨信悟如來遂制勿損農稼龍曰凡有所食賴收人田今蒙聖教恐難濟給願十二歲一收糧儲如來含覆愍而許焉故今十二年一遭白水之災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大磐石上有如來足所履迹隨人福力量有短長是如來伏此龍已留迹而去後人於上積石爲室遐邇相趨花香供養順流而下三十餘里至如來濯衣石袈裟之文煥焉如鏤。

曹揭釐城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谷水西派逆流東

上雜華異果被澗緣崖峰巖危險谿谷盤紆或聞誼

語之聲或聞音樂之響方石如榻宛若工成連延相

屬接布崖谷是如來在昔為聞半頌舊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陀梵

音訛也今從正音宜云伽陀之法於此捨身命焉伽陀者唐言頌頌三十二言

曹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伐那唐言大林伽

藍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薩縛達多王唐言一切施避敵

棄國潛行至此遇貧婆羅門方來乞匄既失國位無

以為施遂令羈縛擒往敵王冀以賞財回為惠施摩

訶伐那伽藍西北下山三四十里至摩愉唐言豆伽藍

有窰堵波高百餘尺其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足蹈之

迹是佛昔蹈此石。放拘胝光明照摩訶伐那伽藍爲諸人天說本生事。其窰堵波基下有石色帶黃白。常有津膩。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聞正法於此析骨書寫經典。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尸毘迦王。唐言與舊日尸略也。毘王爲求佛果於此割身從鷹代鴿。代鴿西北二百餘里。入珊尼羅闍川。至薩哀殺地。唐言僧伽藍有窰堵波。高八十餘尺。是如來昔爲帝釋時遭饑歲疾疫流行。醫療無功。道殣相屬。帝釋悲愍。思所救濟。乃變其形爲大蟒身。僵屍川谷空中。徧告聞者。感慶相率。

奔赴隨割隨生療飢療疾其側不遠有蘇摩大窰堵
波是如來昔爲帝釋時世疾疫愍諸含識自變其身
爲蘇摩蛇凡有噉食莫不康豫。珊尼羅闍川北石崖
邊有窰堵波病者至求多蒙除瘥如來在昔爲孔雀
王與其羣而至此熱渴所逼求水不獲孔雀王以策
啄崖涌泉流注今遂爲池飲沐愈疾石上猶有孔雀
趾迹。

曹揭釐城西南行六七十里大河東有窰堵波高六
十餘尺上軍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之將寂滅告諸大
眾我涅槃後烏仗那國上軍王宜與舍利之分及諸

王將欲均暈。上軍王後來。遂有輕鄙之議。是時天人
大眾重宣如來顧命之言。乃預同分持歸本國。式遵
崇建。窳堵波側大河濱。有大石狀如象。昔上軍王以
大白象負舍利歸。至於此地。象忽躡仆。因而自斃。遂
變爲石。卽於其側起窳堵波。

曹揭釐城西五十餘里。渡大河至盧醯咀迦。唐言赤。窳

堵波。高五十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修菩薩
行。爲大國王。號曰慈力。於此刺身血以飼五藥。又舊

夜叉。說也。

曹揭釐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遏部多。唐言奇特。石窳堵波。

高四十餘尺。在昔如來爲諸人天說法開導如來去後從地踊出。黎庶崇敬香華不替。石窰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里。至一精舍。中有阿耨盧枳低溼伐羅菩薩像。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文散音卽阿耨盧枳多譯曰觀。伊溼伐羅譯曰自在。舊譯爲光世音。或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訛謬也。威靈潛被。神迹昭明。法侶相趨。供養無替。

觀自在菩薩像西北百四五十里。至藍勃盧山。山嶺有龍池。周三十餘里。淥波浩汗。清流皎鏡。昔毘盧擇迦王前伐諸釋。四人拒軍者。宗親擯逐。各事分飛。其一釋種旣出國都。跋涉疲弊。中路而止。時有一鴈飛

趣其前。旣以馴狎。因卽乘焉。其鴈飛翔下此池側。釋種虛遊遠適。異國迷不知路。假寐樹陰。池龍少女遊覽水濱。忽見釋種。恐不得當也。變爲人形。卽而摩拊。釋種驚寤。因卽謝曰。羈旅羸人。何見親附。遂欵殷勤。凌逼野合。女曰。父母有訓。祇奉無違。雖蒙惠顧。未承高命。釋種曰。山谷杳冥。尔家安在。曰。我此池之龍女也。敬聞聖族流離逃難。幸因遊覽。敢慰勞弊。命有燕私。未聞來旨。况乎積禍。受此龍身。人畜殊途。非所聞也。釋種曰。一言見允。宿心斯畢。龍女曰。敬聞命矣。唯所去就。釋種乃誓心曰。凡我所有福德之力。令此龍

女舉體成人。福力所感，龍遂改形。旣得人身，深自慶悅。乃謝釋種曰：我積殃運，流轉惡趣，幸蒙垂顧，福力所加，曠劫弊身，一旦改變，欲報此德，糜軀未謝，心願陪遊事，拘物議，願白父母，然後備禮。龍女還池，白父母曰：今者遊覽，忽逢釋種，福力所感，變我爲人，情存好合，敢陳事實。龍王心欣人趣，情重聖族，遂從女請，乃出池而謝。釋種曰：不遺非類，降尊就卑，願臨我室，敢供灑掃。釋種受龍王之請，遂卽其居。於是龍宮之中，親迎備禮，燕爾樂會，肆極歡娛。釋種覩龍之形，心常畏惡，乃欲辭出。龍王止曰：幸無遠舍，鄰此宅居，當

令據疆土稱大號。總有臣庶祚延長世。釋種謝曰。此言非冀龍王以寶劍置篋中。妙好白氈而覆其上。謂釋種曰。幸持此氈以獻國王。王必親受遠人之貢。可於此時害其王也。因據其國。不亦善乎。釋種受龍指。誨便往行獻。烏仗那王躬舉其氈。釋種執其袂而刺之。侍臣衛兵誼亂階陛。釋種麾劍告曰。我所仗劍。神龍見授。以誅後伏。以斬不臣。咸懼神武。推尊大位。於是沿弊立政。表賢恤患。已而動大眾。備法駕。卽龍宮而報命。迎龍女以還都。龍女宿業未盡。餘報猶在。每至燕私。首出九龍之頭。釋種畏惡。莫知圖計。伺其寐。

也利刃斷之。龍女驚寤曰：斯非後嗣之利，非徒我命有少損傷，而汝子孫當苦頭痛。故此國族常有斯患，雖不連綿時一發動，釋種旣沒，其子嗣位是爲嗚咄羅犀那王。唐言上軍。上軍王嗣位之後，其母喪明。如來伏阿波邏羅龍還也。從空下其宮中。上軍王適從遊獵。如來因爲其母略說法要，遇聖聞法，遂得復明。如來問曰：汝子我之族也，今何所在？母曰：旦出畋遊，今將返駕。如來與諸大眾尋欲發引。王母曰：我唯福遇生育聖族，如來悲愍，又親降臨，我子方還，願少留待。世尊曰：斯人者我之族也，可聞教而信悟，非親誨以發

心我其行矣。還語之曰。如來從此往拘尸城娑羅樹
間。當入涅槃。宜取舍利。自爲供養。如來與諸大眾凌
虛而去。上軍王方遊獵。遠見宮中光明赫奕。疑有火
災。罷獵而返。乃見其母復明。慶而問曰。我去幾何有
斯祥感。能令慈母復明如昔。母曰。汝出之後。如來至
此。聞佛說法。遂得復明。如來從此至拘尸城娑羅樹
間。當入涅槃。召汝速來。分取舍利。時王聞已。悲號頓
躄。久而醒悟。命駕馳赴。至雙樹間。佛已涅槃。時諸國
王。輕其邊鄙。寶重舍利。不欲分與。是時天人大眾重
宣佛意。諸王聞已。遂先均授。

曹揭釐城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絙索或牽鐵鎖棧道虛臨飛梁危構椽棧躡陁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卽烏仗那國舊都也多出黃金及鬱金香達麗羅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菩薩像金色晃煜靈鑿潛通高百餘尺末田底迦舊曰末田地說略也阿羅漢之所造也羅漢以神通力攜引匠人升覩史多天舊曰兜率陀又日兜術陀說也親觀妙相三返之後功乃畢焉自有此像法流東派從此東行踰嶺越谷逆上信度河飛梁棧道履危涉險經五百餘里至

鉢露羅國

北印度境

鉢露羅國。周四千餘里。在大雪山間。東西長。南北狹。多麥。豆。出金銀。資金之利。國用富饒。時唯寒烈。人性獷暴。薄於仁義。無聞禮節。形貌麤弊。衣服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語異於諸國。伽藍數百所。僧徒數千人。學無專習。戒行多濫。從此復還。烏鐸迦。漢茶城南。渡信度河。河廣三四里。西南流。澄清皎鏡。汨湲漂流。毒龍惡獸窟穴其中。若持貴寶奇花果種及佛舍利。渡者船多飄沒。渡河至坦。又始羅國。北印度境。

坦。又始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酋豪力鏡王族絕嗣。往者役屬。迦畢試國。近又附庸。迦溼。

彌羅國。地稱沃壤稼穡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氣序和
暢風俗輕勇崇敬三寶。伽藍雖多荒蕪已甚僧徒寡
少並學大乘。

大城西北七十餘里有醫羅鉢訶邏龍王池周百餘
步其水澄清雜色蓮華同榮異彩。此龍者卽昔迦葉
波佛時壞醫羅鉢訶邏樹苾芻也。故今彼土請雨祈
晴必與沙門共至池所彈指慰問隨願必果。龍池東
南行三十餘里入兩山間有窄堵波無憂王之所建
也高百餘尺是釋迦如來懸記當來慈氏世尊出興
之時自然有四大寶藏卽斯勝地當其所聞諸先

志曰。或時地震。諸山皆動。周藏百步。無所傾搖。諸有愚夫。妄加發掘。地爲震動。人皆躡仆。傍有伽藍。圯損已甚。久絕僧徒。

城北十二三里有窳堵波。無憂王建也。或至齋日時。放光明神花天樂。頗有見聞。聞諸先志曰。近有婦人身嬰惡癩。竊至窳堵波。責躬禮懺。見其庭宇有諸糞穢。掬除灑掃。塗香散華。更采青蓮。重布其地。惡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馥。斯勝地也。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大國王。號戰達羅鉢刺婆。唐言月光志求菩提。斷頭惠施。若此之捨。凡歷千生。捨頭窳堵波。

側有僧伽藍庭宇荒涼僧徒減少昔經部拘摩羅羅
多。唐言童受論師於此製述諸論。

城外東南南山之陰有窳堵波高百餘尺。是無憂王
太子拘浪拏爲繼母所誣抉目之處。無憂王所建也。
盲人祈請多有復明。此太子正后生也。儀貌妍雅慈
仁夙著正后終沒繼室憍婬縱其昏愚私逼太子太
子瀝泣引責退身謝罪。繼母見違彌增忿怒候王閑
隙從容言曰。夫坦又始羅國之要領非親子弟其可
寄乎。今者太子仁孝著聞親賢之故物議斯在。王惑
聞說雅悅奸謀卽命太子而誡之曰。吾承餘緒垂統

繼業唯恐失墜。忝負先王。但。又始羅國之襟帶。吾今命爾作鎮彼國。國事殷重。人情詭雜。無妄去就有虧。基緒凡有召命。驗吾齒印。印在吾口。其有謬乎。於是太子銜命來鎮。歲月雖淹。繼室彌怒。詐發制書。紫泥封記。侯王眠睡。竊齒爲印。馳使而往。賜以責書。輔臣跪讀。相顧失圖。太子問曰。何所悲乎。曰。大王有命書責太子。抉去兩目。逐棄山谷。任其夫妻隨時生死。雖有此命。尙未可依。今宜重請。面縛待罪。太子曰。父而賜死。其敢辭乎。齒印爲封。誠無謬矣。命旃荼羅抉去其眼。眼旣失明。乞貸自濟。流離展轉。至父都城。其妻

告曰。此是王城。嗟乎。飢寒良苦。昔爲王子。今作乞人。願得聞知。重伸先責。於是謀計入王內廡。於夜後分泣對清風。長嘯悲吟。箜篌鼓和。王在高樓。聞其雅唱。辭甚怨悲。怪而問曰。箜篌歌聲。似是吾子。今以何故而來此乎。卽問內廡。誰爲歌嘯。遂將盲人而來對旨。王見太子銜悲。問曰。誰害汝身。遭此禍。豐愛子喪明。猶不覺知。凡百黎元。如何究察。天平天平。何德之衰。太子悲泣。謝而對曰。誠以不孝。負責於天。某年月日。忽奉慈旨。無由致辭。不敢逃責。其王心知。繼室爲不軌也。無所究察。便加刑辟。時菩提樹伽藍有瞿沙言。

唐言

妙音大阿羅漢者。四辯無礙。三明具足。王將盲子陳告其事。惟願慈悲。令得復明。時彼羅漢受王請已。卽於是日。宣令國人。吾於後日。欲說妙理。人持一器來此聽法。以承泣淚也。於是遠近相趨。士女雲集。是時阿羅漢說十二因緣。凡厥聞法。莫不悲耿。以所持器承其瀝泣。說法旣已。總收眾淚。置之金盤。而自誓曰。凡吾所說諸佛至理。理若不眞。說有紕繆。斯則已矣。如其不爾。願以眾淚洗彼盲眼。眼得復明明視如昔。發是語訖。持淚洗眼。眼遂復明。王乃責彼輔臣。詰諸僚佐。或黜或放。或遷或死。諸豪世祿。移居雪。山。東。北。沙。

磧之中。從此東南越諸山谷。行七百餘里。至僧訶補

羅國。北印
度境。

僧訶補羅國。周三千五六百里。西臨信度河。國大都

城。周十四五里。依山據嶺。堅峻險固。農務少功。地利

多獲。氣序寒。人性猛。俗尚驍勇。又多譎詐。國無君長

主位。役屬迦涇彌羅國。

城南不遠。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莊飾有虧靈

異相繼。傍有伽藍。空無僧侶。

城東南四五十里。至石窳堵波。無憂王建也。高二百

餘尺。池沼十數。映帶左右。雕石為岸。殊形異類。激水

清流汨忽漂注。龍魚水族窟穴潛流。四色蓮華彌漫。清潭百果具繁。同榮異色。林沼交映。誠可遊玩。傍有伽藍久絕僧侶。罕堵波側不遠。有白衣外道本師悟所求理。初說法處。今有封記。傍建天祠。其徒苦行。晝夜精勤。不遑寧息。本師所說之法。多竊佛經之義。隨類設法。擬則軌儀。大者爲苾芻。小者稱沙彌。威儀律行頗同僧法。唯留少髮。加之露形。或有所服。白色爲異。據斯流別。稍用區分。其天師像竊類如來。衣服爲差相好無異。

從此復還。咀叉始羅國北界。渡信度河。東南行二百

餘里。度大石門。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投身餓餓烏
餽。音徒。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石窰堵波。摩訶薩埵愍餓
獸之無力也。行至此地。乾竹自刺。以血陷之。於是乎
獸乃噉焉。其中地土。洎諸草木。微帶絳色。猶血染也。
人履其地。若負芒刺。無云疑信。莫不悲愴。捨身北有
石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雕刻奇製。
時燭神光。小窰堵波。及諸石龕。動以百數。周此瑩域。
其有疾病。旋繞多愈。石窰堵波東有伽藍。僧徒百餘
人。並學大乘教。從此東行五十餘里。至孤山。中有伽
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華果繁茂。泉池澄

鏡傍有窄堵波高二百餘尺。是如來在昔於此化惡藥。又令不食肉。從此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刺尸

國。

北印度境

烏刺尸國。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疇隘狹。國大都城周七八里。無大君長役屬。迦涇彌羅國。宜稼穡少。華果氣序溫和。微有霜雪。俗無禮義。人性剛猛。多行詭詐。不信佛法。大城西南四五里有窄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傍有伽藍僧徒寡少。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

迦涇彌羅國。

舊曰罽賓。說也。北印度境。

迦涇彌羅國周七千餘里。四境負山。山極峭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自古鄰敵無能攻伐。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五里。宜稼穡。多花果。出龍種馬及鬱金香。火珠藥草。氣序寒勁。多雪少風。服毛褐衣。白氈。土俗輕僇。人性怯懦。國爲龍護。遂雄鄰境。容貌妍美。情性詭詐。好學多聞。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有四率堵波。並無憂王建也。各有如來舍利升餘。

國志曰。國地本龍池也。昔佛世尊自烏仗那國降惡神。已欲還中國。乘空當此國上。告阿難曰。我涅槃之

後有末田底迦阿羅漢當於此地建國安人弘揚佛法。如來寂滅之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底迦羅漢者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聞佛懸記心自慶悅便來至此於大山嶺宴坐林中現大神變。龍見深信請資所欲。阿羅漢曰。願於池內惠以容膝。龍王於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廣身。龍王縱力縮水。池空水盡。龍鬪請地。阿羅漢於此西北爲留一池。周百餘里。自餘枝屬別居小池。龍王曰。池地總施。願恒受供。末田底迦曰。我今不久無餘涅槃。雖欲受請。其可得乎。龍王重請五百羅漢。常受我供。乃至法盡。法盡之後還取此。

國以爲居池。末田底迦從其所請。時阿羅漢旣得其地。運大神通力。立五百伽藍於諸異國。買鬻賤人以充役使。以供僧眾。末田底迦入寂滅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鄰境諸國鄙其賤種。莫與交親。謂之訖利多。

唐言買得。今時泉水已多流濫。

摩揭陀國無憂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命世君臨。威被殊俗。深信三寶。愛育四生。時有五百羅漢僧。五百凡夫僧。主所敬仰。供養無差。有凡夫僧摩訶提婆。唐言大天。闍達多智。幽求名實。覃思作論。理違聖教。凡有聞知。羣從異議。無憂王不識凡聖。因情所好。黨

援所親召集僧徒赴苑伽河欲沈深流總從誅戮時諸羅漢旣逼命難成運神通凌虛履空來至此國山棲谷隱時無憂王聞而悔懼躬來謝過請還本國彼諸羅漢確不從命無憂王爲羅漢建五百僧伽藍總以此國持施眾僧。

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應期撫運王風遠被殊俗內附機務餘暇每習佛經日請一僧入宮說法而諸異議部執不同王用深疑無以去惑時脇尊者曰如來去世歲月逾邈弟子部執師資異論各據聞見共爲矛盾時王聞已甚用感

傷悲歎良久。謂尊者曰。猥以餘福。聿遵前緒。去聖雖遠。猶爲有幸。敢忘庸鄙。紹隆法教。隨其部執。具釋三藏。脇尊者曰。大王宿殖善本。多資福祐。留情佛法。是所願也。王乃宣令遠近。召集聖哲。於是四方輻湊。萬里星馳。英賢畢萃。叡聖咸集。七日之中。四事供養。旣欲法議。恐其誼雜。王乃具懷白諸僧曰。證聖果者。住具結縛者。還如此尙眾。又重宣令無學人住。有學人還。猶復繁多。又更下令。具三明備六通者住。自餘各還。然尙繁多。又更下令。其有內窮三藏。外達五明者住。自餘各還。於是得四百九十九人。王欲於本國。苦

其暑溼。又欲就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脇尊者等議曰。不可。彼多外道異論。糾紛酬對。不暇何功。作論。眾會之心。屬意此國。此國四周山固藥。又守衛。土地膏腴。物產豐盛。賢聖之所集。往靈僊之所遊。止眾議。斯在。僉曰。允諧。其王是時與諸羅漢自彼而至。建立伽藍。結集三藏。欲作毘婆沙論。是時尊者世友戶外納衣。諸阿羅漢謂世友曰。結使未除。諍議乖謬。爾宜遠迹。勿居此也。世友曰。諸賢於法無疑。代佛施化。方集大義。欲製正論。我雖不敏。粗達微言。三藏玄文。五明至理。頗亦沈研。得其趣矣。諸羅漢曰。言不可以

若是汝宜屏居疾證無學已而會此時未晚也。世友曰。我顧無學其猶洩唾。志求佛果不趁小徑。擲此縷丸未墜於地。必當證得無學聖果。時諸羅漢重訶之曰。增上慢人斯之謂也。無學果者諸佛所讚。宜可速證以決眾疑。於是世友卽擲縷丸空中。諸天接縷丸而請曰。方證佛果。次補慈氏。三界特尊。四生攸賴。如何於此欲證小果。時諸羅漢見是事已。謝咎推德。請爲上座。凡有疑議咸取決焉。是五百賢聖先造十萬頌。鄔波第鑠論。舊曰優波提舍論說也。釋素咀纜藏。舊曰修多羅藏說也。次造十萬頌毘奈耶毘婆沙論。釋毘奈耶藏。舊曰毘那耶藏。

也。後造十萬頌阿毘達磨毘婆沙論釋阿毘達磨藏

或曰阿毘曇藏略也。凡三十萬頌。九百六十萬言。備釋三藏懸

諸千古莫不窮其枝葉。究其淺深。大義重明。微言再顯。廣宣流布。後進賴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爲鏤。鑊寫論文。石函緘封。建窣堵波藏於其中。命藥叉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就中受業。於是功既成畢。還軍本都。出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復以此國總施僧徒。

迦膩色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斥逐僧

徒。毀壞佛法。覩貨邏國呬摩咄羅王。唐言雪山下。其先釋

種也。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六百年。光有疆土。嗣膺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聞訖利多。毀滅佛法。招集國中。敢勇之士。得三千人。詐爲商旅。多賈寶貨。挾隱軍器。來入此國。此國之君。特加賓禮。商旅之中。又更選募。得五百人。猛烈多謀。各袖利刃。俱持重寶。躬賈所奉。持以獻上。時雪山下王。去其帽。卽其座。訖利多王。驚懾無措。遂斬其首。令羣下曰。我是覩貨。邏國雪山下王也。怒此賤種。公行虐政。故於今者。誅其有罪。凡百眾庶。非爾之辜。然其國輔宰臣。遷於異域。旣平此國。召集僧徒。式建伽藍。安堵如故。復於此國西門之

外東面而跪持施眾僧其訖利多種屢以僧徒覆宗滅祀世積其怨嫉惡佛法歲月既遠復自稱王故今此國不甚崇信外道天祠特留意焉

新城東南十餘里故城北大山陽有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其窰堵波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昔訖利多種之滅佛法也僧徒解散各隨利居有一沙門遊諸印度觀禮聖迹伸其至誠後聞本國平定卽事歸途遇諸羣象橫行草澤奔馳震吼沙門見已昇樹以避是時羣象相趨奔赴競吸池水浸漬樹根互其排掘樹遂墮仆既得沙門負

載而行至大林中。有病象瘡痛而臥。引此僧手至所
苦處。乃枯竹所刺也。沙門於是拔竹。傅藥。裂其裳。裹
其足。別有大象持金函。授與病象。象既得已。轉授沙
門。沙門開函。乃佛牙也。諸象圍繞僧出。無由。明日齋
時。各持異果。以爲中饌。食已。載僧出林。數百里外。方
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門至國西界。渡一駛河。擠乎
中流。船將覆沒。同舟之人互相謂曰。今此船覆禍。是
沙門。沙門必有如來舍利。諸龍利之。船主檢驗果得
佛牙。時沙門舉佛牙。俯謂龍曰。吾今寄汝。不久來取。
遂不渡河。回船而去。顧河歎曰。吾無禁術。龍畜所欺。

重往印度學禁龍法。三歲之後復還本國。至河之濱方設壇場。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沙門。沙門持歸。於此伽藍而修供養。伽藍南十四五里有小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立像。其有斷食誓死爲期。願見菩薩者。卽從像中出妙色身。

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至大山。有故伽藍形製宏壯。蕪漫良甚。今唯一隅起小重閣。僧徒三十餘人。並學

大乘法教。昔僧伽跋陀羅

唐言
眾賢

論師於此製順正理

論。伽藍左右諸窳堵波。大阿羅漢舍利並在。野獸山猿採華供養。歲時無替。如承指命。然此山中多諸靈

迹或石壁橫分峰留馬迹。凡厥此類其狀譎詭皆是。羅漢沙彌羣從遊戲。手指摩畫乘馬往來遺迹若斯。難以詳述。佛牙伽藍東十餘里北山崖間有小伽藍。是昔索建地羅大論師於此作眾事分毘婆沙論。

小伽藍中有石窠堵波高五十餘尺。是阿羅漢遺身舍利也。先有羅漢形量偉大。凡所飲食與象同等。時人譏曰。徒知飽食安識是非。羅漢將入寂滅也。告諸人曰。吾今不久當取無餘。欲說自身所證妙法。眾人聞之更相譏笑。咸來集會共觀得失。時阿羅漢告諸人曰。吾今爲汝說本因緣。此身之前報受象身在東

印度居王內廐。是時此國有一沙門。遠遊印度尋訪聖教。諸經典論。時王持我施與沙門。載負佛經而至。於此。是後不久。尋卽命終。乘其載經福力所致。遂得爲人。復鍾餘慶。早服染衣。勤求出離。不遑寧居。得六神通。斷三界欲。然其所食餘習尙然。每自節身三分食一。雖有此說。人猶未信。卽昇虛空。入火光定。身出煙焰。而入寂滅。餘骸墜下。起窣堵波。

王城西北行二百餘里。至商林伽藍。布刺拏

唐言圓滿論

師於此作釋毘婆沙論。城西行百四五十里。大河北

接山。南至大眾部伽藍。僧徒百餘人。昔佛地羅

唐言覺取

論師於此作大眾部集真論。從此西南踰山涉險行

七百餘里。至半斂。奴故蹉國北印度境。

半斂蹉國。周二千餘里。山川多疇壠狹。穀稼時播花

果繁茂。多甘蔗無蒲萄。庵沒羅果烏談跋羅茂遮等

果家植成林。珍其味也。氣序温暑。風俗勇烈。裳服所

製多衣氎布。人性質直淳信。三寶伽藍五所並多荒

圯。無大君長。役屬迦溼彌羅國。城北伽藍少有僧徒

伽藍北有石窠堵波。寶多靈異。從此東南行四百餘

里。至曷邏闍補羅國。北印度境。

曷邏闍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極

險固多山阜。川原隘狹地利不豐。土宜氣序同半。箠蹉國風俗猛烈。人性驍勇。國無君長。役屬迦溼彌羅國。伽藍十所。僧徒寡少。天祠一所。外道甚多。自濫波國至於此土。形貌麤弊。情性獷暴。語言庸鄙。禮義輕薄。非印度之正境。乃邊裔之曲俗。從此東南下山渡水行七百餘里。至磔迦國。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十五國

磔迦國

至那僕底國

闍爛達羅國

屈居勿露多國

設多圖盧國

波理夜咄羅國

秣兔羅國

薩他泥溼伐羅國

宰祿勤那國

秣底補羅國

婆羅吸摩補羅國

瞿毘霜那國

聖醯掣旦羅國

毘羅刪拏國

劫比他國

磔迦國周萬餘里。東據毘播奢河。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粳稻。多宿麥。出金銀。鍮石。銅鐵。時候暑熱。土多風颯。風俗暴惡。言辭鄙褻。衣服鮮白。所謂僑奢耶衣。朝霞衣等。少信佛法。多事天神。伽藍十所。天祠數百。此國已往多有福舍。以贍貧賈。或施藥。或施食。口腹之資。行旅無累。

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垣堵雖壞。基址尙固。周二十餘里。其中更築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

饒卽此國之故都也。數百年前有王號摩醯邏炬羅

唐言大族。都治此城。王諸印度。有才智。性勇烈。鄰境諸國

莫不臣伏。機務餘閑。欲習佛法。令於僧中推一俊德。時諸僧徒莫敢應命。少欲無爲不求聞達博學高明。有懼威嚴。是時王家舊僮染衣已久。辭論清雅言談。瞻敏。眾共推舉而以應命。王曰。我敬佛法遠訪名僧。眾推此隸與我談論。常謂僧中賢明肩比。以今知之。夫何敬哉。於是宣令五印度國。繼是佛法並皆毀滅。僧徒斥逐無復孑遺。摩揭陀國婆羅阿迭多王。唐言幼日。崇敬佛法愛育黎元。以大族王淫刑虐政。自守疆場。

不供職貢。時大族王治兵將討。幼日王知其聲問。告諸臣曰。今聞寇至。不忍鬪其兵也。幸諸僚庶赦而不罪。賜此微軀。潛行草澤。言畢。出宮。依緣山野。國中感恩慕從者數萬餘人。棲竄海島。大族王以兵付弟浮海往伐。幼日王守其阨險。輕騎誘戰。金鼓一震。奇兵四起。生擒大族。反接引見。大族王自愧失道。以衣蒙面。幼日王踞師子牀。羣官周衛。乃命侍臣告大族曰。汝露其面。吾欲有辭。大族對曰。臣主易位。怨敵相視。旣非交好。何用面談。再三告示。終不從命。於是宣令數其罪曰。三寶福田。四生攸賴。苟任豺狼。傾毀勝業。

福不祐汝見擒於我罪無可赦宜從刑辟時幼日王
母博聞強識善達占相聞殺大族也疾告幼日王曰
我嘗聞大族奇姿多智欲一見之幼日王命引大族
至母宮中幼日母曰嗚呼大族幸勿恥也世間無常
榮辱更事吾猶汝母汝若吾子宜去蒙衣一言面對
大族曰昔爲敵國之君今爲俘囚之虜隳廢王業亡
滅宗祀上愧先靈下慙黎庶誠恥面目俯仰天地不
能自喪故此蒙衣王母曰興廢隨時存亡有運以心
齊物則得喪俱忘以物齊心則毀譽更起宜信業報
與時推移去蒙對語或存軀命大族謝曰苟以不才

嗣膺王業。刑政失道。國祚亡滅。雖在縲紲之中。尚貪旦夕之命。敢承大造。面謝厚恩。於是去蒙衣。出其面。王母曰。子其自愛。當終爾壽。已而告幼曰。王曰。先典有訓。宥過好生。今大族王積惡。雖久餘福未盡。若殺此人。十二年中。菜色相視。然有中興之氣。終非大國之王。當據北方。有小國土。幼曰。王承慈母之命。愍失國之君。媵以稚女。待以殊禮。總其遺兵。更加衛從。來出海島。大族王弟還國自立。大族失位。藏竄山野。北投迦涇彌羅國。迦涇彌羅王深加禮命。愍以失國。封以土邑。歲月旣淹。率其邑人。矯殺迦涇彌羅王。而自

尊立。乘其戰勝之威。西討健馱邏國。潛兵伏甲。遂殺其王。國族大臣。誅鋤殄滅。毀宰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兵殺之外。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無遺。噍類。時諸輔佐咸進諫曰。大王威懾強敵。兵不交鋒。誅其首惡。黎庶何咎。願以微躬代所應死。王曰。汝信佛法。崇重冥福。擬成佛果。廣說本生。欲傳我惡於未來世乎。汝宜復位。勿有再辭。於是以三億上族。臨信度河岸。殺之。三億中族。下沈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兵士。於是持其亡國之貨。振旅而歸。曾未改歲。尋卽殂落。殂落之時。雲霧冥晦。大地震動。暴風奮發。

時證果人愍而歎曰。枉殺無辜。毀滅佛法。墮無間獄。流轉未已。

奢羯羅故城中有一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小乘法。世親菩薩昔於此中製勝義諦論。其側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過去四佛於此說法。又有四佛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北五六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

新都城東北十餘里至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路止處。印度記曰。窣堵波中有多舍利。或有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

行五百餘里至至那僕底國。北印度境

至那僕底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

穡滋茂。果木稀疏。編戶安業。國用豐贍。氣序溫暑。風

俗怯弱。學綜真俗。信兼表正。伽藍十所。天祠八所。

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鄰國。威被殊俗。河西

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

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國則質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

僕底。唐言漢封質子所居。因為國號。此境已往洎諸印度

土。無梨桃。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儼。唐言漢持來梨曰

至那羅闍弗咀邏。唐言漢王子。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相

指告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至答秣蘇伐那僧伽藍

唐言闍林。

僧徒三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眾儀肅穆。德行清高。小乘之學特爲博究。賢劫千佛皆於此地集天人眾。說深妙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舊曰迦旃延。訛也。論師者於此製發智論焉。

闍林伽藍中有窳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小窳堵波。諸大石室。鱗次相望。不詳其數。並是劫初已來諸果聖人於此寂滅。羗難備舉。齒骨猶在。繞山伽藍周

二十里佛舍利窰堵波數百千所。連隅接影。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羅國。北印度境。

闍爛達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二三里。宜穀稼多粳稻。林樹扶疏。華果茂盛。氣序溫暑。風俗剛烈。容貌鄙陋。家室富饒。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專門習學。天祠三所。外道五百餘人。並塗灰之侶也。此國先王崇敬外道。其後遇羅漢聞法信悟。故中印度王體其淳信。五印度國三寶之事。一以總監。混彼此。忘愛惡。督察僧徒。妙窮淑慝。故道德著聞者。竭誠敬仰。戒行虧犯者。深加

責罰聖迹之所並皆旌建。或宰堵波。或僧伽藍。印度
境內無不周徧。從此東北踰峻嶺。越洞谷。經危途。涉
險路。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露多國。北印度境。

屈露多國。周三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十四
五里。土地沃壤。穀稼時播。華果茂盛。卉木滋榮。旣鄰
雪山。遂多珍藥。出金銀赤銅及火珠。鑰石。氣序漸寒。
霜雪微降。人貌麤弊。旣瘦且癯。性剛猛。尙氣勇。伽藍
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大乘。少習諸部。天祠十
五。異道雜居。依巖據嶺。石室相距。或羅漢所居。或僊
人所止。國中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

曾至此國說法度人。遺迹斯記。從此北路千八九百
里。道路危險。踰山越谷。至洛護羅國。此北二千餘里。
經途艱阻。寒風飛雪。至秣羅娑國。亦謂三
波訶國。

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大山。濟大河。至設多

圖盧國。

北印
度境。

設多圖盧國。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國大都城周十
七八里。穀稼殷盛。果實繁茂。多金銀。出珠珍。服用鮮
素。裳衣綺靡。氣序暑熱。風俗淳和。人性善順。上下有
序。敦信佛法。誠心質敬。王城內外。伽藍十所。庭宇荒
涼。僧徒尠少。城東南三四里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

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

所。復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咀羅國。中印度境

波理夜咀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

宜穀稼。豐宿麥。有異稻種。六十日而收穫焉。多牛羊

少華果。氣序暑熱。風俗剛猛。不尚學藝。信奉外道。王

吠奢種也。性勇烈。多武略。伽藍八所。傾毀已甚。僧徒

寡少。習學小乘。天祠十餘所。異道千餘人。從此東行

五百餘里至秣兔羅國。中印度境

秣兔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

膏腴。稼穡是務。庵沒羅果家植成林。雖同一名而有

兩種小者生青熟黃大者始終青色出細班麤及黃金氣序暑熱風俗善順好修真福崇德尙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五所異道雜居

有三宰堵波並無憂王所建也過去四佛遺迹甚多

釋迦如來諸聖弟子遺身宰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利子又

曰舍利弗沒特伽羅子舊曰自乾布刺拏梅呬麗衍

尼弗呬羅唐言滿慈子舊曰彌優波釐阿難陀羅怙

羅舊曰羅睺羅又曰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舊曰濡

言曼殊尸利譯諸菩薩宰堵波等每歲三長及月六日妙德訛也

齋僧徒相競率其同好齋持供具多營奇玩隨其所宗而致像設阿毗達磨眾供養舍利子習定之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學毗柰耶眾供養優波釐諸苾芻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怛羅其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是日也諸窳堵波競修供養珠幡布列寶蓋駢羅香煙若雲華散如雨蔽虧日月震蕩谿谷國王大臣修善爲務

城東行五六里至一山伽藍疏崖爲室因谷爲門尊者鄔波瓠多

唐言近護

之所建也其中則有如來指爪窳

堵波伽藍北巖間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

四寸細籌填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化導。夫妻俱證羅漢果者。乃下一籌異室別族。雖證不記。

石室東南二十四五里。至大澗池。傍有窰堵波。在昔如來行經此處時。有獼猴持蜜奉佛。佛令水和。普徧大眾。獼猴喜躍墮坑而死。乘茲福力得生人中。池北不遠大林中。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其側有舍利子。没特伽羅子等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習定之處。並建窰堵波以記遺迹。如來在世屢遊此國說法之所。並有封樹。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溼伐羅

國。中印
度境

薩他泥溼伐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澆薄。家室富饒。競爲奢侈。深閑幻術。高尙異能。多逐利。少務農。諸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三所。僧徒七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百餘所。異道甚多。

大城四周二百里內。彼土之人。謂爲福地。聞諸先志曰。昔五印度國二王分治。境壤相侵。干戈不息。兩主合謀。欲決兵戰。以定雌雄。以寧氓俗。黎庶胥怨。莫從君命。王以爲眾庶者。難與慮始也。神可動物。權可立功。時有梵志。素知高才。密賈束帛。命入後庭。造作法

書藏諸巖穴。歲月既久。樹皆合拱。王於朝坐。告諸臣曰。吾以不德。忝居大位。天帝垂照。夢賜靈書。今在某山。藏於某嶺。於是下令營求。得書山林之下。羣官稱慶。眾庶悅豫。宣示遠近。咸使聞知。其大略曰。夫生死無涯。流轉無極。含靈淪溺。莫由自濟。我以奇謀。令離諸苦。今此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歲月極遠。銘記湮滅。生靈不悟。遂沈苦海。溺而不救。夫何謂歟。汝諸含識。臨敵兵死。得生人中。多殺無辜。受天福樂。順孫孝子。扶侍親老。經遊此地。獲福無窮。功少福多。如何失利。一喪人身。三途冥漠。是故含生各務。

修業。於是人皆兵戰視死如歸。王遂下令招募勇烈兩國合戰。積屍如莽。迄於今時。遺骸遍野。時既古昔。人骸偉大。國俗相傳。謂之福地。

城西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甄皆黃赤色。甚光淨。中有如來舍利一升。光明時照。神迹多端。

城南行百餘里。至俱昏去聲。茶僧伽藍重閣連甍層臺。

間峙。僧徒清肅。威儀閑雅。從此東北行四百餘里。至

窣祿勤那國。中印度境。

窣祿勤那國。周六千餘里。東臨菟伽河。北背大山。閻

牟那河中境而流。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閻牟那河。荒蕪雖甚。基址尙固。土地所產。風氣所宜。同薩他泥溼。伐羅國。人性淳質。宗信外道。貴藝學。尙福慧。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小乘。少習餘部。商摧微言。清論玄奧。異方俊彥。尋論稽疑。天祠百所。異道甚多。

大城東南閻牟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處說法度人。其側又一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也。舍利子沒特伽羅諸阿羅漢髮爪窣堵波。周其左右數十餘所。如來寂滅。

之後。此國爲諸外道所註誤焉。信受衰法捐廢正見。今有五伽藍者。乃異國論師與諸外道及婆羅門論議勝處。因此建焉。

閻牟那河東行八百餘里。至菟伽河。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浪。波濤浩汗。靈怪雖多。不爲物害。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沈。生天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亡魂獲濟。時執師子國提婆菩薩。深達實相。得諸法性。愍諸愚夫。來此導誘。當是時也。士女咸會。少長畢萃。於河之濱。揚波激流。提

婆菩薩和光汲引。俯首反激。狀異眾人。有外道曰。吾子何其異乎。提婆菩薩曰。吾父母親宗在執師子國。恐苦飢渴。冀斯遠濟。諸外道曰。吾子謬矣。曾不再思。妄行此事。家國綿邈。山川遼夐。激揚此水。給濟彼飢。其猶却行以求前及。非所聞也。提婆菩薩曰。幽途罪累。尙蒙此水。山川雖阻。如何不濟。時諸外道知難謝。屈捨袈裟。受正法。改過自新。願奉教誨。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中印度境秣底補羅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穀麥。多華果。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崇尚學藝。深閑呪

術信邪正者其徒相半。王戍陀羅種也。不信佛法敬事天神。伽藍十餘所。僧徒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

大城南四五里。至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昔瞿拏鉢

刺婆唐言德光論師於此作辯真等論。凡百餘部。論師少

而英傑。長而弘敏。博物強識。碩學多聞。本習大乘。未

窮玄奧。因覽毗婆沙論。退業而學小乘。作數十部論

破大乘綱紀。成小乘執著。又製俗書數十餘部。非斥

先進所作典論。覃思佛經十數。不決。研精雖久。疑情

未除。時有提婆犀那唐言天軍。羅漢往來。觀史多天德光

願見慈氏決疑請益。天軍以神通力接上天宮。既見慈氏長揖不禮。天軍謂曰。慈氏菩薩次紹佛位。何乃自高敢不致敬。方欲受業如何不屈。德光對曰。尊者此言誠爲指誨。然我具戒苾芻出家弟子。慈氏菩薩受天福樂。非出家之侶。而欲作禮。恐非所宜。菩薩知其我慢心固。非聞法器。往來三返。不得決疑。更請天軍重欲覲禮。天軍惡其我慢蔑而不對。德光既不遂心。便起恚恨。卽趣山林修發。通定我慢未除。不證道果。

德光伽藍北三四里有大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

小乘法教。是眾賢論師壽終之處。論師迦涇彌羅國人也。聰敏博達。幼傳雅譽。特深研究。說一切有部毗婆沙論。時有世親菩薩。一心玄道。求解言外。破毗婆沙師所執。作阿毗達磨俱舍論。辭義善巧。理致清高。眾賢循覽。遂有心焉。於是沈研鑽極。十有二歲。作俱舍毘論。一萬五千頌。凡八十萬言矣。所謂言深致遠。窮幽洞微。告門人曰。以我逸才。持我正論。遂斥世親。挫其鋒銳。無令老叟獨擅先名。於是學徒四三。俊彥持所作論。推訪世親。世親是時在磔迦國奢羯羅城。遠傳聲問。眾賢當至。世親聞已。卽治行裝。門人懷疑。

前進諫曰。大師德高先哲。名擅當時。遠邇學徒莫不推謝。今聞眾賢一何惶遽。必有所下。我曹厚顏。世親曰。吾今遠遊。非避此子。顧此國中無復鑒達。眾賢後進也。詭辯若流。我衰髦矣。莫能持論。欲以一言頹其異執。引至中印度對諸髦彥。察乎真僞。詳乎得失。尋卽命侶負笈遠遊。眾賢論師當後。一日至此伽藍。忽覺氣衰。於是裁書謝世。親曰。如來寂滅。弟子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異部愚以寡昧。猥承傳習。覽所製阿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輒不量力。沈究彌年。作爲此論。扶正宗學。智小謀大。死其

將至。菩薩宣暢微言。抑揚至理。不毀所執。得存遺文。斯爲幸矣。死何悔哉。於是歷選門人。有辭辯者。而告之曰。吾誠後學。輕凌先達。命也。如何。當從斯沒。汝持是書。及所製論。謝彼菩薩。代我悔過。授辭適畢。奄爾云亡。門人奉書至世親所。而致辭曰。我師眾賢。已捨壽命。遺言致書。責躬謝咎。不墜其名。非所敢望。世親菩薩。覽書閱論。沈吟久之。謂門人曰。眾賢論師。聰敏後進。理雖不足。辭乃有餘。我今欲破眾賢之論。若指諸掌。願以垂終之託。重其知難之辭。苟緣大義。存其宿志。况乎此論發明我宗。遂爲改題。爲順正理論。門

人諫曰。眾賢未沒。大師遠迹。既得其論。又爲改題。凡厥學徒。何顏受愧。世親菩薩。欲除眾疑。而說頌曰。如師子王。避豕遠逝。二力勝負。智者應知。眾賢死已。焚屍收骨。於伽藍西北二百餘步。庵沒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現在。

庵沒羅林。側有窣堵波。毗末羅蜜多羅。

唐言無垢友。

論師

之遺身。論師迦涇彌羅國人。也。於說一切有部。而出家焉。博綜眾經。研究異論。遊五印度國學。三藏玄文。名立業成。將歸本國。途次眾賢論師窣堵波也。撫而歎曰。惟論師雅量清高。抑揚大義。方欲挫異部立本。

宗業也。如何降年不永。我無垢友。猥承末學。異時慕義。曠代懷德。世親雖沒。宗學尙傳。我盡所知。當製諸論。令贍部洲諸學人等。絕大乘稱。滅世親名。斯爲不朽。用盡宿心。說是語已。心發狂亂。五舌重出。熱血流通。知命必終。裁書悔曰。夫大乘教者。佛法之中。究竟說也。名味泯絕。理致幽玄。輕以愚昧。駁斥先進業報。皎然滅身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爾志。無得懷疑。大地爲震。命遂終焉。當其死處。地陷爲坑。同侶焚屍。收骸旌建。時有羅漢。見而歎曰。惜哉苦哉。今此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墮無間獄。

國西北境。碗伽河東岸有摩裕羅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清流交帶。出鍬石水精寶器。去城不遠。臨碗伽河。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中有池。編石爲岸。引碗伽水爲浦。五印度人謂之碗伽河門。生福滅罪之所。常有遠方數百千人集此澡濯。樂善諸王建立福舍。備珍羞儲醫藥。惠施鰥寡。周給孤獨。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北印度境。

婆羅吸摩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會。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沃壤。稼穡時播。出鍬石水精。氣序微寒。風俗剛猛。少學藝。多逐利。

人性獷烈。衰正雜信。伽藍五所。僧徒寡少。天祠十餘

所。異道雜居。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拏瞿咀

羅國。

唐言金氏

出上黃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卽東

女國也。世以女爲王。因以女稱國。夫亦爲王。不知政

事。丈夫唯征伐田種而已。土宜宿麥。多畜羊馬。氣候

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土蕃國。北接于闐國。西接三波

訶國。

從秣底補羅國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國。

中

度境

瞿毗霜那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崇

峻險固居人殷盛華林池沼往往相間氣序土宜同
秣底補羅國風俗淳質勤學好福多信外道求現在
樂伽藍二所僧眾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
三十餘所異道雜居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堵波無
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一月說
諸法要傍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則
有如來髮爪二窣堵波各高一丈餘自此東南行四
百餘里至聖醯掣咀邏國

中印
度境

聖醯掣咀邏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
依據險固宜穀麥多林泉氣序和暢風俗淳質翫道

篤學多才博識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
正量部法。天祠九所。異道三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灰
之侶也。城外龍池側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
如來在昔爲龍王七日於此說法。其側有四小窰堵
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南行二百
六七十里渡碗伽河西南至毗羅刪拏國。中印
度境

毗羅刪拏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氣序
土宜同堊醯。掣咀邏國風俗猛暴。人知學藝。崇信外
道。少敬佛法。伽藍二所。僧徒三百人。並皆習學大乘
法教。天祠五所。異道雜居。大城中故伽藍內有窰堵

波。基雖傾圮。尚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蘊界處經之所。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斯在。從此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舊謂僧迦舍國中印度境。

劫比他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氣序土宜。同毗羅刪拏國。風俗淳和。人多學藝。伽藍四所。僧徒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異道雜居。同共遵事。大自在天。

城東二十餘里。有大伽藍。經製輪奐。工窮剗刷。聖形尊像。務極莊嚴。僧徒數百人。學正量部法。數萬淨人。

宅居其側。伽藍大垣內有三寶階。南北列。東面下。是如來自三十三天降還也。昔如來起自勝林。上昇天宮。居善法堂。爲母說法。過三月。已將欲下降。天帝釋乃縱神力。建立寶階。中階黃金。左水精。右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從諸天眾履中階而下。大梵王執白拂履銀階。而右侍。天帝釋持寶蓋。蹈水精階。而左侍。天眾凌虛散華讚德。數百年前。猶有階級。逮至今時。陷沒已盡。諸國君王。悲慨不遇。壘以埶石。飾以珍寶。於其故基。擬昔寶階。其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精舍中有石佛像。而左右之階。有釋梵之像。形擬厥初。猶爲下

勢。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也。色紺光潤。質堅密理。上作師子。蹲踞向階。雕鏤奇形。周其方面。隨人罪福。影現柱中。

寶階側不遠有窳堵波。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窳堵波。如來在昔於此澡浴。其側精舍。是如來入定之處。精舍側有大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是如來經行之處。足所履迹皆有蓮華之文。基左右各有小窳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釋梵窳堵波前。是蓮華色苾芻尼欲先見佛化作轉輪王處。如來自天宮還贍部洲也。時蘇部底

唐言善現。舊曰須扶提。或曰須菩提。譯曰善吉。

也皆。宴坐石室。竊自思曰。今佛還降人天。導從如我

今者何所宜行。嘗聞佛說。知諸法空。體諸法性。是則

以慧眼觀法身也。時蓮華色苾芻尼欲初見佛。化爲

轉輪王。七寶導從。四兵警衛。至世尊所。復苾芻尼。如

來告曰。汝非初見。夫善現者。觀諸法空。是見法身。聖

迹垣內。靈異相繼。其大率堵波東南有一池。龍恒護

聖迹。既有冥衛。難以輕犯。歲久自壞。人莫能毀。從此

東南行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國。中印度境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六國

羯若鞠闐國

阿踰陀國

阿耶穆佉國

鉢邏耶伽國

橋賞彌國

鞞索山格迦國

羯若鞠闐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會。西臨菟伽河。其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城隍堅峻。臺閣相望。花林池沼。光鮮澄鏡。異方奇貨多聚於此。居人豐樂。家室富

饒華果具繁稼穡時播氣序和洽風俗淳質容貌妍雅服飾鮮綺篤學遊藝談論清遠邪正二道信者相半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二百餘所異道數千餘人。

羯若鞠闍國人長壽時其舊王城號拘蘇磨補羅。

唐言

花宮王號梵授福智宿資文武允備威懾贍部聲震鄰國具足千子智勇弘毅復有百女儀貌妍雅時有僊人居苑伽河側棲神入定經數萬歲形如枯木遊禽棲集遣尼拘律果於僊人肩上暑往寒來垂蔭合拱多歷年所從定而起欲去其樹恐覆鳥巢時人美其

德號大樹僊人。僊人寓目河濱遊觀林薄。見王諸女相從嬉戲。欲界愛起。染著心生。便詣華宮欲事禮請。王聞僊至。躬迎慰曰。大僊棲情物外。何能輕舉。僊人曰。我棲林藪。彌積歲時。出定遊覽。見王諸女染愛心。生自遠來請。王聞其辭。計無所出。謂僊人曰。今還所止。請俟嘉辰。僊人聞命。遂還林藪。王乃歷問諸女。無肯應娉。王懼僊威。憂愁毀悴。其幼稚女。候王事隙。從容問曰。父王千子。具足萬國。慕化何故。憂愁如有所懼。王曰。大樹僊人。幸願求婚。而汝曹輩。莫肯從命。僊有威力。能作災祥。儻不遂心。必起瞋怒。毀國滅祀。辱

及先王深惟此禍誠有所懼。稚女謝曰：遺此深憂，我曹罪也。願以微軀得延國祚。王聞喜悅，命駕送歸。既至，僊廬謝僊人曰：大僊俯方外之情，垂世間之顧，敢奉稚女以供灑掃。僊人見而不悅，乃謂王曰：輕吾老叟，配此不妍。王曰：歷問諸女，無肯從命，唯此幼稚，願充給使。僊人懷怒，使惡呪曰：九十九女，一時腰曲，形既毀弊，畢世無婚。王使往驗，果已背偃。從是之後，更名曲女城焉。

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

唐言喜增。

君臨有土。

二世三王父字波羅羯羅伐彈那。

唐言作光增。

兄字曷邏

闍伐彈那。唐言王增。王增以長嗣位以德治政。時東印度

羯羅拏蘇伐刺那。唐言金耳。國設賞迦王。唐言月。每謂臣曰。

鄰有賢主國之禍也。於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

國亦荒亂。時大臣婆尼。唐言辯了。職望隆重。謂僚庶曰。國

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仁慈天性孝

敬。因心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何如。各言爾志。眾

咸仰德。嘗無異謀。於是輔臣執事咸勸進曰。王子垂

聽先王積功累德。光有國祚。嗣及王增。謂終壽考。輔

佐無良。棄身讎手。爲國大恥。下臣罪也。物議時謠。允

歸明德。光臨土宇。克復親讎。雪國之恥。光父之業。功

孰大焉。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古爲難。君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寡德。父兄遐棄。推襲大位。其能濟乎。物議爲宜。敢忘虛薄。今者。旣在河岸。有觀自在菩薩像。旣多靈鑒。願往請辭。卽至菩薩像前。斷食祈請。菩薩感其誠心。現形問曰。爾何所求。若此勤懇。王子曰。我惟積禍。慈父云亡。重茲酷罰。仁兄見害。自願寡德。國人推尊。令襲大位。光父之業。愚昧無知。敢希聖旨。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此林中。爲練若苾芻。而精勤不懈。承茲福力。爲此王子。金耳國王。旣毀佛法。爾紹王位。宜重興隆。慈悲爲志。傷愍居懷。不久當王。

五印度境欲延國祚當從我誨冥加景福鄰無強敵
勿昇師子之座勿稱大王之號於是受教而退卽襲
王位自稱曰王子號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於是命諸臣
曰兄讎未報鄰國不賓終無右手進食之期凡爾庶
僚同心戮力遂總率國兵講習戰士象軍五千馬軍
二萬步軍五萬自西徂東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
釋甲於六年中臣五印度旣廣其地更增甲兵象軍
六萬馬軍十萬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務修
節險營福樹善忘寢與食令五印度不得噉肉若斷
生命有誅無赦於殞伽河側建立數千窰堵波各高

百餘尺。於五印度城邑鄉聚達巷交衢。建立精廬儲
飲食。止醫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迹之所。並建伽
藍。五歲一設無遮大會。傾竭府庫。惠施羣有。唯留兵
器不充。檀捨歲一集會。諸國沙門。於三七日中。以四
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筵。令相摧論。校其優劣。褒
貶。勸黜。陟幽明。若戒行貞固。道德純邃。推昇師子
之座。王親受法。戒雖清淨。學無稽古。但加敬禮。示有
尊崇。律儀無紀。穢德已彰。驅出國境。不願聞見。鄰國
小王。輔佐大臣。殖福無怠。求善忘勞。卽攜手同座。謂
之善友。其異於此。面不對辭。事有聞議。通使往復。而

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隨所至止結廬而舍唯雨三月多雨不行每於行宮日修珍饌飯諸異學僧眾一千婆羅門五百每以一日分作三時一時理務治政二時營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

初受拘摩羅王請白自摩揭陀國往迦摩縷波國時戒日王巡方在竭末唄祇邏國命拘摩羅王曰宜與那爛陀遠客沙門速來赴會於是遂與拘摩羅王往會見焉戒日王勞苦已曰自何國來將何所欲對曰從大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亘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

訶至那國是也。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國有秦王天子。少而靈鑿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競起，羣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含識，平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於茲久矣。盛德之譽，誠有之乎？大唐國者，豈此是耶？對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昔未襲位，謂之秦王。今已承統，稱曰天子。前代運終，羣生無主。兵戈亂起，殘害生靈。秦王天縱含弘，心發慈悲。愍威風，鼓扇羣凶，殄滅八方。靜謐萬國，朝貢愛育，四生

敬崇三寶薄賦斂省刑罰而國用有餘氓俗無冗風
猷大化難以備舉戒日王曰盛矣哉彼土羣生福感
聖主時戒日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也從數十萬眾
在苑伽河南岸拘摩羅王從數萬之眾居北岸分河
中流水陸並進一王導引四兵嚴衛或泛舟或乘象
擊鼓鳴螺拊絃奏管經九十日至曲女城在苑伽河
西大花林中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與其
國髦俊沙門及婆羅門羣官兵士來集大會王先於
河西建大伽藍伽藍東起寶臺高百餘尺中有金佛
像量等王身臺南起寶壇爲浴佛像之處從此東北

十四五里別築行宮。是時仲春月也。從初一日以珍味饌諸沙門婆羅門。至二十一日。自行宮屬伽藍夾道爲閣窮諸瑩飾。樂人不移雅聲遞奏。王於行宮出一金像。虛中隱起高餘三尺。載以大象。張以寶幟。戒日王爲帝釋之服。執寶蓋。以左侍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執白拂而右侍。各五百象軍被鎧周衛。佛像前後各百大象。樂人以乘鼓奏音樂。戒日王以眞珠雜寶及金銀諸花隨步四散供養。二寶先就寶壇香水浴像。王躬負荷送上西臺。以諸珍寶橋奢耶衣數千百千而爲供養。是時唯有沙門二十餘人預從諸國。

王爲侍衛。饌食已訖。集諸異學。商榷微言。抑揚至理。日將曛暮。回駕行宮。如是日。送金像導從如初。以至散日。其大臺忽然火起。伽藍門樓煙焰方熾。王曰。罄捨國珍。奉爲先王建此伽藍。式昭勝業。寡德無祐。有斯災異。咎徵若此。何用生爲。乃焚香禮請。而自誓曰。幸以宿善。王諸印度。願我福力。禳滅火災。若無所感。從此喪命。尋卽奮身。跳履門闔。若有撲滅火盡煙消。諸王覩異。重增祇懼。已而顏色不動。辭語如故。問諸王曰。忽此災變。焚燼成功。心之所懷。意將何謂。諸王俯伏悲泣。對曰。成功勝迹。冀傳來葉。一旦灰燼。何可

爲懷况諸外道快心相賀。王曰。以此觀之。如來所說誠也。外道異學守執常見。唯我大師無常是誨。然我檀捨曰。周心願諧。遂屬斯變滅。重知如來誠諦之說。斯爲大善。無可深悲。於是從諸王東上。大宰堵波登臨觀覽。方下階陛。忽有異人持刃逆王。王時窘迫。却行進級。俯執此人以付羣官。是時羣官惶遽不知進救。諸王咸請誅戮此人。戒曰。王殊無忿色。止令不殺。王親問曰。我何負汝。爲此暴惡。對曰。大王德澤無私。中外荷福。然我狂愚不謀大計。受諸外道一言之惑。輒爲刺客首圖逆害。王曰。外道何故興此惡心。對曰。

大王集諸國傾府庫供養沙門。鎔鑄佛像。而諸外道自遠召集。不蒙省問。心誠愧恥。乃令狂愚敢行凶詐。於是究問外道徒屬。有五百婆羅門。並諸高才。應命召集。嫉諸沙門。蒙王禮重。乃射火箭。焚燒寶臺。冀因救火。眾人潰亂。欲以此時殺害大王。既無緣隙。遂雇此人趨隘行刺。是時諸王大臣請誅外道。王乃罰其首惡。餘黨不罪。遷五百婆羅門出印度之境。於是乃還都也。

城西北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諸妙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

所復有如來髮爪小窠堵波。說法窠堵波南。臨窠伽河有三伽藍。同垣異門。佛像嚴麗。僧徒肅穆。役使淨人數千餘戶。精舍寶函中有佛牙長餘寸半。殊光異色。朝變夕改。遠近相趨。士庶咸集。式修瞻仰。日百千眾。監守者繁其誼。雜權立重稅。宣告遠近。欲見佛牙。輸大金錢。然而瞻禮之徒。實繁其侶。金錢之稅。悅以心競。每於齋日出。置高座數百千眾。燒香散華。華雖盈積。牙函不沒。伽藍前左右各有精舍。高百餘尺。石基塼室。其中佛像眾寶莊飾。或鑄金銀。或鎔鍮石。二精舍前各有小伽藍。伽藍東南不遠有大精舍。石基

塼室高二百餘尺。中作如來立像。高三十餘尺。鑄以
鍤石飾諸妙寶。精舍四周石壁之上。雕畫如來修菩
薩行所經事迹。備盡鐫鏤。石精舍南不遠有日天祠。
祠南不遠有大自然。並瑩青石。俱窮雕刻。規模
度量。同佛精舍。各有千戶。充其灑掃。鼓樂絃歌。不捨
晝夜。

大城東南六七里。菟伽河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
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此六月說身無常苦
空不淨。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又
有如來髮爪。小窣堵波。人有染疾。至誠旋繞。必得痊

愈蒙其福利。大城東南行百餘里至納縛提婆矩羅城。據碗伽河東岸。周二十餘里。華林清池互相影照。納縛提婆矩羅城西北。碗伽河東有一天祠。重閣層臺。奇工異製。城東五里有三伽藍。同垣異門。僧徒五百餘人。並學小乘說一切有部。伽藍前二百餘步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七日說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北三四里。臨碗伽河岸。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在此七日說法。時有五百餓鬼來至佛所。

聞法解悟捨鬼生天。說法宰堵波側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復有如來髮爪宰堵波。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菟伽河。南至阿踰陀國。中印度境。

阿踰陀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穀稼豐盛。華果繁茂。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營福。勤學藝。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乘小乘兼功習學。天祠十所。異道寡少。

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畔度菩薩。唐言世親。舊曰婆藪盤豆。譯曰

天親。訛數十年中於此製作大小乘諸異論。其側故

基。是世親菩薩為諸國王四方俊彥沙門婆羅門等

講義說法堂也。

城北四五里。臨苑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爲天人眾於此三月說諸妙法。其側窣堵波。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四五里有如來髮爪窣堵波。髮爪窣堵波。北伽藍餘址。昔經部室利邏多唐言勝受論師於此製造經部毘婆沙論。

城西南五六里。大庵沒羅林中有故伽藍。是阿僧伽唐言無著菩薩請益導凡之處。無著菩薩夜昇天宮。於慈

氏菩薩所。受瑜伽師地論莊嚴大乘經論中邊分別

論等書爲大眾講宣妙理。庵沒羅林西北百餘步。有如來髮爪。窳堵波。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從觀史多。天下見無著菩薩處。無著菩薩。健馱邏國人也。佛去世後一千年中。誕靈利見。承風悟道。從彌沙塞部出家。修學。頃之回信大乘。其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受業。博聞強識。達學研機。無著弟子。佛陀僧訶唐言師子覺者。密行莫測。高才有聞。二三賢哲。每相謂曰。凡修行業。願覲慈氏。若先捨壽。得遂宿心。當相報語。以知所至。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二年不報。世親菩薩尋亦捨壽。時經六月。亦無報命。時諸異學咸皆

譏訕以爲世親菩薩及師子覺流轉惡趣遂無靈鑒。其後無著菩薩於夜初分方爲門人教授定法。燈光忽翳空中大明。有一天僊乘虛下降。卽進階庭敬禮無著。無著曰。爾來何暮。今名何謂。對曰。從此捨壽命。往覩史多天。慈氏內眾蓮華中生。蓮華纔開。慈氏讚曰。善來廣慧。善來廣慧。旋繞纔周。卽來報命。無著菩薩曰。師子覺者。今何所在。曰。我旋繞時。見師子覺在外眾中。耽著欲樂。無暇相顧。詎能來報。無著菩薩曰。斯事已矣。慈氏何相演說何法。曰。慈氏相好言莫能宣演說妙法。義不異此。然菩薩妙音清暢和雅。聞者

忘倦受者無厭。

無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里。至故伽藍北臨碗伽河。中有塼窰堵波高百餘尺。世親菩薩初發大乘心處。世親菩薩自北印度至於此也。時無著菩薩命其門人令往迎候。至此伽藍遇而會見。無著弟子止戶牖外。夜分之後誦十地經。世親聞已感悟。追悔甚深。妙法昔所未聞。誹謗之愆源發於舌。舌爲罪本。今宜除斷。卽執銛刀將自斷舌。乃見無著住立告曰。夫大乘教者至眞之理也。諸佛所讚。眾聖攸宗。吾欲誨汝。爾今自悟。悟其時矣。何善如之。諸佛聖教。斷舌非悔。

昔以舌毀大乘。今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猶爲善矣。杜口絕言。其利安在。作是語已。忽不復見。世親承命。遂不斷舌。曰。詣無著。諮受大乘。於是研精覃思。製大乘論。凡百餘部。並盛宣行。從此東行。三百餘里。渡菟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中印度境。

阿耶穆佉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會。臨菟伽河。周二十餘里。其氣序土宜。同阿踰陀國。人淳俗質。勤學好福。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城東南不遠。臨菟伽河岸。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

此處三月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青石窰堵波其側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佛像莊飾威嚴如在臺閣宏麗奇製鬱起是昔佛陀馱娑唐言覺使論師於此製說一切有部大毘婆

沙論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菟伽河南閻牟那河

北至鉢邏耶伽國中印度境

鉢邏耶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兩河交周二十餘里稼穡滋盛果木扶疏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學藝信外道伽藍兩所僧徒寡少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數百異道實多。

大城西南瞻博迦華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尙百餘尺。在昔如來於此處降伏外道。其側則有髮爪窣堵波。經行遺迹。髮爪窣堵波側有故伽藍。是提婆唐言天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伏外道處。初提婆菩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城中有外道婆羅門。高論有聞辯才無礙。循名責實。反質窮辭。雅知提婆博究玄奧。欲挫其鋒。乃循名問曰。汝爲何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誰。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

提婆曰。狗。外道曰。誰是狗。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如是循環。外道方悟。自時厥後。深敬風猷。城中有天祠。瑩飾輪煥。靈異多端。依其典籍。此處是眾生植福之勝地。也能於此祠捐捨一錢。功踰他所。惠施千金。復能輕生祠中。斷命受天福樂。悠永無窮。天祠堂前有一大樹。枝葉扶疏。陰影蒙密。有食人鬼依而棲宅。故其左右多有遺骸。若人至此祠中。無不輕捨身命。旣恍邪說。又爲神誘。自古迄今。習謬無替。近有婆羅門族。姓子也。闊達多智。明敏高才。來至祠中。謂眾人曰。夫曲俗鄙志。難以導誘。吾方同事。然後

攝化亦既登臨。俯謂友曰。吾有死矣。昔謂詭妄。今驗
眞實。天僊伎樂。依空接引。當從勝境。捐此鄙形。尋欲
投身。自取殞絕。親友諫諭。其志不移。遂布衣服。遍周
樹下。及其自投。得全。驅命久而醒。曰。唯見空中諸天
召命。斯乃邪神所引。非得天樂也。

大城東。兩河交。廣十餘里。土地爽垲。細沙彌漫。自古
至今。諸王豪族。凡有捨施。莫不至此。周給不計。號大
施場。今戒日王者。聿修前緒。篤述惠施。五年積財。一
旦傾捨。於其施場。多聚珍貨。初第一日。置大佛像。眾
寶莊嚴。卽持上妙奇珍。而以奉施。次常住僧。次現前

眾次高才碩學博物多能。次外道學徒隱淪肥遁。次
鰥寡孤獨貧窮乞人。備極珍玩窮諸上饌。如是節級
莫不周施。府庫旣傾。服玩都盡。髻中明珠。身諸瓔珞。
次第施與。初無所悔。旣捨施已。稱曰。樂哉。凡吾所有
已入金剛堅固藏矣。從此之後。諸國君王各獻珍服。
嘗不踰旬。府庫充物。

大施塲東合流口。日數百人自溺而死。彼俗以爲願
求生天。當於此處絕粒自沈。沐浴中流。罪垢消滅。是
以異國遠方相趨萃。止七日斷食。然後絕命。至於山
猿野鹿羣遊水濱。或濯流而返。或絕食而死。當戒日

王之大施也。有一獼猴居河之濱，獨在樹下，屏迹絕食，經數日後自餓而死。故諸外道修苦行者於河中立高柱，日將旦，即便卽昇之。一手一足執柱端，躡傍杙。一手一足虛懸外，伸臨空不屈，延頸張目視日，右轉，逮乎曛暮，方乃下焉。若此者，其徒數十，冀斯勤苦，出離生死。或數十年未嘗懈怠。從此西南入大林中，惡獸野象羣暴行旅，非多徒黨，難以經涉。行五百餘里，至僑賞彌國。舊曰拘睢彌國。訛也。中印度境。

僑賞彌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稱沃壤，地利豐植，粳稻多，甘蔗茂，氣序暑熱，風俗剛猛。

好學典藝崇樹福善伽藍十餘所傾頓荒蕪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教天祠五十餘所外道實多。

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

懸石蓋鄔陀衍那王

唐言出愛舊云優填王說也。

之所作也靈相

間起神光時照諸國君王恃力欲舉雖多人眾莫能轉移遂圖供養俱言得真語其源迹卽此像也初如來成正覺已上昇天宮爲母說法二月不還其王思慕願圖形像乃請尊者沒特伽羅子以神通力接工人上天宮親觀妙相雕刻栴檀如來自天宮還也刻檀之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勞耶開導末世實

此爲冀精舍東百餘步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不遠有如來井及浴室井猶充汲室已頽毀。

城內東南隅有故宅餘址是具史羅

舊云瞿師羅訛也。

長者

故宅也。中有佛精舍及髮爪窠堵波。復有故基如來浴室也。

城東南不遠有故伽藍具史羅長者舊園也。中有窠堵波。無憂王之所建立。高二百餘尺。如來於此數年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窠堵波。伽藍東南重閣上有故塼室。世親

菩薩嘗住此中作唯識論破斥小乘難諸外道。伽藍東庵沒羅林中有故基。是無著菩薩於此作顯揚聖教論。

城西南八九里毒龍石窟。昔者如來伏此毒龍於中留影。雖則傳記今無所見。其側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傍有如來經行遺迹及髮爪窳堵波。病苦之徒求願多愈。釋迦法盡此國最後。故上自君王下及眾庶入此國境。自然感傷。莫不飲泣悲歎而歸。龍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渡碗伽河北。至迦奢布羅城。周十餘里。居人富樂。城傍有故伽藍。

唯餘基址是昔護法菩薩伏外道處。此國先王扶於
邪說欲毀佛法崇敬外道外道眾中召一論師聰敏
高才明達幽微者作偽邪書千頌。凡三萬二千言非
毀佛法扶正本宗。於是召集僧眾令相權論外道有
勝當毀佛法眾僧無負斷舌以謝。是時僧徒懼有退
負集而議曰。慧日已沈法橋將毀。王黨外道其可敵
乎。事勢若斯計將安出。眾咸默然無豎議者。護法菩
薩年在幼稚辯慧多聞風範弘遠在大眾中揚言讚
曰。愚雖不敏請陳其略。誠宜以我疾應王命高論得
勝斯靈祐也。徵議墮負乃稚齒也。然則進退有辭法

僧無咎。僉曰。允諧。如其籌策。尋應王命。卽昇論席。外道乃提頓綱網。抑揚辭義。誦其所執。待彼異論。護法菩薩納其言而笑曰。吾得勝矣。將覆逆而誦耶。爲亂辭而誦耶。外道憮然而謂曰。子無自高也。能領語盡。此則爲勝。順受其文。後釋其義。護法乃隨其聲調。述其文義。辭理不謬。氣韻無差。於是外道聞已。欲自斷舌。護法曰。斷舌非謝。改軌是悔。卽爲說法。心信意悟。王捨邪道。遵崇正法。護法伏外道側。有窾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尙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六月說法。傍有經行之迹。及髮爪窾堵波。自此北

行百七十八里至鞞索

山格反

迦國

中印度境

鞞索迦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里。穀稼殷盛。華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學不倦。求福不回。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外道甚多。城南道左有大伽藍。音提婆。設摩阿羅漢於此。造識身論。說無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於此。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伽藍側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昔日六年於此說法。導化說法。側有奇樹。高六七尺。春

秋遷代常無增減。是如來昔嘗淨齒棄其遺枝。因植
根抵繁茂。至今諸邪見人及外道眾競來殘伐。尋生
如故。其側不遠。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
有如來髮爪。翠堵波靈基。連隅林沼。交映從此東北
行五百餘里。至空羅伐悉底國。舊曰舍衛國。說
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四國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率堵國

藍摩國

拘尸那揭羅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荒頽。疆場無紀。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圯。尙有居人。穀稼豐氣。序和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藍數百。圯壞良多。僧徒寡少。學正量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

之時鉢邏犀那恃多王

唐言勝軍舊曰波斯匿訛略也

所治國都也

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址也次東不遠有一

故基上建小窳堵波昔勝軍王為如來所建大法堂

也。

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窳堵波是佛姨母鉢邏闍鉢

底

唐言生主舊云波闍波提訛也

苾芻尼精舍勝軍王之所建立次

東窳堵波是蘇達多

唐言善施舊曰須達訛也

故宅也善施長者

宅側有大窳堵波是鴛窳利摩羅

唐言指髮舊曰捨央掘摩羅訛也

邪之處鴛窳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害

生靈為暴城國殺人取指冠首為髮將欲害母以充

指數世尊悲愍方行導化遙見世尊竊自喜曰我今生天必矣先師有教遺言在茲害佛殺母當生梵天謂其母曰老今且止先當害彼大沙門尋卽仗劍往逆世尊如來於是徐行而退凶人指鬢疾驅不逮世尊謂曰何守鄙志捨善本激惡源時指鬢聞誨悟所行非因卽歸命求入法中精勤不怠證羅漢果。

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勝林舊是給孤獨園勝

軍王大臣善施爲佛建精舍昔爲伽藍今已荒廢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左柱鏤輪相於其端右柱刻牛形於其上並無憂王之所建也室宇傾圮

唯餘故基獨一。甌室歸然獨存。中有佛像。昔者如來昇三十三天爲母說法之後。勝軍王聞出愛王刻檀像佛。乃造此像。善施長者。仁而聰敏。積而能散。拯乏濟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德。號給孤獨。焉聞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精舍。請佛降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唯太子逝多園地。爽塏尋詣。太子具以情告。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聞之。心豁如也。卽出藏金。隨言布地。有少未滿。太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植善種。卽於空地。建立精舍。世尊卽之。告阿難曰。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逝多所施。二人同心。式崇功業。自今已去。應

謂此地爲逝多林給孤獨園。

給孤獨園東北有窣堵波。是如來洗病苾芻處。昔如來之在世也。有病苾芻。含苦獨處。世尊見而問曰。汝何所苦。汝何獨居。曰。我性疏嬾。不耐看病。故今嬰疾。無人瞻視。如來是時愍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苦皆愈。扶出戶外。更易敷蓐。親爲盥洗。改著新衣。佛語苾芻。當自勤勵。聞誨感恩。心悅身豫。

給孤獨園西北有小窣堵波。是沒特伽羅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動之處。昔佛在無熱惱池。人天咸集。唯舍利子不時從會。佛命沒特伽羅往召來集。

沒特伽羅承命而往舍利子方補護法衣沒特伽羅
曰。世尊今在無熱惱池命我召爾。舍利子曰。且止。須
我補竟與子偕行。沒特伽羅曰。若不速行。欲運神力
舉爾石室至大會所。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曰。若舉
此帶。我身或動。時沒特伽羅運大神通。舉帶不動。地
爲之震。因以神足還詣佛所。見舍利子已在會坐。沒
特伽羅俛而歎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
力矣。

舉帶。窅堵波側不遠。有井如來在世。汲充佛用。其側
有窅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

迹說法之處。並樹旌表。建窣堵波。冥祇警衛。靈瑞間起。或鼓天樂。或聞神香。景福之祥。難以備敘。

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姪女。以謗佛處。如來十力無畏。一切種智。人天宗仰。聖賢遵奉。時諸外道共相議曰。宜行詭詐。眾中謗辱。乃誘雇姪女。詐爲聽法。眾所知已。密而殺之。埋屍樹側。稱怨告王。王命求訪。於逝多園。得其屍焉。是時外道高聲唱言。喬答摩大沙門常稱戒忍。今私此女殺而滅口。旣姪旣殺。何戒何忍。諸天空中隨聲唱曰。外道凶人爲此謗耳。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欲以毒藥害

佛生身陷入地獄處。提婆達多。唐言天授斛飯王之子也。

精勤十二年。已誦持八萬法藏。後爲利故。求學神通。

親近惡友。其相議曰。我相三十減佛。未幾大眾圍繞。

何異如來。思惟是已。卽事破僧。舍利子。沒特伽羅子。

奉佛指告。承佛威神。說法誨喻。僧復和合。提婆達多。

惡心不捨。以惡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禮。以傷害佛。

方行此謀。自遠而來。至於此也。地遂坼焉。生陷地獄。

其南復有大坑。瞿伽黎苾芻。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

獄。瞿伽黎陷坑南八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戰遮婆羅。

門女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之處。佛爲人天說諸。

法要有外道弟子遙見世尊大眾恭敬。使自念曰。要於今日辱喬答摩。敗其善譽。當令我師獨擅芳聲。乃懷繫木。孟至。給孤獨園。於大眾中揚聲唱曰。此說法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釋種也。邪見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爲訕謗。時天帝釋欲除疑故。化爲白鼠齧斷孟系。系斷之聲震動大眾。凡諸見聞。增深喜悅。眾中一人起持木。孟示彼女曰。是汝兒耶。是時也。地自開坼。全身墜陷。入無間獄。具受其殃。凡此三坑洞。無涯底。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此深坑。嘗無水止。伽藍東六七十步。有一精舍。高六十餘尺。中有佛像。

東面而坐。如來在昔於此與諸外道論議。次東有天
祠。量等精舍。日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舍。日將落
照精舍之陰。遂覆天祠。

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與外
道論議處。初善施長者買逝多太子園。欲為如來建
立精舍。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揆外道六師求
角神力。舍利子隨事攝化。應物降伏。其側精舍前建
窣堵波。如來於此摧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請。

受請窣堵波。南是毗盧擇迦王。舊曰毗流離王。訛也。與甲兵誅

釋種。至此見佛歸兵之處。毗盧擇迦王嗣位之後。追

怨前辱興甲兵。動大眾。部署已畢。申命方行。時有苾芻聞以白佛。世尊於是坐枯樹下。毗盧擇迦王遙見世尊。下乘禮敬。退立言曰。茂樹扶疏。何故不坐。枯株朽藥。而乃遊止。世尊告曰。宗族者枝葉也。枝葉將危。庇蔭何在。王曰。世尊爲宗親耳。可以回駕。於是觀聖感懷。還軍返國。

還軍之側有窾堵波。是釋女被戮處。毘盧擇迦王誅釋克勝簡五百女。充實宮闈。釋女憤恚。怨言不遜。嘗其王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命令誅戮。執法者奉王教。別其手足。投諸阬穽。時諸釋女含苦稱佛。世尊聖

鑒照其苦毒。告命苾芻攝衣而往。爲諸釋女說微妙法。所謂羈纏五欲流轉三途恩愛別離生死長遠。時諸釋女聞佛指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同時命終。俱生天上。時天帝釋化作婆羅門。收骸火葬。後人記焉。誅釋宰堵波。側不遠有大洄池。是毘盧擇迦王陷身入地獄處。世尊觀釋女已。還給孤獨園。告諸苾芻。今毘盧擇迦王。却後七日。爲火所燒。王聞佛記。甚懷惶懼。至第七日。安樂無危。王用歡慶。命諸宮女。往至池側。娛遊樂飲。猶懼火起。鼓棹清流。隨波泛濫。熾焰颯發。焚輕舟。墜王身。入無間獄。備受諸苦。

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迹諸聖
習定之所並樹封記建窣堵波昔此國羣盜五百橫
行邑里跋扈城國勝軍王捕獲已抉去其眼棄於深
林羣盜苦逼求哀稱佛是時如來在逝多精舍聞悲
聲起慈心清風和暢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得復明
而見世尊在其前住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投杖而去
因植根焉。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
時迦葉波佛本生城也城南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初
見父處城北有窣堵波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並無

憂王所建也。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率

堵國。

舊曰迦毘羅衛國。說也。中印度境。

劫比羅伐率堵國。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荒蕪已甚。王城頽圯。周量不詳。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壘甃而成。基址峻固。空荒久遠。人里稀曠。無大君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序無愆。風俗和暢。伽藍故基。千有餘所。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十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宮城內有故基。淨飯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作王像。

其側不遠。有故基。摩訶摩耶。

唐言大術。

夫人寢殿也。上建

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神之像。上座部菩薩以唵呬羅頌沙茶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八日。菩薩降神東北有窣堵波。阿私多僊相太子處。菩薩誕靈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相師而告之曰。此子生也。善惡何若。宜悉乃心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吉祥之應。在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等正覺。是時阿私多僊自遠而至。叩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禮敬。請就寶座。曰。不意大僊今日降顧。僊曰。我在天宮。

安居宴坐。忽見諸天羣從。蹈舞我時。問言。何悅豫之甚也。曰。大僊當知。瞻部洲中。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今產太子。當證三菩提。圓明一切智。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朽毫不遭聖化。

城南門有窰堵波。是太子與諸釋角力擲象之處。太子伎藝多能。獨拔倫匹。淨飯大王懷慶。將返僕夫馭象。方欲出城。提婆達多素負強力。自外而入。問馭者曰。嚴駕此象。其誰欲乘。曰。太子將還。故往奉馭。提婆達多發憤引象。批其頹蹠。其臆僵仆。塞路杜絕。行途無能轉移。人眾填塞。難陀後至。而問之曰。誰死此象。

曰提婆達多。卽曳之僻路。太子至。又問曰。誰爲不善。害此象耶。曰。提婆達多。害以杜門。難陀引之。開徑。太子乃舉象。高擲。越度城塹。其象墮地。爲大深坑。土俗相傳。爲象墮坑也。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其側又有精舍。太子妃寢宮也。中作耶輸陀羅。并有羅怛羅像。宮側精舍。作受業之像。太子學堂。故基也。

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凌虛之像。是踰城處也。城四門外。各有精舍。中作老病死。人沙門之像。是太子遊觀。觀相增懷。深厭塵俗。於此感悟。命僕回駕。

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也。城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建焉。

迦羅迦村。馱佛城。東北行三十餘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也。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度父之處。次北有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之所建。

也。

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窳堵波。是太子坐樹陰觀耕田。於此習定而得離欲。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寂定。日光迴照。樹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深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窳堵波。釋種誅死處也。毘盧擇迦王旣克諸釋。虜其族類得九千九百九十萬人。並從殺戮。積尸如莽。流血成池。天警人心。收骸瘞葬。誅釋西南有四小窳堵波。四釋種拒軍處。初勝軍王嗣位也。求婚釋種。釋種鄙其非類。謬以家人之女重禮娉焉。勝軍王立爲正后。其產子男。是爲毘盧擇迦王。

毘盧擇迦欲就舅氏請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堂
卽中憩駕諸釋聞之逐而罵曰卑賤婢子敢居此室
此室諸釋建也擬佛居焉毘盧擇迦嗣位之後追復
先辱便興甲兵至此屯軍釋種四人躬耕畝使卽
抗拒兵寇退散已而入城族人以爲承輪王之祚胤
爲法王之宗子敢行凶暴安忍殺害汗辱宗門絕親
遠放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爲烏仗那國王一爲梵
衍那國王一爲呬摩呾羅國王一爲商彌國王奕世
傳業苗裔不絕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窣堵波無憂王建也釋

迦如來成正覺已。還國見父王爲說法處。淨飯王知如來降魔軍已。遊行化導。情懷渴仰。思得禮敬。乃命使請如來曰。昔期成佛。當還本生。斯言在耳。時來降趾。使至佛所。具宣王意。如來告曰。却後七日。當還本生。使臣還以白王淨飯。王乃告命臣庶。灑掃衢路。儲積華香。與諸羣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是時如來與大眾俱。八金剛周衛。四天王前導。帝釋與欲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右。諸苾芻僧列在其後。唯佛在眾。如月映星。威神動三界。光明踰七曜。步虛空至生國。王與從臣禮敬已畢。俱共還國。止尼拘盧陀僧伽

藍其側不遠有窳堵波。是如來於大樹下東面而坐。受姨母金縷袈裟。次此窳堵波。是如來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處。

城東門內路左有窳堵波。昔一切義成太子於此習諸伎藝。門外有自在天祠。祠中有石天像。危然起勢。是太子在襁褓中所入祠也。淨飯王自臘伐尼園迎太子還也。途次天祠。王曰。此天祠多靈鑒。諸釋童稚求祐必效。宜將太子至彼修敬。是時傳母抱而入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太子已出。天像復坐。

城南門外路左有窳堵波。是太子與諸釋角藝射鐵

鼓從此東南三十餘里。有小窳堵波。其側有泉。泉流澄鏡。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校能。弦矢旣分。穿鼓過表。至地沒羽。因涌清流。時俗相傳謂之箭泉。人有疾病。飲沐多愈。遠方之人持泥以歸。隨其所苦。漬以塗額。靈神冥衛。多蒙痊愈。

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尼林。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鏡。雜華彌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無憂華樹。今已枯悴。菩薩誕靈之處。菩薩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曰。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次東窳堵波。無憂王所建。一龍

浴太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行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足所蹈。出大蓮花。二龍踊出。住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浴太子。浴太子。窅堵波東有二清泉。傍建二窅堵波。是二龍從地踊出之處。菩薩生已。支屬宗親。莫不奔馳求水盥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暖。遂以浴洗。其南窅堵波。是天帝釋捧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釋以妙天衣跪接菩薩。次有四窅堵波。是四天王抱持菩薩處也。菩薩從右脇生已。四天王以金色氎衣捧菩薩置金几上。至母前曰。夫人

誕斯福子。誠可歡慶。諸天尙喜。況世人乎。

四天王捧太子。窳堵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上作馬像。無憂王之所建也。後爲惡龍霹靂其柱。中折仆地。傍有小河東南流。土俗號曰油河。是摩耶夫人產孕已。天化此池光潤澄淨。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塵。今變爲水。其流尙膩。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藍摩國。中印度境。

藍摩國空荒。歲久疆場無紀。城邑丘墟。居人稀曠。故城東南有甗窳堵波。高減百尺。昔者如來入寂滅已。此國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國。式遵崇建。靈異間起。

神光時燭。

率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蛇服。右旋宛轉。繞率堵波。野象羣行採花以散。冥力警察。初無間替。昔無憂王之分建率堵波也。七國所建。咸已開發。至於此國。方欲興工。而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門前印象。曰。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敢請紆駕。降臨我室。王曰。爾家安在。爲近遠乎。婆羅門曰。我此池之龍王也。承大王欲建勝福。敢來請謁。王受其請。遂入龍宮。坐久之。龍進曰。我惟惡業。受此龍身。供養舍利。冀消罪咎。願王躬往觀而禮敬。無憂王見已。霍然。

謂曰。凡諸供養之具。非人間所有也。龍曰。若然者。願無廢毀。無憂王自度力。非其儔。遂不開發。出池之所。今有封記。

窅堵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眾尠矣。清肅皎然。而以沙彌總任眾務。遠方僧至。禮遇彌隆。必留三日。供養四事。聞諸先志曰。昔有苾芻同志相召。自遠而至。禮窅堵波。見諸羣象相趨往來。或以牙芟草。或以鼻灑水。各持異華。共爲供養。時眾見已。悲歎感懷。有一苾芻。便捨具戒。願留供養。與眾辭曰。我惟多福。濫迹僧中。歲月亟淹。行業無紀。此窅堵波。有佛舍利。聖德冥

通羣象踐灑遺身。此地甘與同羣。得畢餘齡。誠爲幸矣。眾告之曰。斯盛事也。吾等垢重智不謀此。隨時自愛。無虧勝業。亦旣離羣。重申誠願。歡然獨居。有終焉之志。於是葺茅爲宇。引流成池。採掇時花。灑掃瑩飾。綿歷歲序。心事無怠。鄰國諸王。聞而雅尙。競捨財寶。共建伽藍。因而勸請。屈知僧務。自爾相踵。不泯元功。而以沙彌總知僧事。

沙彌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至大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去纓絡。命僕還處。太子夜半踰城。遲明至此。旣允宿心。乃形言曰。是

我出籠樊。去羈鎖。最後釋駕之處也。於天冠中解末
尼寶命僕夫曰。汝持此寶還白父王。今茲遠遁非苟
違離。欲斷無常絕諸有漏。闡鐸迦舊曰車匿。訛也。曰。詎有何
心空駕而返。太子善言慰諭。感悟而還。回駕牽堵波
東有瞻部樹枝葉雖凋枯株尙在。其傍復有小牽堵
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皮衣處。太子旣斷髮易裳。雖
去瓔珞尙有天衣。曰。斯服太侈。如何改易。時淨居天
化作獵人。服鹿皮衣持弓負羽。太子舉其衣而謂曰。
欲相貿易。願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其上服。授與
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持所得衣凌虛而去。

太子易衣側不遠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剃髮處。太子從闍鐸迦取刀自斷其髮。天帝釋接上天宮以爲供養。時淨居天子化作剃髮人。執持鋤刀徐步而至。太子謂曰。能剃髮乎。幸爲我淨之。化人受命。遂爲剃髮。踰城出家時亦不定。或云菩薩年十九。或曰二十九。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踰城出家。當此三月八日。或云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

太子剃髮窳堵波東南曠野中。行百八九十里至尼拘盧陀林。有窳堵波高三十餘尺。昔如來寂滅舍利

已分諸婆羅門無所得獲於涅疊般那唐言焚燒舊云闍維訛也地收餘灰炭持至本國建此靈基而修供養自茲已降奇迹相仍疾病之人祈請多愈。

灰炭率堵波側故伽藍中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故伽藍左右數百窠堵波其一大者無憂王所建也崇基雖陷高餘百尺自此東北大林中行其路艱險經途危阻山牛野象羣盜獵師伺求行旅爲害不絕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中印度境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頽毀邑里蕭條故城甄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閭巷荒蕪城內東北隅有窠堵波無

憂王所建淮陀舊曰純陀之故宅也。宅中有井。將營獻

供方乃鑿焉。歲月雖淹。水猶清美。

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

唐言無勝此世共稱耳。舊云阿利羅

跋提河。訛也。典言謂之尸。西岸不遠。至娑羅林。其樹

類榭而皮青白。葉甚光潤。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

也。其大甗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臥。傍有

窳堵波。無憂王所建。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前建

石柱。以記如來寂滅之事。雖有文記。不書日月。聞諸

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

涅槃。當此三月十五日也。說一切有部。則佛以迦刺

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云千二百餘年或云千三百餘年或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未滿千年。

精舍側不遠有窳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羣雉王救火之處昔於此地有大茂林毛羣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焰颺逸時有一雉有懷傷愍鼓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唐勞羽翮大火方起焚燎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爲誰曰我天帝釋耳雉曰今天帝釋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掌反詰無功其咎安在猛

火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飛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宰堵波也。

雉救火側不遠有宰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鹿救生之處。乃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炎中野。飛走窮窘。前有駛流之阨。後困猛火之難。莫不沈溺。喪棄身命。其鹿惻隱。身據橫流。穿皮斷骨。自強拯溺。蹇兔後至。忍疲苦而濟之。筋力旣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起宰堵波。

鹿拯溺西不遠有宰堵波。是蘇跋陀羅。唐言善賢。舊日須跋陀羅。

也。諫入寂滅之處。善賢者。本梵志師也。年百二十。耆舊多智。聞佛寂滅。至雙樹間。問阿難曰。佛世尊將寂滅。我懷疑滯。願欲請問。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也。曰。吾聞佛世難遇。正法難聞。我有深疑。恐無所請。善賢遂入。先問佛言。有諸別眾。自稱爲師。各有異法。垂訓導俗。喬答摩。舊曰瞿曇。訛略也。能盡知耶。佛言。吾悉深究。乃爲演說。善賢聞已。心淨信解。求入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曰。汝豈能耶。外道異學。修梵行者。當試四歲。觀其行。察其性。威儀寂靜。辭語誠實。則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在人行耳。斯何難哉。善賢曰。世尊悲愍。舍濟

無私四歲試學三業方順。佛言我先已說在人行耳。於是善賢出家卽受具戒勤勵修習身心勇猛已而於法無疑自身作證。夜分未久果證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大涅槃。卽於眾中入火界定。現神通事而先寂滅。是爲如來最後弟子。乃先滅度。卽昔後渡蹇兔是也。

善賢寂滅側有窣堵波。是執金剛躡地之處。大悲世尊隨機利見。化功已畢入寂滅樂於雙樹間北首而臥。執金剛神密迹力士見佛滅度悲慟唱言。如來捨我入大涅槃。無歸依。無覆護。毒箭深入。愁火熾盛。捨

金剛杵悶絕躡地。久而又起。悲哀戀慕。互相謂曰。生死大海。誰作舟楫。無明長夜。誰爲燈炬。

金剛躡地。側有窳堵波。是如來寂滅已七日。供養之處。如來之將寂滅也。光明普照。人天畢會。莫不悲感。更相謂曰。大覺世尊。今將寂滅。眾生福盡。世間無依。如來右脇臥。師子牀。告諸大眾。勿謂如來畢竟寂滅。法身常住。離諸變易。當棄懈怠。早求解脫。諸苾芻等。獻歎悲慟。時阿泥埤。盧骨陀。舊曰阿那。律訛也。告諸苾芻。止。止。勿悲。諸天譏怪。時末羅眾。供養已訖。欲舉金棺。詣涅槃般那所。時阿泥埤。告言。且止。諸天欲留七日。

供養。於是天眾持妙天華遊虛空讚聖德各竭誠心
共興供養。

停棺側有宰堵波是摩訶摩耶夫人哭佛之處。如來
寂滅棺殮已畢時阿泥埤陀上昇天宮告摩耶夫人
曰。大聖法王今已寂滅。摩耶聞已悲哽悶絕。與諸天
眾至雙樹間見僧伽胝鉢及錫杖拊之號慟絕而復
聲曰。人天福盡世間眼滅。今此諸物空無有主。如來
聖力金棺自開放光明。合掌坐慰問慈母遠來下降。
諸行法爾願勿深悲。阿難銜哀而請佛曰。後世問我
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自天宮降至雙樹

間。如來爲諸不孝眾生從金棺起合掌說法。

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窣堵波。是如來焚身之處。地
今黃黑土雜灰炭。至誠求請或得舍利。如來寂滅人
天悲感。七寶爲棺。千氎纏身。設香華。建幡蓋。木羅之
眾奉輿發引。前後導從。北渡金河。盛滿香油。積多香
木。縱火以焚。二氎不燒。一極襯身。一最覆外。爲諸眾
生分散舍利。唯有髮爪儼然無損。

焚身側有窣堵波。如來爲大迦葉波現雙足處。如來
金棺已下。香木已積。火燒不然。眾咸驚駭。阿泥埵陀
言。待迦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五百弟子。自山林來

至拘尸城問阿難曰世尊之身可得見耶阿難曰千
氎纏絡重棺周殮香木已積卽事焚燒是時佛於棺
內爲出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色問阿難曰何以有
此曰佛初涅槃人天悲慟衆淚迸染致斯異色迦葉
波作禮旋繞興讚香木自然大火熾盛故如來寂滅
三從棺出初出臂問阿難沿路次起坐爲母說法後
現雙足示大迦葉波。

現足側有窳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八王分舍利處
前建石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後涅槃疊般那已諸八
國王備四兵至遣直性婆羅門謂拘尸力士曰天人

導師此國寂滅。故自遠來請分舍利。力士曰。如來降尊卽斯下土。滅世間明導。喪眾生慈父。如來舍利自當供養。徒疲道路。終無得獲。時諸大王。遜辭以求。旣不相允。重謂之曰。禮請不從。兵威非遠。直性婆羅門揚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福善。彌歷曠劫。想所具聞。今欲相凌。此非宜也。今舍利在此。當均八分。各得供養。何至興兵。諸力士依其言。卽時均量。欲作八分。帝釋謂諸王曰。天當有分。勿恃力競。阿那婆答多龍。王文鄰。龍王。醫那鉢。呬羅龍王。復作是議。無遺我曹。若以力者。眾非敵矣。直性婆羅門曰。勿誼諍也。宜共

分之。卽作三分。一諸天。一龍眾。三留人間。八國重分。天龍人王莫不悲感。

分舍利窣堵波西南行二百餘里至大邑聚有婆羅門。豪右巨富確乎不雜。學究五明敬崇三寶。接其居側。建立僧坊。窮諸資用。備盡珍飾。或有眾僧往來中路。慇懃請留。罄心供養。或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法。眾僧絕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懷懇惻。經行之次。見一沙門。龐眉皓髮。杖錫而來。婆羅門馳往迎逆。問所從至。請入僧坊。備諸供養。日以淳乳。粢粥進焉。沙門受已。纒一齋齒。便卽置鉢。沈吟。

長息。婆羅門侍食。跪而問曰。大德。惠利隨緣。幸見臨顧。爲夕不安。耶爲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眾生。福祐漸薄。斯言且置。食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卽去。婆羅門曰。向許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非忘也。談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得聞。今當略說。吾向所歎。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俯清流而滌器。或以澡漱。或以盥沐。嗟乎。今之純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減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耶。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怙羅者。我身是也。爲護正

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灑掃。像設肅然。其敬如在。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疍。女黠反。斯國。舊曰波羅奈國。訛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五國

婆羅泥

女黠反

斯國

戰主國

吠舍釐

力支反

國

弗栗恃國

尼波羅國

婆羅泥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殞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櫛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學。多信外道。少敬佛法。

氣序和。穀稼盛。果木扶疏。茂草羶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外道萬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雕石文木。茂林相蔭。清流交帶。鍤石天像。量減百尺。威嚴肅然。懍懍如在。

大城東北婆羅痾河西。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前建石柱。碧鮮若鏡。光潤凝流。其中常現如來影像。

婆羅痾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區界八分連

垣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僧徒一千五百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金隱起作菴沒羅果。右爲基陛輒作層龕龕帀四周節級百數皆有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鍤石佛像。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勢。

精舍西南有石窳堵波。無憂王建也。基雖傾陷尙餘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石含玉潤鑒照映徹慙懃祈請影見眾像善惡之相。時有見者。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處也。其側不遠窳堵波。是阿若橋陳如等見菩薩捨苦行遂不侍衛來至於此而自習定。

其傍窳堵波是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又三窳堵波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側有窳堵波。是梅咄麗耶。

唐言慈卽姓也。舊曰彌勒訛畧。

也。

菩薩受成佛記處。昔者如來在王舍城鷲峯山告

諸苾芻當來之世。此瞻部洲土地平正。人壽八萬歲。有婆羅門子慈氏者。身真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正覺。廣爲眾生三會說法。其濟度者皆我遺法植福眾生也。其於三寶深敬一心在家出家。持戒犯戒。皆蒙化導。證果解脫。三會說法之中。度我遺法之徒。然後乃化同緣善友。是時慈氏菩薩聞佛此說。從座起。

白佛言。願我作彼慈氏世尊。如來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果。如上所說。皆汝教化之儀也。

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受記之處。賢劫中人壽二萬歲。迦葉波佛出現於世。轉妙法輪。開化含識。授護明菩薩記曰。是菩薩於當來世。眾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成佛。號釋迦牟尼。

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長五十餘步。高可七尺。以青石積成。上作如來經行之像。像形傑異。威嚴肅然。肉髻之上。特出髻髮。靈相無隱。神鑒有徵。於其垣內。聖迹實多。諸精舍窣堵波數百。

餘所畧舉二三難用詳述。

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餘步。如來嘗中盥浴。次西大池。周一百八十步。如來嘗中滌器。次北有池。周百五十步。如來嘗中浣衣。凡此三池。並有龍止。其水既深。其味又甘。澄淨皎潔。常無增減。有人慢心。濯此池者。金毘羅獸多爲之害。若深恭敬。汲用無懼。浣衣池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袈裟之迹。其文明徹。煥如彫鏤。諸淨信者。每來供養。外道凶人。輕蹈此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

池側不遠。有窳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六牙象

王獵人利其牙也。詐服袈裟彎弧伺捕象王爲敬袈裟遂捩牙而授焉。

捩牙側不遠有窳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愍世無禮示爲鳥身。與彼獼猴白象於此相問。誰先見。是尼拘律樹。各言事迹。遂編長幼。化漸遠近。人知上下。

導俗側不遠。大林中有窳堵波。是如來昔與提婆達多俱爲鹿王。斷事之處。昔於此處大林之中。有兩羣鹿。各五百餘。時此國王。畋遊原澤。菩薩鹿王前請王曰。大王校獵中原。縱撩飛矢。凡我徒屬。命盡茲晨。不日腐臭。無所充膳。願欲次差。日輸一鹿。王有割鮮之

膳我延旦夕之命。王善其言。回駕而返。兩羣之鹿更次輸命。提婆羣中有懷孕鹿。次當就死。白其王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誰不寶命。嶋鹿歎曰。吾王不仁。死無日矣。乃告急菩薩。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恩及未形之子。吾今代汝。遂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大鹿王。今來入邑。都人士庶莫不馳觀。王之聞也。以爲不誠。門者白至。王乃信然。曰。鹿王何遽來耶。鹿曰。有嶋鹿當死。胎子未產。心不能忍。敢以身代。王聞歎曰。我人身鹿也。爾鹿身人也。於是悉放諸鹿。不復輸命。卽以其林爲諸鹿藪。因而謂之施

鹿林焉。鹿野之號自此而興。

伽藍西南二三里有窳堵波高三百餘尺。基趾廣峙。瑩飾奇珍。既無層龕。便置覆鉢。雖建表柱而無輪鐸。其側有小窳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

處也。初薩婆曷刺他悉陀

唐言一切義成。舊曰悉達多。訛畧也。

太子踰

城之後。棲山隱谷。忘身殉法。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舅氏二人曰。我子一切義成。捨家修學。孤遊山澤。獨處林藪。故命爾曹隨知所止。內則叔父伯舅。外則旣君且臣。凡厥動靜。宜知進止。五人銜命相望營衛。因卽勤求。欲期出離。每相謂曰。夫修道者。苦證耶。樂證

耶。二人曰。安樂爲道。三人曰。勤苦爲道。二三交爭。未有以明。於是太子思惟至理。爲伏苦行。外道節麻米以支身。彼二人者見而言曰。太子所行非眞實法。夫道也者。樂以證之。今乃勤苦非吾徒也。捨而遠遁。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行未證。菩提欲驗苦行非眞。受乳糜而證果。斯三人者聞而歎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六年苦行一旦捐功。於是相從求訪二人。旣相見。已匡坐高論。更相議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出王宮就荒谷。去珍服。披鹿皮。精勤勵志。貞節苦心。求深妙法。期無上果。今乃受牧女乳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

無能爲也。彼二人曰：君何見之晚歟？此猖蹶人耳。夫處乎深宮，安乎尊勝，不能靜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爲鄙賤人行，何可念哉！言增切怛耳。菩薩浴尼連河，坐菩提樹，成等正覺，號天人師，寂然冥默，惟察應度。曰：彼鬱頭藍子者，證非想定，堪受妙法。空中諸天尋聲報曰：鬱頭藍子命終已來，經今七日。如來歎惜斯何不遇，垂聞妙法，遽從變化，重更觀察，營求世界。有阿藍迦藍，得無所有處定，可授至理。諸天又曰：終已五日。如來再歎，愍其薄祐，又更諦觀，誰應受教。唯施鹿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來爾時起菩提樹。

趣鹿野園。威儀寂靜。神光晃曜。毫含玉彩。身真金色。安詳前進。導彼五人。斯五人遙見如來。互相謂曰。一切義成。彼來者是。歲月遽淹。聖果不證。心期已退。故尋吾徒。宜各默然。勿起迎禮。如來漸近。威神動物。五人忘制。拜迎問訊。侍從如儀。如來漸誘。示之妙理。兩安居畢。方獲果證。

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窅堵波。傍有澗池。周八十餘步。一名救命。又謂烈士。聞諸先志曰。數百年前有一隱士。於此池側結廬。屏迹博習。伎術究極。神理能使瓦礫爲寶。人畜易形。但未能馭風雲。陪僊駕。閱圖考

古更求僊術其方曰夫神僊者長生之術也將欲求學先定其志築建壇場周一丈餘命一烈士信勇昭著執長刀立壇隅屏息絕言自昏達旦求僊者中壇而坐手按長刀日誦神呪收視反聽遲明登僊所執銛刀變爲寶劍凌虛履空王諸僊侶執劍指麾所欲皆從無衰無老不病不死是人旣得僊方行訪烈士營求曠歲未諧心願後於城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隱士覩其相心甚慶悅卽而慰問何至怨傷曰我以貧窶傭力自濟其主見知特深信用期滿五歲當酬重賞於是忍勤苦忘艱辛五年將周一旦違失旣蒙

笞辱又無所得。以此爲心悲悼。誰恤。隱士命與同遊。來至草廬。以術力故。化具肴饌。已而令入池浴。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錢遺之。曰。盡當來求。幸無外也。自時厥後。數加重賂。潛行陰德。感激其心。烈士屢求。効命以報。知己。隱士曰。我求烈士。彌歷歲時。幸而會遇。奇貌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不聲耳。烈士曰。死尙不辭。豈徒屏息。於是設壇場。受僊法。依方行事。坐待日曛。曛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呪。烈士按銛刀。殆將曉矣。忽發聲叫。是時空中火下。煙焰雲蒸。隱士疾引此人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誠子無聲。何以驚叫。烈

士曰。受命後。至夜分。昏然若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躬來慰謝。感荷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殺害。受中陰身。顧屍歎惜。猶願歷世不言。以報厚德。遂見託生南印度大婆羅門家。乃至受胎。出胎備經苦辱。荷恩荷德。嘗不出聲。洎乎受業。冠婚喪親生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親戚屬咸見怪異。年過六十有五。我妻謂曰。汝可言矣。若不語者。當殺汝子。我時惟念已隔生世。自顧衰老。唯此稚子。因止其妻。令無殺害。遂發此聲耳。隱士曰。我之過也。此魔嬈耳。烈士感恩。悲事不成。憤恚而死。免火災難。故曰救命感恩而死。

又謂烈士池。

烈士池西有三獸窳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處。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猴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爲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耶。曰。涉豐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旣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虛己。分路營求。狐沿水濱。銜一鮮鯉。猴於林樹。採異華果。俱來至止。同進。老夫唯兔空還。遊躍左右。老夫謂曰。以吾觀之。爾曹未和。猴狐同志。

各能役心。唯兔空還。獨無相饋。以此言之。誠可知也。免聞譏議。謂獫狁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狐狁競馳。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辭畢。入火尋卽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狁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窳堵波。從此順苑。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中印度境。戰主國。周二千餘里。都城臨苑。伽河。周十餘里。居人豐樂。邑里相鄰。土地膏腴。稼穡時播。氣序和暢。風俗

淳質。人性獷烈。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並皆遵習小乘教法。天祠二十。異道雜居。

大城西北伽藍中。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印度記曰。此中有如來舍利一升。昔者世尊嘗於此處七日之中。爲天人眾顯說妙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鄰此復有慈氏菩薩像。形量雖小。威神嶷然。靈鑒潛通。竒迹間起。

大城東行二百餘里。至阿避陀羯刺拏僧伽藍。唐言不穿

耳。周垣不廣。彫飾甚工。花池交影。臺閣連甍。僧徒肅

穆。眾儀庠序。聞諸先志曰。昔大雪山北。覩貨邏國有

樂學沙門二三同志禮誦餘閑每相謂曰妙理幽玄
非言談所究聖迹昭著可足趾相尋宜詢莫逆親觀
聖迹於是二三交友杖錫同遊旣至印度寓諸伽藍
輕其邊鄙莫之見舍外迫風露內累口腹顏色憔悴
形容枯槁時此國王出遊近郊見諸客僧怪而問曰
何方乞士何所因來耳旣不穿衣又垢弊沙門對曰
我覩貨邏國人也恭承遺教高蹈俗塵率其同好觀
禮聖迹慨以薄福眾所同棄印度沙門莫顧羈旅欲
還本土巡禮未周雖迫勤苦心遂後已王聞其說用
增悲感卽斯勝地建立伽藍白氎題書爲之制曰我

惟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三寶之靈祐也。旣爲人王受佛付囑。凡厥染衣吾當惠濟。建此伽藍式招羈旅。自今已來諸穿耳僧。我此伽藍不得止舍。因其事迹故以名焉。

阿避陀羯刺拏伽藍東南行百餘里。南渡菟伽河。至摩訶娑羅邑。並婆羅門種不遵佛法。然見沙門先訪學業。知其強識方深禮敬。

菟伽河北有那邏延天祠。重閣層臺。奐其麗飾。諸天之像鑄石而成。工極人謀。靈應難究。那邏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半陷地。

前建石柱高餘二丈。上作師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昔於此處有曠野鬼。恃大威力。噉人血肉。作害生靈。肆極妖崇。如來愍諸眾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齊以不殺之戒。諸鬼承教。奉以周旋。於是舉石請佛安坐。願聞正法。克念護持。自茲厥後。無信之徒。競共推移。鬼置石座。動以萬數。莫之能轉。茂林清池。周基左右。人至其側。無不心懼。

伏鬼側不遠。有數伽藍。雖多傾毀。尙有僧徒。並皆遵習大乘教法。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一窳堵波基。已傾陷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寂滅之後。八國大王分舍。

利也。量舍利婆羅門蜜塗瓶內分授諸王。而婆羅門持瓶以歸。既得所黏舍利。遂建窣堵波。拜瓶置內。因以名焉。後無憂王開取舍利瓶。改建大窣堵波。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從此東北渡。疏伽河行百四十六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毘舍離國。訛也。中印度境。

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華果茂盛。菴沒羅果茂。遮果既多且貴。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福重學。邪正雜信。伽藍數百。多已圯壞。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數十。異道雜居。露形之徒寔繁其黨。

吠舍釐城已甚傾頽。其故基址周六七十里。宮城周

四五里少有居人。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少。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傍有窳堵波。是昔如來說毗摩羅詰經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其東有窳堵波。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

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窳堵波。是吠舍釐王之所建也。佛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式修崇建。印度記曰。此中舊有如來舍利一斛。無憂王開取九斗。唯留一斗。後有國王復欲開取。方事興工。尋則地震。遂不敢開。其西北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石柱高五六十尺。上作師子之像。石柱南有池。是羣獼猴爲

佛穿也。在昔如來曾住於此。池西不遠有窳堵波。諸獼猴持如來鉢上樹取蜜之處。池南不遠有窳堵波。是諸獼猴奉佛蜜處。池西北隅猶有獼猴形像。

伽藍東北三四里有窳堵波。是毗摩羅詰。

唐言無垢稱舊曰淨

名。然淨則無垢。名則是稱義。雖取同名。名乃有異。舊曰維摩詰。訛畧也。故宅基趾多有靈

異。去此不遠有一神舍。其狀疊甗。傳云積石。卽無垢稱長者現疾說法之處。去此不遠有窳堵波。長者子寶積故宅也。去此不遠有窳堵波。是菴沒羅女故宅。佛姨母等諸苾芻尼於此證入涅槃。

伽藍北三四里有窳堵波。是如來將往拘尸那國入

般涅槃。人與非人隨從世尊至此佇立。次西北不遠有窳堵波。是佛於此最後觀吠舍釐城。其南不遠有精舍。前建窳堵波。是菴沒羅女園持以施佛。

菴沒羅園側有窳堵波。是如來告涅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曰。其得四神足者能住壽一劫。如來今者當壽幾何。如是再三。阿難不對。天魔迷惑故也。阿難從坐而起。林中宴默。時魔來請佛曰。如來在世教化已久。蒙濟流轉。數如塵沙。寂滅之樂。今其時矣。世尊以少土置爪上而告魔曰。地土多耶。爪土多耶。對曰。地土多也。佛言。所度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地土。卻

後三月吾當涅槃。魔聞歡喜而退。阿難林中忽感異夢。來白佛言。我在林間。夢見大樹。枝葉茂盛。蔭影蒙密。驚風忽起。摧散無餘。將非世尊欲入寂滅。我心懷懼。故來請問。佛告阿難。吾先告汝。汝爲魔蔽。不時請留。魔王勸我早入涅槃。已許之期。斯夢是也。

告涅槃期。側不遠有窳堵波。千子見父母處也。昔有僊人。隱居巖谷。仲春之月。鼓濯清流。麀鹿隨飲。感生女子。姿貌過人。惟腳似鹿。僊人見已。收而養焉。其後命令求火。至餘僊廬。足所履地。迹有蓮華。彼僊見已。深以奇之。令其繞廬。方乃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還。

時梵豫王畋遊見華尋迹以求悅其奇怪同載而返相師占言當生千子餘婦聞之莫不圖計日月旣滿生一蓮華華有千葉葉生一子餘婦誣罔咸稱不祥投菴伽河隨波泛濫烏耆延王下流遊觀見黃雲蓋乘波而來取以開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有大力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威乘勝將次此國時梵豫王聞之甚懷震懼兵力不敵計無所出矣是時鹿女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寇戎臨境上下離心賤妾愚衷能敗強敵王未之信也憂懼良深鹿女乃昇城樓以待寇至千子將兵圍城已而鹿女告曰莫爲逆事我

是汝母汝是我子。千子謂曰。何言之謬。鹿女手接兩乳。流注千歧。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解甲歸宗。釋兵返族。兩國交歡。百姓安樂。

千子歸宗。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經行舊迹。指告眾曰。昔吾於此歸宗。見親欲知。千子卽賢劫中千佛是也。述本生。東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光明時。燭祈請。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陀羅尼等經。重閣講堂餘址也。講堂側不遠有窣堵波。中有阿難半身舍利。去此不遠。有數百窣堵波。欲定其數。未有克知。是千獨覺入寂滅處。吠舍釐城內外周隍。聖迹繁多。難以具舉。形

勝故墟魚鱗間峙。歲月驟改炎涼。亟移林旣摧殘池亦枯涸。朽株餘迹其詳驗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宰堵波栗咕

昌葉反。

婆子

舊曰離車子。訛也。

別如來處。如來自吠舍釐城趣拘尸那國。

諸栗咕婆子聞佛將入寂滅。相從號送。世尊旣見哀慕。非言可喻。卽以神力化作大河。崖岸深絕。波流迅急。諸栗咕婆悲慟以止。如來留鉢爲作追念。

吠舍釐城西北減二百里有故城。荒蕪歲久。居人曠少。中有宰堵波。是佛在昔爲諸菩薩人天大眾引說本生修菩薩行。曾於此城爲轉輪王。號曰摩訶提婆。

唐言 大天 有七寶應王四天下。觀衰變之相。體無常之理。 眞懷高蹈忘情大位。捨國出家。染衣修學。

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率堵波。是七百賢聖重結 集處。佛涅槃後百一十年。吠舍釐城有諸苾芻遠離 佛法。謬行戒律。時長老耶舍陀住憍薩羅國。長老三 菩伽住秣兔羅國。長老釐波多住韓若國。長老沙羅 住吠舍釐國。長老富闍蘇彌羅住娑羅梨弗國。諸大 羅漢。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稱。眾所知識。 皆是尊者阿難弟子。時耶舍陀遣使告諸賢聖。皆可 集吠舍釐城。猶少一人未滿七百。是時富闍蘇彌羅

以天眼見諸大賢聖集議法事。遵神足至法會時。三
菩伽於大眾中。右袒長跪。揚言曰。眾無譁。欽哉念哉。
昔大聖法王善權寂滅歲月。雖淹言教尙在。吠舍釐
城懈怠。苾芻謬於戒律。有十事出。違十力教。今諸賢
者深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難指誨。念報佛恩。重宣聖
旨。時諸大聖莫不悲感。卽召集諸苾芻。依毘奈耶。訶
責制止。削除謬法。宣明聖教。

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溼吠多補羅。僧伽
藍層臺輪奐重閣。輦飛僧眾清肅。並學大乘。其傍則
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窳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南趣摩揭陀國。北顧吠舍釐城中途止息遺迹之處。

溼吠多補羅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苑伽河南北岸各有一窳堵波。是尊者阿難陀分身與二國處。阿難陀者。如來之從父弟也。多聞總持。博物強識。佛去世後。繼大迦葉任持正法。導進學人。在摩揭陀國於林中經行。見一沙彌諷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紛亂。阿難聞已。感慕增懷。徐詣其所。提撕指授。沙彌笑曰。大德耄矣。所言謬矣。我師高明。春秋鼎盛。親承示誨。誠無所誤。阿難默然退而歎曰。我年雖邁。爲諸眾生欲

久住世住持正法然眾生垢重難以誨語久留無利
可速滅度於是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渡菟伽河
泛舟中流時摩揭陀王聞阿難去情深戀德卽嚴戎
駕疾馳追請數百千眾營軍南岸吠舍釐王聞阿難
來悲喜盈心亦治軍旅奔馳迎候數百千眾屯集北
岸兩軍相對旌旗翳日阿難恐鬪其兵更相殺害從
舟中起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卽入寂滅化火焚骸骸
又中析一墮南岸一墮北岸於是二王各得一分舉
軍號慟俱還本國起宰堵波而修供養從此東北行
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

北人謂三伐恃國北印度境

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地膏腴。花果茂盛。氣序微寒。人性躁急。多敬外道。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二乘兼功通學。天祠數十。外道實眾。國大都會。號占戍拏。多已頽毀。故宮城中。尙有三千餘家。若村若邑也。

大河東北有伽藍僧徒寡少。學業清高。從此西行。依河之濱。有牽堵波。高餘三丈。南帶長流。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越在佛世。五百漁人結儔。附黨。漁捕水族。於此河流得一大魚。有十八頭。頭各兩眼。諸漁人方欲害之。如來在吠舍釐國。天眼見。與悲心。乘其時而

化導因其機而啟悟。告諸大眾。弗栗恃國有大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爾宜知時。於是大眾圍繞神足。凌虛至於河濱。如常敷座。遂告諸漁人。爾勿殺魚。以神通力開方便門。威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貫解人情。爾時如來知而故問。汝在前身曾作何罪。流轉惡趣。受此弊身。魚曰。昔承福慶。生自豪族。大婆羅門。劫比他者。我身是也。恃其族姓。凌滅人倫。恃其博物鄙賤經法。以輕慢心。毀讟諸佛。以醜惡語。詈辱眾僧。引類形比。謂若駝驢象馬。諸醜形對。由此惡業。受此弊身。尚資宿善。生遭佛世。目覩聖化。親承聖教。因

而懺謝悔先作業。如來隨機攝化。如應開導。魚既聞法。於是命終。承茲福力。上生天宮。於是自觀其身。何緣生此。既知宿命。念報佛恩。與諸天眾。肩隨戾止。前禮既畢。右繞退立。以天寶香花。持用供養。世尊指告漁人。爲說妙法。俱卽感悟。輸誠禮懺。裂網焚舟。歸眞受法。既服染衣。又聞至教。皆出塵垢。俱證聖果。

渡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窰堵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法。度諸天人。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窰堵波。如來昔於此處爲諸苾芻制戒。次西不遠。有如來髮爪窰堵波。如來昔於此

處近遠邑人相趨輻湊焚香散花燈炬不絕從此西

北千四五百里踰山入谷至尼波羅國

中印度境

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宜穀稼多花果出赤銅犛牛命命鳥貨用赤銅錢氣序寒冽風俗險詖人性剛獷信義輕薄無學藝有工巧形貌醜弊衰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外道異學其數不詳王刹帝利栗咕婆種也志學清高純信佛法近代有王號鶩輸伐摩

唐言光賈

碩學聰獻自製聲

明論重學敬德遐邇著聞都城東南有小水池以人

火投之水即焰起。更投餘物亦變為火。從此復還吠

舍釐國南渡。疏伽河至摩揭陀國。

舊曰摩伽陀。又曰摩竭提。皆訛也。中

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一國

摩揭陀國上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麤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溼。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溫暑。崇重志學。尊敬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萬有餘人。竝

多宗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寔多。

碗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址尙在。

昔者人壽無量。歲時號拘蘇摩補羅城。唐言香花宮城。王宮

多花。故以名焉。逮乎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

舊曰巴連弗邑。訛也。初有婆羅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授

業。諸學徒相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儕謂曰。

夫何憂乎。曰。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

成。願此爲言。憂心彌劇。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爲

子求媾婚親。乃假立二人爲男父母。二人爲女父母。

遂坐波吒釐樹。謂女聲樹也。採時果。酌清流。陳婚姻。

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父攀華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無辭焉。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絃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有一姬攜引少女。竝賓從盈路。袷服奏樂。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讌。經七日焉。學徒疑爲獸害。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諸友人同往林中。咸見華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驅馳往來。而

彼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主禮備。諸友還城具告遠近。暮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留止。棲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生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志。於是役使靈徒。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爲築城。白爾之後。因名波吒釐子城焉。

王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獄處。釋

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有阿輸迦

唐言無憂舊曰阿育訛也。

王者頻毗娑羅

唐言影堅舊曰頻婆娑羅訛也。

王之曾孫也。自王舍

城遷都波吒釐重築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浸遠。唯餘

故基伽藍天祠及窳堵波餘址數百。存者二三。唯故宮北臨疏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無憂王嗣位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鑪。銛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塗。招募凶人。立爲獄主。初以國中犯法罪人。不校輕重。總入塗炭。後以行經獄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滅口焉。時有沙門初入法眾。巡里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擒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禮懺。俄見一人。縛來入獄。斬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肢體糜散。沙門見已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無學果。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

既證聖果。心夷生死。雖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蓮華。而爲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王遂躬觀。深讚靈祐。獄主曰。大王當死。王曰。云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刑。獄凡至獄垣。皆從殺害。不云王入而獨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令。豈除汝身。汝久濫生。我之咎也。卽命獄卒。投之洪鑪。獄主既死。王乃得出。於是頽牆堙塹。廢獄寬刑。

地獄南不遠。有窳堵波。基址傾陷。唯餘覆鉢之勢。寶爲廁飾。石作欄檻。卽八萬四千之一也。無憂王以人功。建於宮焉。中有如來舍利一升。靈鑿間起神光。時

燭無憂王廢獄之後。遇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機導化。王謂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不遭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宰堵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弘誓心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爲廣說獻土之因。如來懸記興建之功。無憂王聞已。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含靈有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今爾鬼神戮力同心。境極贍部戶滿拘胝。以佛舍利起宰堵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鬼神受旨。在所興功。

功既成已咸來請命。無憂王既開八國所建諸窳堵
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
時藏下舍利。心雖此冀事未從。欲羅漢白王命神鬼
至所期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王
承此旨宣告鬼神。逮乎期日無憂王觀候光景日正
中時羅漢以神通力伸手蔽日。營建之所咸皆瞻仰
同於此時功績咸畢。

窳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迹猶存
其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兩迹俱有輪相。十指皆
帶花文。魚形暎起。光明時照。昔者如來將取寂滅。北

趣拘尸那城南。顧摩揭陀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
今最後留此足跡。將入寂滅。顧摩揭陀也。百歲之後。
有無憂王。命世君臨。建都此地。匡護三寶。役使百神。
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固迹石。既近宮城。
恆親供養。後諸國王。競欲舉歸。石雖不大。眾莫能轉。
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遂卽石所欲滅。聖迹鑿已。
還平。文彩如故。於是捐棄。碗伽河流。尋復本處。其側
窳堵波。卽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佛迹精舍側。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
其大畧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贍部洲施佛法僧。

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辭云云大畧斯在。

故宮北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無憂王爲

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無憂王有同母弟名

摩醯因陀羅

唐言大帝

生自貴族服僭王制奢侈縱暴眾

庶懷怨國輔老臣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已太甚夫

政平則國治人和則主安古之明訓由來久矣願存

國典收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燾生

靈况爾同胞豈忘惠愛不先匡導已陷刑法上懼先

靈下迫眾議摩醯因陀羅稽首謝曰不自謹行敢干

國憲願賜再生更寬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

珍羞上饌進奉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旣深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空。示神迹。尋出塵俗。遠棲巖谷。無憂王躬往。謂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果。旣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羈愛網。心馳聲色。今出危城。志脫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壑。王曰。欲靜心慮。豈必幽巖。吾從爾志。當爲崇樹。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備珍羞。爾曹相率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爲牀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衆會旣已。王告神曰。石座縱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疊爲虛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無

憂王躬往迎請止此山廬。

故宮北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功。作爲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

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無憂王爲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立。傍有故臺餘基積石。池沼漣漪清澗澄鑿。鄰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濯罪垢消滅。

山西南有五窾堵波。崇基已陷餘址尙高遠而望之。鬱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於上重更修建小窾堵波。印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萬四千窾堵波。已尙餘。

五升舍利故別崇建五窠堵波。製奇諸處靈異間起。以表如來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難陀王建此五藏以儲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與動軍師躬臨發掘。地震山傾雲昏日翳。窠堵波中大聲雷震。士卒僵仆象馬驚奔。自茲已降無敢顛覷。或曰眾議雖多未爲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

居勿反。

屈吒阿濫摩

唐言雞園。

僧伽藍無憂

王之所建焉。無憂王初信佛法也。式遵崇建。修植善種。召集千僧。凡聖兩眾。四事供養。什物周給。頽毀已

久基址尙存。

伽藍側有大窳堵波名阿摩落伽阿摩落迦者印度藥果之名也。無憂王遭疾彌留。知命不濟。欲捨珍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誠勿從欲。其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臣曰。瞻部洲主今是何人。諸臣對曰。唯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非主。唯此半果而得自在。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高。稱謂臨終。匱乏。見逼強臣。天下非己。半果斯在。乃命侍臣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詣彼雞園。施諸眾僧。作如是說。昔一瞻部洲主。今半阿摩落王。稽首大德僧。

前願受最後之施。凡諸所有皆已喪失。唯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貧乏。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大王宿期弘濟。虐疾在躬。姦臣擅命。積寶非己。半果爲施。承王來命。普施眾僧。卽召典事。羹中總煮。收其果核。起窰堵波。旣荷厚恩。遂旌願命。

阿摩落伽窰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窰堵波。謂建憊稚聲。初此城內伽藍百數。僧徒肅穆。學業清高。外道學人銷聲緘口。其後僧徒相次殂落。而諸後進莫繼前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藝。於是命儔召侶。千計萬數。來集僧坊。揚言唱曰。夫擊憊稚。招集學人。羣愚同止。

謬有扣擊。遂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僧徒雖眾。辭論庸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藍不得擊。毘稚以集眾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恥。忍詬而退。十二年間不擊。毘稚時南印度那伽闕刺樹那菩薩。唐言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諸學人等。辭屈外道。不擊。毘稚日月驟移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猛曰。波吒釐城外道博學。爾非其儔。吾今行矣。提婆曰。欲摧腐草。詎必傾山。敢

承指誨黜諸異學。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優劣。然後圖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歎曰。謬辭易失。邪義難扶。爾其行矣。摧彼必矣。提婆菩薩夙擅高名。波吒釐城外道聞之也。卽相召集。馳白王曰。大王昔紆聽覽。制諸沙門。不擊犍。稚願垂告。命令諸門候鄰境。異僧勿使入城。恐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婆旣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使易衣服。疊僧加胝。置草束中。裹裳疾驅。負戴而入。旣至城中。棄草披衣。至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旣寡。莫有相舍。遂宿犍稚臺。

上於晨朝時便大振擊衆聞伺察乃昨客遊苾芻諸僧伽藍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提婆提婆曰夫憊稚者擊以集衆有而不用懸之何爲王人報曰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法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恥王乃召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殺身以謝於是外道競陳旗鼓誼談異義各曜辭鋒提婆菩薩旣昇論座聽其先說隨義折破曾不浹辰推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悅建此靈基以旌至德

建擊鍵椎窄堵波北有故基。昔鬼辯婆羅門所居處也。初此城中有婆羅門，葺宇荒藪，不交世路，祠鬼求福，魍魎相依，高論劇談，雅辭響應。人或激難，垂帷以對舊學，高才無出其右。士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溼縛，窶沙唐言馬鳴。菩薩者，智周萬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此婆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名。將非神鬼相依，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辯資鬼授，言不對人，辭說一聞，莫能再述。吾今往彼，觀其舉措，遂卽其廬而謂之曰：仰欽盛德，爲日已久。幸願褻帷，敢伸宿志。而婆羅門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不面

談馬鳴心知鬼魅情甚自負辭畢而退謂諸人曰吾
已知之摧彼必矣尋往白王唯願垂許與彼居士較
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證三明具六通何
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鑿辯論是時馬鳴論三藏
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縱橫高論清遠而婆羅門既
述辭已馬鳴重曰失吾旨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
然杜口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速授辭疾
褰其帷視占其怪婆羅門惶遽而曰止止馬鳴退而
言曰此子今晨聲聞失墜虛名非久斯之謂也王曰
非夫盛德誰鑿左道知人之哲絕後光前國有常典

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址其傍有宰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近遠眾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鞞羅釋迦伽藍庭宇四院觀閣三層崇臺累仞重門洞啟頻毘娑羅王末孫之所建也旌召高才廣延俊德異域學人遠方髦彥尙類相趨肩隨戾止僧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精舍上置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列戶牖棟梁塼垣階陛金銅隱起厠間莊嚴中精舍佛立

像高三丈。左多羅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像。凡斯三像。鑄成。威神肅然。冥鑒遠矣。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升。靈光或照。奇瑞間起。

鞞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雲石幽蔚。靈僊攸舍。毒蛇暴龍窟穴。其藪猛獸。摯鳥棲伏。其山頂有大磐石。上建窠堵波。其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此。坐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天靈聖。供養如來。鼓天樂。雨天華。如來出定。諸天感慕。以寶金銀起窠堵波。去聖逾邈。寶變爲石。自古迄今。人未有至。遙望高山。乃見異類。長蛇猛獸羣。

從右旋。天僊靈聖肩隨讚禮。

山東岡有窳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陀國所履之

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負嶺崇基。疏崖

峙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乘法教。瞿那末底

唐言德慧

菩薩伏外道之處。初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

佉之法而習道焉。學窮內外。言極空有。名高前烈。德

重。當時君王珍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鄰

國學人承風仰德。儔之先進。誠博達也。食邑二城。環

居封建。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敏達。早擅清微。學

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沓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命

一門人裁書謂曰敬問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精習舊學二年之後摧汝嘉聲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曰年期已極學業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懷惶懼誠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之後不得居止沙門異道遞相宣告勿有犯違時德慧菩薩杖錫而來至摩沓婆邑邑人守約莫有相舍諸婆羅門更詈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乎宜時速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摧異道冀宿其邑因以慈心卑辭謝曰爾曹世諦之淨行我又勝義諦之淨行淨行旣同何爲見拒婆羅門因不與言但

事驅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猛獸羣行爲暴有
淨信者恐爲獸害乃束蘊持杖謂菩薩曰南印度有
德慧菩薩者遠傳聲聞欲來論議故此邑主懼墜嘉
聲重垂嚴制勿止沙門恐爲物害故來相援行矣自
安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我是也淨行
聞已更深恭敬謂德慧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卽出
深林止息空澤淨信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
謂德慧曰可以行矣恐人知聞來相圖害德慧謝曰
不敢忘德於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
遠而至願王垂許與摩沓婆論王聞驚曰此妄人耳

卽命使臣往摩沓婆所宣王旨曰有異沙門來求談論今已瑩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來儀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甚不悅事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豪族咸皆集會欲聽高談德慧先立宗義洎乎景落摩沓婆辭以年衰智昏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難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六日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爾有高才無忘所恥摩沓婆死匿不發喪更服鮮綺來至論會眾咸誼譁更相謂曰摩沓婆自負才高恥對德慧故遣婦來優劣明矣德慧

菩薩謂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妻知難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然。德慧曰。惜哉。摩沓婆死矣。其妻欲來與我論耳。王曰。何以知之。願垂指告。德慧曰。其妻之來也。而有死喪之色。言含哀怨之聲。以故知之。摩沓婆死矣。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如所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軌。無爲守道。含識霑化。依先國典。褒德有常。德慧曰。苟以愚昧體道。居貞存止。足論齊物。將弘汲引。先摧傲慢。方便攝化。今其時矣。唯願大王以摩沓婆邑戶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人。則垂誠來葉。流美無窮。唯彼淨信。

見匡護者福延于世食用同僧以勸清信以褒厚德。於是建此伽藍式旌勝迹初摩沓婆論敗之後十數淨行逃難隣國告諸外道恥辱之事招募英俊來雪前恥王既珍敬德慧躬往請曰今諸外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羣敢聲論鼓唯願大師摧諸異道德慧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欣然相慰我曹今日勝其必矣。時諸外道闡揚義理德慧菩薩曰今諸外道逃難遠遊如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與彼對論德慧有負座豎素聞餘論頗閑微旨侍立於側聽諸高談德慧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眾咸驚駭異其所命。

時負座豎便卽發難深義泉涌清辯響應三復之後
外道失宗重挫其銳再折其翮自伏論已來爲伽藍
邑戶。

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尸羅跋陀

羅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馬竦一危峯如宰堵

波置佛舍利論師三摩呬吒國之王族婆羅門之種
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
陀僧伽藍遇護法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諮以究
竟之致問以解脫之路旣窮至理亦究微言名擅當
時聲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蹟索隱窮幽洞微聞

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鼓求論曰我南
印度之人也承王國內有大論師我雖不敏願與詳
議王曰有之誠如議也乃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
有外道不遠千里來求較論唯願降跡赴集論場護
法聞已攝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前進
請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日潛暉傳燈寂照外道
蟻聚異學蜂飛故我今者將摧彼論戒賢曰恭聞餘
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因而允焉是時戒賢年
甫三十衆輕其少恐難獨任護法知眾心之不平乃
解之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逮

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弘闡大猷盡
其幽致戒賢循理責實深極幽玄外道辭窮蒙恥而
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辭曰染衣之士事資知
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爲王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潛不
有旌別無勵後學爲弘正法願垂哀納論師辭不獲
已受此邑焉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戶式修供
養。

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河至伽耶城
甚險固少居人唯婆羅門有千餘家大僊人之祚胤
也主所不臣眾咸宗敬城北三十餘里有清泉印度

相傳謂之聖水。凡有飲濯罪垢消除。

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溪谷杳冥峯巖危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頂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靈鑿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於此演說寶雲等經。

伽耶山東南有窣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南有二

窣堵波則伽耶迦葉波捺地迦葉波

舊曰那提迦葉訛也。泊諸迦葉

例無波字。畧也。事火之處。

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山。

唐言前正

覺山如來將證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覺也如來勤求六歲未成正覺後捨苦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遊目此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岡登以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菩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止於此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菩薩下自西南止半崖中背巖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卽之加趺坐焉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空中唱曰此非如來成正覺處自此西南十四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畢鉢羅樹下有金剛座去來諸佛咸於此座而成正覺願當就彼菩薩方起室中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

唯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既知非取證所。爲遂龍意

留影而去

影在昔日賢愚咸覩。洎於今時或有得見也。

諸天前導往菩提

樹遶乎無憂王之興也。菩薩登山上下之迹。皆樹旌
表。建窳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華雨空中。或光
照幽谷。每歲罷安居日。異方法俗。登彼供養信宿。乃
還前正覺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疊輒
崇峻險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餘步。奇樹名華連。
陰接影細。莎異草彌漫。緣被正門東闢。對尼連禪河。
南門接大華池。西阨險固。北門通大伽藍塢垣內地。
聖迹相鄰。或窳堵波。或復精舍。並瞻部洲諸國君王。

大臣豪族欽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音賢劫初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卞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焉。證聖道所亦曰道場六地震動獨無傾搖是故如來將證正覺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靜不傾。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彌覆無復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剛座暈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舊曰此菩薩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胸臆矣。

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卽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榦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是日也。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千萬眾。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漑以洗。於是奏音樂。列香華燈炬。繼日競修供養。如來寂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衰道。毀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剪伐。根莖枝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令事火婆羅門。燒以祠天。煙焰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含翠。因而謂之。

灰菩提樹。無憂王覩異悔過。以香乳溉餘根。泊乎將
旦。樹生如本。王見靈怪。重深欣慶。躬修供養。樂以忘
歸。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其樹。無
憂王旦將禮敬。惟見蘖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
溉灌。不日還生。王深敬異。疊石周垣。其高十餘尺。今
猶見在。近設賞迦王者。信受外道。毀嫉佛法。壞僧伽
藍。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盡根抵。乃縱火焚燒。以甘
蔗汁沃之。欲其焦爛。絕滅遺萌。數月後。摩揭陀國補
刺拏伐摩王。唐言滿曹無憂王之末孫也。聞而歎曰。慧日
已隱。唯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覩。舉身投地哀感。

動物以數千牛搆乳而漑。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後剪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樹隱於石壁上。出二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廣二十餘步。疊以青甌。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鏤作奇製。或連珠形。或天僊像。上置金銅阿摩落迦果。

亦謂寶瓶

又稱寶臺東面接為重閣。簷宇特起三層。檠柱棟梁。戶扉

寮牖。金銀彫鏤以飾之。珠玉厠錯以填之。奧室邃宇。洞戶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室。左則觀自在菩薩像。右則慈氏菩薩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舍故地。無

憂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傳聞天神在雪山中。遂與其弟往求願焉。天曰。凡諸願求有福方果。非汝所祈。非我能遂。婆羅門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返往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興諸供養。所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弟鑿水池。於是廣修供養。勤求心願。後皆果遂。爲王大臣。凡得祿賞。皆入檀捨。精舍旣成。招募工人。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來告眾曰。

我善圖寫如來妙相。眾曰：今將造像，夫何所須？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燈照我。入已，堅閉其戶。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眾皆如其命。尙餘四日未滿。六月眾咸駭異，開以觀之。見精舍內佛像儼然，結加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斂，右手垂東面而坐。肅然如在座，高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慈顏若眞，唯右乳上塗瑩未周，旣不見人。方驗神鑒，眾咸悲歎。慙懃請知，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羅門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

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來嬈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爲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倣昔下垂。眾知靈鑒。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周。填廁眾寶珠纓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欲毀此像。旣覩慈顏。心不安忍。回駕將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懼而歎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身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宣行。乃召信心以爲役使。遂於像前橫壘甑。

壁心慙冥闇又置明燈。輒壁之前畫自在天。功成報命。王聞心懼。舉身生炮肌。膚攪裂。居未久之。便喪沒矣。宰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今尚在。神功不虧。旣處奧室。燈炬相繼。欲覩慈顏。莫由審察。必於晨朝。持大明鏡。引光內照。乃覩靈相。夫有見者。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日也。上座部則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來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于座。

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行十餘步。異華隨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壘甃爲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曰。此聖迹。基表人命之修短也。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隨壽修短。數有增減。

經行基北道左磐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舉目上望。昔者如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暫捨。爲報樹恩。故此瞻望。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鑰石佛像。飾以奇珍。東面而立。前有青石奇文。異彩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口思惟。放

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悠遠寶變爲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窳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菩薩旣濯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自惟念何以爲座尋自發明當須淨草天帝釋化其身爲刈草人荷而逐路菩薩謂曰所荷之草頗能惠耶化人聞命恭以草奉菩薩受已執而前進。

受草東北不遠有窳堵波是菩薩將證佛果青雀羣鹿呈祥之處印度休徵斯爲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羣從飛繞效靈顯聖。

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窳堵波是魔王燒菩薩處

也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策說不行。殷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菩薩威神衰變。冶容扶羸。策杖相携而退。

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旣稱靈聖。時燭光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七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甗室。各有地神之像。昔者如來將成正覺。一報魔至。一爲佛證。後人念功。圖形旌德。

菩提樹垣西北不遠有窳堵波。謂鬱金香高四十餘尺。漕矩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漕矩吒國有大商主。

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輕蔑佛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侶質遷有無。泛舟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罄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戮力同志。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濟。俄見大山崇崖。峻嶺兩日聯暉。重明照朗。時諸商侶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宜於中止。得自安樂。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鬚鬣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帆飄湊。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宜各至誠。稱其名字。遂卽同聲歸命。稱念崇山。旣隱兩日。亦沒。俄見沙門威儀。

庠序杖錫凌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本國矣因卽
信心貞固求福不回建窳堵波式修供養以鬱金香
泥而周塗上下旣發信心率其同志躬禮聖迹觀菩
提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
悠間鄉國遼遠昔所建立窳堵波者我曹在此誰其
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有窳堵波駭其由致卽前
瞻察乃本國所建窳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鬱金爲
名。

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窳堵波傍有精舍中
作佛坐像昔如來初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轉

妙法輪。

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一大窳堵波。在昔如來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樹垣之內。聖迹鱗次。差難徧舉。

菩提樹垣外西南窳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宅。其側窳堵波。牧女於此煮糜。次此窳堵波。如來受糜處也。菩提樹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清瀾澄鏡。龍魚潛宅。婆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所鑿也。次南一池。在昔如來初成正覺。方欲浣濯。天帝釋爲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浣衣已。方欲曝曬。天帝釋自大雪山

持來也。其側窳堵波如來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窳堵波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處。

帝釋化池東林中有目支鄰陀龍王池。其水清黑其味甘美。西岸有小精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成正覺於此宴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來。卽以其身繞佛七匝。化出多頭俯垂爲蓋。故池東岸有其室焉。目支鄰陀龍池東林中精舍有佛羸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步。南北各有畢鉢羅樹。故今土俗諸有嬰疾香油塗像。多蒙除差。是菩薩修苦行處。如來爲伏外道。又受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

一麥形容憔悴。膚體羸瘠。經行往來。攀樹後起。

菩薩苦行畢。鉢羅樹側有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彷徨山澤。棲息林泉。時淨飯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太子既修苦行。憍陳如等亦卽勤求。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窣堵波。菩薩入尼連禪那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乳糜。其側窣堵波。二長者獻麩蜜處。佛在樹下結跏趺坐。寂然冥默。受解脫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凝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

上獲大善利。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麩蜜奉上。世尊納受。

長者獻麩。側有窳堵波。四天王奉鉢處。商主旣獻麩。蜜。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納受。以爲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銀鉢。乃至頗胝琉璃馬腦車渠眞珠等鉢。世尊如是皆不爲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總受之。次第重壘。按爲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際焉。

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窳堵波。如來爲母說法處也。

如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自天宮降於此處世尊隨機示教利喜其側涸池岸有窳堵波在昔如來現諸神變化有緣處現神變側有窳堵波如來度優婁頻螺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善導隨應降伏時優婁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受佛教迦葉波曰吾亦與尔俱返迷途於是相從來至佛所如來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具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尼連河捺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泛與其門人候兄動靜既見改轍亦隨染衣伽耶迦葉波與二百門人聞其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

願修梵行。度迦葉波兄弟。西北窳堵波。是如來伏迦
葉波所事。火龍處。如來將化其人。先伏所宗。乃止梵
志。火龍之室。夜分已後。龍吐煙焰。佛既入定。亦起火
光。其室洞然。猛燄炎熾。諸梵志師。恐火害佛。莫不奔
赴。悲號愍惜。優婁頻螺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
未必火也。當是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龍盛置
鉢中。清旦持示外道門人。其側窳堵波五百。獨覺同
入涅槃處也。目支鄰陀龍池南。窳堵波迦葉波。救如
來溺水處也。迦葉兄弟時。推神通遠近。仰德黎庶。歸
心世尊。方導迷徒。大權攝化。輿布密雲。降注暴雨。周

佛所居令獨無水。迦葉是時見此雲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漂溺。泛舟來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踏河中流。水分沙現。迦葉見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此龍者殃累宿積報受生盲。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正覺。我眼盲冥于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明。賢劫之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菩提樹垣東門側有窳堵波。魔王怖菩薩之處。初魔

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眾，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脅菩薩。於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煙，揚沙激石，備矛楯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是入大慈定，凡厥兵仗，變爲蓮華。魔軍怖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窳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垣牆高三四丈。極工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厠以珍寶，諸窳堵波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

其骨舍利大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大眞珠。色帶紅縹。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之日。出示眾人。卽印度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正月十五日也。此時也。或放光。

或雨華。僧徒減千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律儀清肅。戒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羅國其王淳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家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輕邊鄙。於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門悲歎苦不能言。王曰。將何所負。若此殷憂。沙門曰。我憑恃國威遊方。問道羈旅異域。載羅寒暑。動遭凌辱。語見譏誚。負斯憂恥。詎得歡心。王曰。若是者何謂也。曰。誠願大王

福田爲意於諸印度建立伽藍旣旌聖迹又擅高名
福資先王恩及後嗣曰斯事甚美聞之何晚於是
以國中重寶獻印度王王旣納貢義存懷遠謂使臣曰
我今將何持報來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印度大
吉祥王大王威德遠振惠澤遐被下土沙門欽風慕
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寓諸伽藍莫之見館艱辛已
極蒙恥而歸竊圖遠謀貽範來葉於諸印度建一伽
藍使客遊乞士息肩有所兩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
如來潛化遺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辭
報命羣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議建立沙門曰菩

提樹者。去來諸佛咸此證聖。考之異議無出此謀。於是捨國珍寶。建此伽藍。以其國僧而修供養。乃刻銅爲記曰。夫周給無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緣。先聖明訓。今我小子。丕承王業。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資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國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傳之後嗣。永永無窮。故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

菩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鄰。難以備舉。每歲苾芻解雨安居。四方法俗百千萬眾。七日七夜。持香華鼓音樂。徧遊林中。禮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以室羅伐拏。月前半一日入雨安居。當此五月十六日。以

頽溼縛庾闍月後半十五日解雨安居。當此八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諸部無差。良以方言未融。傳譯有謬。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一國

摩揭陀國下

菩提樹東。渡尼連禪那河。大林中有窠堵波。其北有池。香象侍母處也。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香象子。居北山中遊此池側。其母盲也。採藕根。汲清水。恭行孝養。與時推移。屬有一人遊林迷路。彷徨往來。悲號慟哭。象子聞而愍焉。導之以示歸路。是人旣還。遂白王。

曰。我知香象遊舍林藪。此奇貨也。可往捕之。王納其言。興兵往捕。是人前導。指象示王。卽時兩臂墮落。若有斬截者。其王雖驚此異。仍縛象子以歸。象子旣已維繫多時。而不食水草。典廐者聞王。王遂親問之。象子曰。我母盲冥。累日飢餓。今見幽厄。詎能甘食。王愍其情志。故遂放之。其側窳堵波前。建石柱。是昔迦葉波佛於此宴坐。其側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四佛座東。渡莫訶河。至大林中。有石柱。是外道入定及發惡願處。昔有外道鬱頭藍子者。志逸煙霞。身遺

草澤。于此法林棲神匿迹。既具五神通。得第一有定。摩揭陀王特深宗敬。每至中時。請就宮食。鬱頭藍子。凌虛履空。往來無替。摩揭陀王候時瞻望。亦既至。已捧接置座。王將出遊。欲委留事。簡擢中宮。無堪承命。有少息女。淑慎令儀。既親且賢。無出其右。摩揭陀王召而命曰。吾方遠遊。將有所委。爾宜悉心。慎終其事。彼鬱頭藍。僊宿所宗。敬時至來。飯如我所奉。敕誠既已。便卽巡覽。少女承旨。瞻候如儀。大僊至。已捧而置座。鬱頭藍子既觸女人。起欲界染。退失神通。飯訖言歸。不得虛遊。中心愧恥。詭謂女曰。吾比修道業入定。

怡神凌虛往來略無暇景。國人願覩聞之久矣。然先
達垂訓利物爲務。豈守獨善忘其兼濟。今欲從門而
出履地而往。使夫覩見之徒咸蒙福利。王女聞已宣
告遠近。是時人以心競灑掃衢路。百千萬眾佇望來
儀。鬱頭藍子步自王宮。至彼法林。宴坐入定。心馳外
境。棲林則鳥鳥嚶嘯。臨池乃魚鼈誼聲。情散心亂。失
神廢定。乃生忿恚。卽發惡願。願我當來爲暴惡獸。狸
身鳥翼。搏食生類。身廣三千里。兩翅各廣千五百里。
投林噉諸羽族。入流食彼水生。發願旣已。忿心漸息。
勤求頃之。復得本定。不久命終。生第一有夭。壽八萬

劫如來記之。天壽畢已當果。昔願得此弊身。從是流轉惡道。未期出離。

莫訶河東。入大林野行百餘里。至屈屈居勿反。吒播陀

山。

唐言雞足山。

亦謂窶盧播陀山。

唐言尊足山。

高巒峭峻極深

壑洞無涯。山麓谿澗。喬林羅谷。岡岑嶺嶂。繁草被巖。峻起三峯。傍挺絕嶠。氣將天接。形與雲同。其後尊者。大迦葉波。居中寂滅。不敢指言。故云尊足。摩訶迦葉。波耆聲聞弟子也。得六神通。具八解脫。如來化緣。斯畢。垂將涅槃。告迦葉波曰。我於曠劫。勤修苦行。爲諸眾生。求無上法。昔所願期。今已果滿。我今將欲入大

涅槃。以諸法藏囑累于汝。住持宣布。勿有失墜。姨母

所獻金縷袈裟。慈氏成佛。留以傳付。我遺法中諸修

行者。若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

唐言近事男。舊曰伊蒲塞。又曰優婆塞。皆

說也。鄔波斯迦。

唐言近事女。舊曰優婆斯。又曰優婆夷。皆譌也。

皆先濟渡令離

流轉。迦葉承旨。住持正法。結集既已。至第二十年。厭

世無常。將入寂滅。乃往雞足山。山陰而上。屈盤取路。

至西南岡。山峯險阻。崖徑槃薄。乃以錫扣削之。如割

山徑。既開。逐路而進。槃紆曲折。回互斜通。至于山頂。

東北面出。既入三峯之中。捧佛袈裟而立。以願力故。

三峯斂覆。故今此山三脊隆起。當來慈氏世尊之興。

世也。三會說法之後。餘有無量憍慢眾生。將登此山。至迦葉所。慈氏彈指。山峯自開。彼諸眾生。既見迦葉。更增憍慢。時大迦葉授衣致辭。敬禮已畢。身昇虛空。示諸神變化。火焚身。遂入寂滅。時眾瞻仰。憍慢心除。因而感悟。皆證聖果。故今山上。建窣堵波。靜夜遠望。或見明炬。及有登山。遂無所覩。

雞足山東北行百餘里。至佛陀伐那山。峯崖崇峻。巖嶽嶮嶮。隱嶙巖間。石室佛嘗降止。傍有磐石。帝釋梵王摩牛頭旃檀塗飾如來。今其石上。餘香郁烈。五百羅漢潛靈於此。諸有感遇。或得覩見。時作沙彌之形。入里

乞食或隱或顯靈奇之迹差難以述。

佛陀伐那山空谷中東行三十餘里至洩

移結反

瑟知

林

唐言杖林

林竹修勁被山彌谷其先有婆羅門聞釋迦

佛身長丈六常懷疑惑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

量佛身恆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能窮實遂

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中有大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

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爲諸天人現大神通說深妙

法杖林中近有鄔波索迦闍耶犀那者

唐言勝軍

西印度

刹帝利種也志尙夷簡情悅山林迹居幻境心遊眞

際內外典籍窮究幽微辭論清高儀範閑雅諸沙門

婆羅門外道異學國王大臣長者豪右相趣通謁伏
膺請益受業門人十室而六年漸七十耽讀不倦餘
藝捐廢唯習佛經策勵身心不捨晝夜印度之法香
末爲泥作小窠堵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
謂之法舍利也數漸盈積建大窠堵波總聚於內常
修供養故勝軍之爲業也口則宣說妙法導誘學人
手乃作窠堵波式崇勝福夜又經行禮誦宴坐思惟
寢食不遑晝夜無怠年百歲矣志業不衰三十年間
凡作七拘胝唐言億法舍利窠堵波每滿一拘胝建大
窠堵波而總置中盛修供養請諸僧眾法會稱慶其

時神光燭曜靈異昭彰自茲厥後時放光明。

杖林西南十餘里大山陽有二溫泉其水甚熱在昔如來化出此水於中浴焉今者尙存清流無減遠近之人皆來就浴沈痾宿疹多有除差其傍則有窰堵波如來經行之處也。

杖林東南行六七里至大山橫嶺之前有石窰堵波昔如來兩三月爲諸人天於此說法時頻毘袈羅王欲來聽法乃疏山積石壘階以進廣二十餘步長三四里。

大山北三四里有孤山昔廣博僊人棲隱於此鑿崖

爲室餘址尙存傳教門人遺風猶扇。

孤山東北四五里有小孤山。山壁石室廣袤可坐千餘人矣。如來在昔于此三月說法。石室上有大磬石。帝釋梵王磨牛頭栴檀塗飾佛身。石上餘香于今郁烈。

石室西南隅有巖岫。印度謂之阿素洛。

舊曰阿修羅。又曰阿須倫。

又曰阿蘇羅。皆譌也。

宮也。往有好事者深閑呪術。願壽命侶十

有四人。約契同志入此巖岫。行三四十里廓然大明。乃見城邑臺觀皆是金銀琉璃。是人至已。有諸少女佇立門側。歡喜迎接甚加禮遇。於是漸進至內城門。

有二婢使各捧金盤盛滿花香而來迎候。謂諸人曰。宜就池浴塗冠香花。已而後入。斯爲美矣。唯彼術士宜時速進。餘十三人遂卽沐浴。旣入池。已恍若有忘。乃坐稻田中。去此之北平川中。已三四十里矣。

石室側有棧道。廣十餘步。長四五里。昔頻毘袞羅王將往佛所。乃斬石通谷。疏崖導川。或壘石。或鑿巖。作爲階級。以至佛所。

從此大山中東行六十餘里。至矩奢揭羅補羅城。唐言

上茅宮城。上茅宮城。摩揭陀國之正中。古先國王之所都。

多出勝上吉祥香茅。以故謂之上茅城也。崇山四周。

以爲外郭西通峽徑北闢山門東西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內城餘址周三十餘里羯尼迦樹徧諸蹊徑花含殊馥色爛黃金暮春之月林皆金色

宮城北門外有窳堵波是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共爲親友乃放護財醉象欲害如來如來指端出五師子醉象於此馴伏而前。

伏醉象東北有窳堵波是舍利子聞阿溼婆持苾芻唐言馬勝說法證果之處初舍利子在家也高才雅量見重當時門生學徒傳以受業此時將入王舍大城馬勝苾芻亦方乞食時舍利子遙見馬勝謂門生曰彼

來者甚庠序。不證聖果。豈斯調寂。宜少佇待。觀其進趣。馬勝苾芻。已證羅漢。心得自在。容止和雅。振錫來儀。舍利子曰。長老善安樂耶。師何人。證何法。若此之悅豫乎。馬勝謂曰。爾不知耶。淨飯王太子捨轉輪王位。悲愍六趣。苦行六年。證三菩提。具一切智。是吾師也。夫法者。非有非空。難用詮敘。惟佛與佛。乃能究述。豈伊愚昧。所能詳議。因爲頌說。稱讚佛法。舍利子聞。已便獲果證。

舍利子證果。北不遠有大深坑。傍建窣堵波。是室利毘多勝密。以火坑毒飯。欲害佛處。勝密者。崇信外道。

唐言勝密

深著袞見諸梵志曰。喬答摩國人尊敬。遂令我徒無所恃賴。汝今可請至家飯。會門穿大坑。滿中縱火。棧以朽木。覆以燥土。凡諸飯食。皆雜毒藥。若免火坑。當遭毒食。勝密承命。便設毒會。城中之人。皆知勝密於世尊所起惡害心。咸皆勸請。願佛勿往。世尊告曰。無得懷憂。如來之身物。莫能害。於是受請而往。足履門闌。火坑成池。清瀾澄鑒。蓮華彌漫。勝密見已。憂惶無措。謂其徒曰。以術免火。尙有毒食。世尊飯食已訖。爲說妙法。勝密聞已。謝咎歸依。

勝密火坑東北山城之曲。有窳堵波。是時縛迦大醫

舊曰耆婆訛也。於此爲佛建說法堂。周其孺垣。種植花果。餘

址。藥株尙有遺迹。如來在世多於中止。其傍復有縛

迦故宅。餘基舊井墟坎猶存。

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姑栗陀羅矩吒山。

唐言鷲峯亦謂

鷲臺。舊曰耆闍崛山。訛也。接北山之陽。孤標特起。旣棲鷲鳥。又類

高臺。空翠相映。濃淡分色。如來御世垂五十年。多居

此山。廣說妙法。頻毘娑羅王爲聞法故。興發人徒。自

山麓至峯岑。跨谷凌巖。編石爲階。廣十餘步。長五六

里。中路有二小窰堵波。一謂下乘。卽王至此。徒行以

進。一謂退凡。卽簡凡夫不令同往。其山頂則東西長

南北狹臨崖西陲有軛精舍高廣奇製東闢其戶如
來在昔多居說法今作說法之像量等如來之身。

精舍東有長石如來經行所履也。傍有大石高丈四
五尺周三十餘步是提婆達多遙擲擊佛處也。其南
崖下有窰堵波在昔如來於此說法華經精舍南山
崖側有大石室如來在昔於此入定。

佛石室西北石室前有大磬石阿難爲魔怖處也。尊
者阿難於此入定魔王化作鷲鳥于黑月夜分據其
大石奮翼驚鳴以怖尊者。尊者是時驚懼無措如來
鑒見伸手安慰通過石壁摩阿難頂以大慈言而告

之曰。魔所變化。宜無怖懼。阿難蒙慰。身心安樂。石上鳥迹。崖中通穴。歲月雖久。于今尙存。精舍側有數石。宰舍利子等諸大羅漢。於此入定。舍利子石室前有一大井。枯涸無水。墟坎猶存。

精舍東北石澗中。有大磐石。是如來曬袈裟之處。衣文明徹皎如雕刻。其傍石上有佛腳迹。輪文雖暗。規模可察。北山頂有窰堵波。是如來望摩揭陀城。於此七日說法。

山城北門西。有毘布羅山。間之土俗曰。山西南崖陰。昔有五百溫泉。今者數十而已。然猶有冷有暖。未盡

溫也。其泉源發雪山之南，無熱惱池，潛流至此。水甚清美味，同本池。流經五百枝小熱地獄，火勢上炎，致斯溫熱。泉流之口，並皆雕石。或作師子白象之首，或作石筒懸流之道。下乃編石爲池。諸方異域咸來此浴。浴者宿疹多差。溫泉左右，諸窳堵波及精舍基址，鱗次。並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此處旣山水相帶，仁智攸居，隱淪之士，蓋亦多矣。溫泉西有卑鉢羅石窳世尊在昔恆居其中。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也。習定苾芻多居此窳。時出怪異龍蛇師子之形。見之者心發狂亂。然斯勝地靈聖所止，躡迹欽風，忘

其災禍。近有苾芻戒行貞潔。心樂幽寂。欲於此室匿迹。習定。或有諫曰。勿往彼也。彼多災異。爲害不少。旣難取定。亦恐喪身。宜鑒前事。勿貽後悔。苾芻曰。不然。我方志求佛果。摧伏天魔。若此之害。夫何足言。便卽振錫而往。室焉。於是設壇場。誦禁呪。旬日之後。穴出少女。謂苾芻曰。尊者染衣守戒。爲含識歸依。修慧習定。作生靈善導。而今居此。驚懼我曹。如來之教。豈若是耶。苾芻曰。我守淨戒。導聖教也。匿迹山谷。遠誼雜也。忽此見譏。其咎安在。對曰。尊者誦呪聲發。火從外入。燒我居室。苦我枝屬。唯願悲愍。勿復誦呪。苾芻曰。

誦呪護身非欲害物。往者行人居此習定期於聖果。以濟幽塗。覩怪驚懼喪棄身命。汝之辜也。其何辭乎。對曰。罪障既重。智慧斯淺。自今已來屏居守分。亦願尊者勿誦神呪。苾芻於是修定如初。安靜無害。毘布羅山上有窳堵波。昔者如來說法之處。今有露形外道多依此住。修習苦行。夙夜匪懈。自旦至昏。旋轉觀察。

山城北門左。南崖陰。東行二三里。至大石室。昔提婆達多于此入定。

石室東不遠。磐石上有班采。狀血染。傍建窳堵波。是

習定苾芻自害證果之處。昔有苾芻勤勵心身屏居
修定。歲月逾遠。不證聖果。退而自咎。竊復歎曰。無學
之果。終不時證。有累之身。徒生何益。便就此石。自刺
其頸。是時卽證阿羅漢果。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化火
焚身。而入寂滅。美其雅操。建以記功。

苾芻證果。東石崖上有石窠。堵波習定。苾芻投崖。證
果之處。昔在佛世。有一苾芻。冥坐山林。修證果定。精
勤已久。不得果證。晝夜繼念。無忘靜定。如來知其根
機將發也。遂往彼而成之。自竹林園至山崖下。彈指
而召。佇立以待。時此苾芻遙覩聖眾。身意勇悅。投崖

而下。由其淨心敬信佛語。未至于地。已護果證。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卽昇虛空。示現神變。用彰淨信。故斯封記。

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今有精舍。石基。甌窰東開其戶。如來在世多居此中。說法開化。導凡拯俗。今作如來之像。量等如來之身。初此城中有大長者迦蘭陀。時稱豪貴。以大竹園施諸外道。及見如來。聞法淨信。追惜竹園。居彼異眾。今天人師。無以館舍。時諸神鬼。感其誠心。斥逐外道。而告之曰。長者迦蘭陀。當以竹園起佛精舍。汝宜速去。得免危厄。外道

憤恚含怒而去。長者於此建立精舍。功成事畢。躬往請佛。如來是時遂受其施。

迦蘭陀竹園東有窣堵波。阿闍多設咄路王

唐言未生怨。舊

曰阿闍世。說畧也。

之所建也。如來涅槃之後。諸王共分舍利。

未生怨王得以持歸。式遵崇建而修供養。無憂王之發信心也。開取舍利。建窣堵波。尚有遺餘。時燭光景。未生怨王窣堵波側。窣堵波有尊者阿難。半身舍利。昔尊者將寂滅也。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兩國交爭。欲興兵甲。尊者傷愍。遂分其身。摩揭陀王奉歸供養。卽斯勝地。式修崇建。其傍則有如來經行之處。次

此不遠有窳堵波是舍利子及沒特伽羅子等安居之所。

竹林園西南行五六里。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摩訶迦葉波於此與九百九十九大阿羅漢。以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前有故基。未生怨王爲集法藏諸大羅漢建此堂宇。初大迦葉宴坐山林。忽燭光明。又覩地震。曰。是何祥變。若此之異。以天眼觀見佛世尊於雙林間。入般涅槃。尋命徒屬趣拘尸城。路逢梵志手執天花。迦葉問曰。汝從何來。知我大師。今在何處。梵志對曰。我適從彼拘尸城來。見汝大師。

已入涅槃。天人大眾咸興供養。我所持花自彼得也。迦葉聞已謂其徒曰。慧日淪照世界闇冥。善導遐棄。眾生顛墜。懈怠苾芻更相賀曰。如來寂滅。我曹安樂。若有所犯。誰能訶制。迦葉聞已深更感傷。思集法藏。據教治犯。遂至雙樹觀佛禮敬。既而法王去世。人天無導。諸大羅漢亦取滅度。時大迦葉作是思惟。承順佛教。宜集法藏於此。登蘇迷盧山。擊大犍椎。唱如是言。今王舍城將有法事。諸證果人宜時速集。犍椎聲中。傳迦葉教。徧至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聞皆集會。是時迦葉告諸眾曰。如來寂滅。世界空虛。當集法

藏用報佛恩。今將集法務。從簡靜。豈特羣居不成勝業。其有具三明。得六通。聞持不謬。辯才無礙。如斯上人。可應結集。自餘果學。各歸其居。于是得九百九十人。除阿難在學地。大迦葉召而謂曰。汝未盡漏。宜出聖眾。曰。隨侍如來。多歷年所。每有法議。曾未棄遺。今將結集。而見擯斥。法王寂滅。失所依怙。迦葉告曰。勿懷憂惱。汝親侍佛。誠復多聞。然愛惑未盡。習結未斷。阿難辭屈而出。至空寂處。欲取無學。勤求不證。旣已疲怠。便欲假寐。未及伏枕。遂證羅漢。往結集所。叩門白至。迦葉問曰。汝結盡耶。宜運神通。非門而入。阿

難承命從鑰隙入。禮僧已畢退而復坐。是時安居初十五日也。於是迦葉揚言曰。念哉諦聽。阿難聞持如來稱讚集素咀纒舊曰修多羅。訛也。藏。優波釐持律明究眾所知識集毘奈耶舊曰毘那耶。訛也。藏。我迦葉波集阿毘達磨藏。兩三月盡集三藏。訖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而謂之上座部焉。

大迦葉波結集西北有窣堵波。是阿難受僧訶責不預結集。至此宴坐證羅漢果。證果之後方乃預焉。

阿難證果西行二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眾部結集之處。諸學無學數百千人。不預大迦

葉結集之眾而來至此。更相謂曰。如來在世同一師學。法王寂滅簡異我曹。欲報佛恩。當集法藏。於是凡聖咸會。賢智畢萃。復集素怛纜藏。毘奈耶藏。阿毘達磨藏。雜集藏。禁呪藏。別爲五藏。而此結集。凡聖同會。因而謂之大眾部。

竹林精舍北行二百餘步。至迦蘭陀池。如來在世多。此說法。水旣清澄。具八功德。佛涅槃後。枯涸無餘。迦蘭陀池西北行二三里。有窰堵波。無憂王所建也。高六十餘尺。傍有石柱。刻記立窰堵波事。高五十餘尺。上作象形。

石柱東北不遠至曷羅闍姑利咽城

唐言王舍

外郭已壞

無復遺堵。內城雖毀。基址猶峻。周二十餘里。面有一門。初頻毘娑羅王都在上茆宮城也。編戶之家。頻遭火害。一家縱逸。四鄰罹災。防火不暇。資產廢業。眾庶嗟怨。不安其居。王曰。我以無德。下民罹患。修何福德。可以禳之。羣臣曰。大王德化邕穆。政教明察。今茲編民不謹。致此火災。宜制嚴科。以清後犯。若有火起。窮究先發。罰其首惡。遷之寒林。寒林者。棄尸之所。俗謂不祥之地。人絕遊往之迹。令遷于彼。同夫棄屍。既恥陋居。當自謹護。王曰。善。宜徧宣告居人。頃之王宮中。

先自失火謂諸臣曰我其遷矣乃命太子監攝留事
欲清國憲故遷居焉時吠舍釐王聞顛毘娑羅王野
處寒林整集戎旅欲襲不虞邊候以聞乃建城邑以
王先舍於此故稱王舍城也官屬士庶咸徙家焉或
云至未生怨王乃築此城未生怨太子既嗣王位因
遂都之逮無憂王遷都波吒釐城以王舍城施婆羅
門故今城中無復凡民唯婆羅門減千家耳。

宮城西南隅有二小伽藍諸國客僧往來此止是佛

昔日說法之所。次此西北有窣堵波殊底色唐言

舊曰樹提長者本生故里。

伽論也。

城南門外道左有窰堵波。如來於此說法及度羅怛
羅。

從此北行三十餘里至那爛陀

唐言施無厭。

僧伽藍聞之

者舊曰。此伽藍南菴沒羅林中有池。其龍名那爛陀。
傍建伽藍。因取爲稱。從其實義。是如來在昔修菩薩
行爲大國王。建都此地。悲愍眾生好樂。周給時美。其
德號施無厭。由是伽藍。因以爲稱。其地本菴沒羅園。
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
法。諸商人等亦證聖果。佛涅槃後未久。此國先王鑠
迦羅阿迭多。唐言敬重一乘。遵崇三寶。式占福地。建

此伽藍初興功也。穿傷龍身時有善占尼乾外道見而記曰：斯勝地也。建立伽藍當必昌盛為五印度之軌則。踰千載而彌隆。後進學人易以成業。然多歐血傷龍故也。其子佛陀毘多王唐言覺護繼體承統。聿遵勝業。次此之南又建伽藍。但他揭多毘多王唐言如來篤修前緒。次此之東又建伽藍。婆羅阿迭多唐言劫日王之嗣位也。次此東北又建伽藍。功成事畢。福會稱慶。輸誠幽顯。延請凡聖。其會也。五印度僧萬里雲集。眾坐已定。二僧後至。引上第三重閣。或有問曰：王將設會。先請凡聖大德。何方最後而至。曰：我至那國也。和上嬰

疹飯已方行。受王遠請。故來赴會。問者驚駭。遽以白
王。王心知聖也。躬往問焉。遲上重閣。莫知所去。王更
深信捨國出家。出家既已。位居僧末。心常怏怏。懷不
自安。我昔爲王尊。居最上。今者出家卑在眾末。尋往
白僧自述情事。於是眾僧和合。令未受戒者以年齒
爲次。故此伽藍獨有斯制。其王之子伐闍羅。唐言金剛嗣
位之後。信心貞固。復於此西建立伽藍。其後中印度
王於此北復建大伽藍。于是周垣峻峙。同爲一門。旣
歷代君王繼世。興建窮諸剞劂。誠壯觀也。帝曰。王本
伽藍者。今置佛像。眾中日差四十僧。就此而食。以報

施主之恩。僧徒數千。並俊才高學也。德重當時。聲馳異域者數百餘矣。戒行清白。律儀淳粹。僧有嚴制。眾咸貞素。印度諸國皆仰則焉。請益談玄。竭日不足。夙夜警誠。少長相成。其有不談三藏幽旨者。則形影自愧矣。故異域學人欲馳聲問。咸來稽疑。方流雅譽。是以竊名而遊。咸得禮重。殊方異域。欲入談議。門者詰難多屈。而還學深。今古乃得入焉。於是客遊後進。詳論藝能。其退走者固十七八矣。二三博物眾中。次詰莫不挫其銳。頽其名。若其高才博物。強識多能。明德哲人。聯暉繼軌。至如護法護月。振芳塵於遺教。德慧

堅慧流雅譽於當時。光友之清論勝友之高談。智月則風鑒明敏。戒賢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眾所知識。德隆先達。學貫舊章。述作論釋。各十數部。並盛流通。見珍當世。伽藍四周。聖迹百數。舉其二三。可畧言矣。伽藍西不遠。有精舍。在昔如來三月止此。爲諸天人廣說妙法。次南百餘步。小窰堵波。遠方苾芻見佛處。昔有苾芻自遠方來。至此遇見如來聖眾。內發敬心。五體投地。便卽發願求輪王位。如來見已。告諸眾曰。彼苾芻者。甚可愍惜。福德深遠。信心堅固。若求佛果。不久當證。今其發願求轉輪王。於當來世必受此報。

身體投地下。至金輪。其中所有微塵之數。一一塵是一輪王報也。既耽世樂。聖果斯遠。其南則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或見執香爐。往佛精舍。周旋右繞。

觀自在菩薩像。南窳堵波中。有如來三月之間。剃剪髮爪。有嬰疾病。旋繞多愈。其西垣外池側窳堵波。是外道執雀。於此問佛死生之事。次東南垣內五十餘步。有奇樹。高八九尺。其幹兩枝。在昔如來嚼楊枝棄地。因植根。抵歲月雖久。初無增減。次東大精舍。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四月說諸妙法。次北百餘步。精舍中。有觀自在菩薩像。淨信之徒。與供養者所見。

不同莫定其所。或立門側。或出簷前。諸國法俗咸來
供養。

觀自在菩薩精舍北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婆羅阿
迭多王之所建也。莊嚴度量及中佛像同菩提樹下
大精舍。其東北窳堵波。在昔如來於此七日演說妙
法。西北則有過去四佛坐處。其南鍤石精舍。戒日王
之所建立。功雖未畢。然其圖暈一十丈而後成之。次
東二百餘步垣外。有銅立佛像。高八十餘尺。重閣六
層。乃得彌覆昔滿胄王之所作也。

滿胄王銅佛像北二三里。甄精舍中。有多羅菩薩像。

其量既高其靈甚察。每歲元日盛興供養鄰境國王大臣豪族。賈妙香花持寶幡蓋金石遞奏絲竹相和。七日之中建斯法會。其垣南門內有大井。昔佛在世。有大商侶熱渴逼迫來至佛所。世尊指其地言。可得水。商主乃以車軸築地。地既爲陷。水遂泉涌。飲已聞法。皆悟聖果。

伽藍西南行八九里。至拘理迦邑。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沒特伽羅子本生故里。傍有窣堵波。尊者於此入無餘涅槃。其中則有遺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與舍利子少爲親友。舍利子以才明

見貴尊者以精鑒延譽才智相比動止必俱結要終始契同去就相與厭俗共求捨家遂師珊闍耶焉舍利子遇馬勝阿羅漢聞法悟聖還爲尊者重述聞而悟法遂證初果與其徒二百五十人俱到佛所世尊遙見指告眾曰彼來者我弟子中神足第一既至佛所請入法中世尊告曰善來苾芻淨修梵行得離苦際聞是語時鬚髮落俗裳變戒品清淨威儀調順經七日結漏盡證羅漢果得神通力。

沒特伽羅子故里東行三四里有窣堵波頻毘娑羅王迎見佛處如來初證佛果知摩揭陀國人心渴仰。

受頻毘娑羅王請。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與千苾芻。左右圍繞。皆是耆舊螺髻梵志。慕法染衣。前後翼從。入王舍城。時帝釋天王。變身為摩那婆。首冠螺髻。左手執金瓶。右手持寶杖。足蹈空虛離地。四指在大眾中。前導佛路。時摩揭陀國頻毘娑羅王。與其國內諸婆羅門長者居士。百千萬眾。前後導從。出王舍城奉迎聖眾。

頻毘娑羅王迎佛東南行二十餘里。至迦羅臂拏迦邑。中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舍利子本生故里。并今尙在。傍有窳堵波。尊者於此寂滅其中。

則有遺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其父高才博識。深鑒精微。凡諸典籍。莫不究習。其妻感夢。具告夫曰。吾昨宵寐。夢感異人。身披鎧甲。手執金剛。摧破諸山。退立一山之下。夫曰。夢甚善。汝當生男。達學貫世。摧諸論師。破其宗致。唯不如一人爲作弟子。果而有娠。母忽聰明。高論劇談。言無屈滯。尊者年始八歲。名擅四方。其性淳質。其心慈悲。朽壤結縛。成就智慧。與沒特伽羅子少而相友。深厭塵俗。未有所歸。於是與沒特伽羅子於珊闍耶外道所。而修習焉。乃相謂曰。斯非究竟之理。未能窮苦際也。各求明導。先嘗甘露。必同

其味時大阿羅漢馬勝執持應器入城乞食舍利子見其威儀閑雅卽而問曰汝師是誰曰釋種太子厭世出家成等正覺是我師也舍利子曰所說何法可得聞乎曰我初受教未達深義舍利子曰願說所聞馬勝乃隨宜演說舍利子聞已卽證初果遂與其徒二百五十人往詣佛所世尊遙見指告眾曰我弟子中智慧第一至已頂禮願從佛法世尊告曰善來苾芻聞是語時戒品具足過半月後聞佛爲長爪梵志說法聞餘論而感悟遂證羅漢之果其後阿難承佛告寂滅期展轉相語各懷悲感舍利子深增戀仰不

忍見佛入般涅槃。遂請世尊先入寂滅。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告謝門人。至本生里。侍者沙彌徧告城邑。未生怨王及其國人。莫不風馳皆悉。雲會舍利子。廣爲說法。聞已而去。於後夜分。正意繫心入滅。盡定從定起已而寂滅焉。

迦羅臂拏迦。邑東南四五里有窳堵波。是尊者舍利子門人入涅槃處。或曰。迦葉波佛在世時。有三拘胝拘胝者。唐言億。大阿羅漢同於此地。無餘寂滅。

舍利子門人窳堵波東行三十餘里。至因陀羅勢羅

窳訶山。

唐言帝釋窟也。

其山巖谷杳冥。花林葍鬱。嶺有兩峯。

岌然特起。西峯南巖間有大石室。廣而不高。昔如來嘗於中止。時天帝釋以四十二疑事。畫石請問。佛爲演釋。其迹猶在。今作此像。擬昔聖儀。入中禮敬者。莫不肅然敬懼。山嶺上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東峯上有伽藍。聞諸土俗曰。其中僧眾。或於夜分望見西峯石室佛像前。每有燈炬。常爲照燭。

因陀羅勢羅。窶訶山東峯伽藍前。有窳堵波。謂巨許贈

反。唐言娑雁。

昔此伽藍。習翫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三

淨之食。而此伽藍。遵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時。獲有苾芻。經行忽見羣雁。飛翔戲言曰。今日眾僧中。食不

充摩訶薩埵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雁退飛當其僧前投身自殪。苾芻見已具白眾僧。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隨機。我等守愚遵行漸教大乘者。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雁垂誠誠爲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於是建窣堵波式照遺烈。以彼死雁瘞其下焉。

因陀羅勢羅窣訶山東北行百五六十里。至迦布德

迦

唐言

迦藍僧徒二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

伽藍東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佛於此爲諸大眾一宿說法。佛說法時。有羅者於此林中網捕羽

族經日不獲遂作是言。我惟薄福恆爲弊事。來至佛所。揚言唱曰。今日如來於此說法。令我網捕都無所得。妻孥飢餓。其計妄出。如來告曰。汝應緼火。當與汝食。如來是時化作大鴿。投火而死。羅者持歸。妻孥共食。其後重往佛所。如來方便攝化。羅者聞法悔過。自新捨家修學。便證聖果。因名所建爲鴿伽藍。

迦布德迦伽藍南二三里。至孤山。其山崇峻。樹林鬱茂。名花清流。被崖注壑。上多精舍。靈廟頗極剗廁之工。正中精舍有觀自在菩薩像。軀量雖小。威神感肅。手執蓮華。頂戴佛像。常有數人斷食。要心求見菩薩。

七日二七日乃至一月其有感者見觀自在菩薩妙相莊嚴威光赫奕從像中出慰諭其人昔南海僧伽羅國王清旦以鏡照面不見其身乃覩瞻部州摩揭陀國多羅林中小山上有此菩薩像王深感慶圖以營求既至此山實唯肖似因建精舍興諸供養自後諸王尙想遺風遂於其側建立精舍靈廟香花伎樂供養不絕。

孤山觀自在菩薩像東南行四十餘里至一伽藍僧徒五十餘人並學小乘法教伽藍前有大窣堵波多有靈異佛昔於此爲梵天王等七日說法其側則有

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東北行七十餘里。苑伽河南至大聚落。人民殷盛有數天祠並窮彫飾。東南不遠有大宰堵波。佛昔於此一宿說法。從此東入山林中行百餘里。至洛般膩羅聚落。伽藍前有。大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佛昔於此三月說法。此北二。三里有大池。周三十餘里。四色蓮花。四時開發。從此東入大山林中。行二百餘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中印
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十七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 瞻波國

羯朱啜祇羅國 奔那伐彈那國

迦摩縷波國 三摩坦吒國

耽摩栗底國 羯羅拏蘇伐刺那國

烏荼國 碁御陀國

羯陵反力甌伽國 橋薩羅國

案達羅國

馱那羯磔迦國

珠利邪國

達羅毘茶國

秣羅矩吒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臨菟伽河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伽藍十餘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近有鄰王廢其國君以大都城持施眾僧於此城中建二伽藍各減千僧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大城側臨菟伽河有伊爛拏山含吐煙霞蔽虧日月

古今僊聖繼踵棲神。今有天祠尙遵遺則。在昔如來亦嘗居此爲諸天人廣說妙法。

大城南有空堵波。如來於此三月說法。其傍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三佛經行西不遠有空

堵波。是室縷多頻設底拘胝。

唐言聞二百億舊譯曰億耳謬也。

苾芻

生處。昔此城有長者豪貴巨富。晚有繼嗣。時有報者輒賜金錢二百億。因名其子聞二百億。泊乎成立。未曾履地。故其足跖毛長尺餘。光潤細軟。色若黃金。珍愛此兒。備諸玩好。自其居家。以至雪山亭傳連隅。僮僕交路。凡須妙藥。遞相告語。轉而以授。曾不踰時。其

豪富如此世尊知其善根將發。因命沒特伽羅子往化導之。既至門下。莫由自通。長者家祠日天。每晨朝時。東向以拜。是時尊者以神通力。從日輪中降立於前。長者子疑日天也。因施香飯而歸。其飯香氣徧王舍城。時頻毘娑羅王。駭其異馥。命使歷問。乃竹林精舍。沒特伽羅子自長者家持來。因知長者子有此奇異。乃使召焉。長者承命。思何安步。泛舟鼓棹。有波風之危。乘車馭象。懼躡蹶之患。于是自其居家。至王舍城。鑿渠通漕。流滿芥子。御舟安止。長繩以引。至王舍城。先禮世尊。世尊告曰。頻毘娑羅王。命使召汝。無過。

欲見足下毛耳。王欲觀者，宜結跏坐，伸腳向王國法。當死。長者子受佛誨而往，引入廷謁。王欲視毛，乃跏趺坐。王善其有禮，特深珍愛。亦既得歸，還至佛所。如來是時說法，誨諭聞而感悟，遂卽出家。於是精勤修習，思求果證。經行不捨，足遂流血。世尊告曰：汝善男子，在家之時，知鼓琴耶？曰：知。若然者，以此爲喻。弦急則聲不合韻，弦緩則調不和雅，非急非緩，其聲乃和。夫修行者亦然，急則身疲心怠，緩則情舒志逸。承佛指教，奉以周旋，如是不久，便獲果證。

國西界，號伽河南，至小孤山，重巘巒峯，音佛於此三

月安居降薄句羅藥叉。山東南巖下大石上有佛坐跡。入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其上則建窣堵波焉。次南石上則有佛置拈釋迦卽澡瓶也。舊曰軍持訛畧也。

跡深寸餘。作八出花文。佛坐跡東南不遠。有薄句羅藥叉腳跡。長尺五六寸。廣七八寸。深減二寸。藥叉跡後有石佛坐像。高六七尺。次西不遠。有佛經行之處。其山頂上有藥叉故室。次北有佛足跡。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深可半寸。其跡上有窣堵波。如來昔日降伏藥叉。令不殺人食肉。敬受佛戒。後得生天。此西有溫泉六七所。其水極熱。國南界大山林中多諸野象。

其形偉大從此順疏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

波國

中印
度境

瞻波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會城北背疏伽河周四十餘里土地墊溼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伽藍數十所多有傾毀僧徒二百餘人習小乘教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都城壘甃其高數丈基址崇峻卻敵高險在昔劫初人物伊始野居穴處未知宮室後有天女降迹人中遊疏伽河濯流自媚感靈有娠生四子焉分王瞻部洲各擅區宇建都築邑封疆畫界此則一子之國都瞻部洲諸城之始也城東百四五

十里。苑伽河南水環孤嶼。崖巘崇峻。上有天祠。神多靈感。鑿崖爲室。引流成沼。花林奇樹。巨石危峯。仁智所居。觀者忘返。國南境山林中。野象猛獸羣遊千數。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唼祇羅國。彼俗或謂羯羅揭羅國中印度境。

羯朱唼祇羅國。周二千餘里。土地泉溼。稼穡豐盛。氣序溫風。俗順敦尙。高才崇貴。學藝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天祠十所。異道雜居。自數百年。王族絕嗣。役屬鄰國。所以城郭丘墟。多居村邑。故戒日王遊東印度。於此築宮。理諸國務。至則葺茅爲宇。去則縱火。

焚燒國南境多野象北境去碗伽河不遠有大高臺
積壘甃石而以建焉。基址廣峙刻雕奇製。周臺方面
鏤眾聖像佛及天形區別而作。自此東渡碗伽河行
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中印
度境

奔那伐彈那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
居人殷盛池館花林往往相間。土地卑溼稼穡滋茂。
般榘娑果既多且貴。其果大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
中有數十小果大如鶴卵。又更破之其汁黃赤其味
甘美。或在樹枝如眾果之結實。或在樹根若伏苓之
在土。氣序調暢風俗好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

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
尼乾實繁其黨。

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始婆僧伽藍。庭宇顯敞。臺閣崇
高。僧徒七百餘人。並學大乘教法。東印度境。碩學名
僧多在於此。其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
昔者如來三月在此爲諸天人說法之處。或至齋日
時。燭光明。其側則有四佛座及經行遺跡之所。去此
不遠。復有精舍。中作觀自在菩薩像。神鑒無隱。靈應
有徵。遠近之人。絕粒祈請。自此東行九百餘里。渡大
河。至迦摩縷波國。東印度境。

迦摩縷波國周萬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
泉溼稼穡時播。般棧娑果。那羅雞羅果。其樹雖多。彌
復珍貴。河流湖陂交帶。城邑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
形卑小。容貌黧黑。語言少異。中印度性甚獷暴。志存
強學。宗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興。以迄于今。尙未
建立伽藍。招集僧侶。其有淨信之徒。但竊念而已。天
祠數百。異道數萬。今王本那羅延天之祚胤。婆羅門
之種也。字婆塞羯羅伐摩。唐言日胃。號拘摩羅。唐言童子。自據
疆土。奕葉君臨。逮於今王。歷千世矣。國王好學。眾庶
從化。遠方高才。慕義客遊。雖不淳信佛法。然敬多學。

沙門初聞有至那國沙門在摩揭陀那爛陀僧伽藍自遠方來學佛深法殷勤往復者再三未從來命時尸羅跋陀羅論師曰欲報佛恩當弘正法子其行矣勿憚遠涉拘摩羅王世宗外道今請沙門斯善事也因茲改轍福利弘遠子昔起大心發弘誓願孤遊異域遺身求法普濟含靈豈圖鄉國宜忘得喪勿拘榮辱宣揚聖教開導羣迷先物後身忘名弘法於是辭不獲免遂與使偕行而會見焉拘摩羅王曰雖則不才常慕高學聞名雅尚敢事延請曰寡能褊智猥蒙流聽拘摩羅王曰善哉慕法好學顧身若浮踰越重

險遠遊異域斯則王化所由國風尙學今印度諸國
多有歌頌摩訶至那國秦王破陣樂者聞之久矣豈
大德之鄉國耶曰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拘摩羅
王曰不意大德是此國人常慕風化東望已久山川
道阻無由自致曰我大君聖德遠洽仁化遐被殊俗
異域拜闕稱臣者眾矣拘摩羅王曰覆載若斯心冀
朝貢今戒日王在羯朱盭祇羅國將設大施崇樹福
慧五印度沙門婆羅門有學者莫不召集今遣使
來請願與同行於是遂往焉此國東山阜連接無大
國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類蠻獠矣詳問土俗可兩

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險阻，嶂氣氛沴，毒蛇毒草爲害滋甚。國之東南野象羣暴，故此國中象軍特

盛。從此南行千二三百里，至三摩呬吒國。東印度境。

三摩呬吒國周三千餘里，濱近大海，地遂卑溼。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果繁茂，氣序和風，俗順，人性剛烈，形卑色黑，好學勤勵，邪正兼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並皆遵習上座部學。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乾，其徒特盛。去城不遠，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爲諸天人於此七日說深妙法，傍有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

伽藍中有青玉佛像其高八尺相好圓備靈應時效
從此東北大海濱山谷中有室利差咀羅國次東南
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憺羅鉢底國次東有
伊賞那補羅國次東有摩訶瞻波國卽此云林邑是
也次西南有閻摩那洲國凡此六國山川道阻不入
其境然風俗壤界聲問可知自三摩咀吒國西行九
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國東印度境
耽摩栗底國周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濱
近海陲土地卑溼稼穡時播花果茂盛氣序溫暑風
俗躁烈人性剛勇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眾千餘

人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國濱海隅。水陸交會。奇珍異寶多聚此國。故其國人大抵殷富。城側窳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刺那國。

東印
度境

羯羅拏蘇伐刺那國。周四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卑溼。稼穡時播。眾花滋茂。珍果繁植。氣序調暢。風俗淳和。好尚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異道實多。別有三伽藍。不食

乳酪遵提婆達多遺訓也。

大城側有絡多末知僧伽藍。唐言赤泥庭宇顯敞臺閣崇

峻國中高才達學聰敏有聞者咸集其中警誠相成
琢磨道德初此國未信佛法時南印度有一外道腹
錮銅鑠首戴明炬杖策高步來入此城振擊論鼓求
欲論議或者問曰首腹何異曰吾學藝多能恐腹拆
裂悲諸愚闇所以持照時經旬日人無問者詢訪髦
彥莫有其人王曰合境之內豈無明哲客難不酬爲
國深恥宜更營求訪諸幽隱或曰大林中有異人其
自稱曰沙門強學是務今屏居幽寂久矣于茲非夫

體法合德。何能若此者乎。王聞之。躬往請焉。沙門對曰。我南印度人也。客遊止此。學業庸淺。恐黜所聞。敢承來旨。不復固辭。論議無負。請建伽藍。招集僧徒。光讚佛法。王曰。敬聞。不敢忘德。沙門受請。往赴論場。外道於是誦其宗致。三萬餘言。其義遠其文博。包含名相。網羅視聽。沙門一聞。究覽詞義。無謬以數百言辯。而釋之。因問宗致。外道辭窮。理屈。杜口不酬。既折其名。負恥而退。王深敬德。建此伽藍。自時厥後。方弘法教。

伽藍側不遠。有宰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

此七日說法開導其側精舍。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有數窣堵波。並是如來說經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從此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東印度境

烏荼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穀稼茂盛。凡諸果實。頗大。諸國異草名花。難以稱述。氣序溫暑。風俗獷烈。人貌魁梧。容色黧黧。言辭風調。異中印度。好學不倦。多信佛法。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十所。異道雜居。諸窣堵波。凡十餘所。並是如來說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

國西南境大山中有補澀波祇釐僧伽藍其石窳堵波極多靈異。或至齋日時燭光明故諸淨信遠近咸會持妙花蓋競修供養承露盤下覆鉢勢上以花蓋倚置之便住。若磁石之吸針也。此西北山伽藍中有窳堵波所異同前。此二窳堵波者神鬼所建靈奇若斯。

國東南境臨大海濱有折利咀羅城。唐言發行周二十餘

里入海商人遠方旅客往來中止之路也。其城堅峻多諸奇寶。城外鱗次有五伽藍臺閣崇高尊像工麗。南去僧伽羅國二萬餘里。靜夜遙望見彼國佛牙窳

堵波上寶珠光明離離然如明炬之懸燭也自此西

南大林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國

東印度境

恭御陀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濱近海隅山阜隱嶙土地墊溼稼穡時播氣序溫暑風俗勇烈其形偉其貌黑粗有禮義不甚欺詐至於文字同中印度語言風調頗有異焉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餘所異道萬餘人國境之內數十小城接山嶺據海交城既堅峻兵又敢勇威雄鄰境遂無強敵國臨海濱多有奇寶螺貝珠璣斯爲貨用出大青象超乘致遠從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巨木干霄蔽日行

千四五百里至羯餒

力餒反。

伽國

南印度境。

羯餒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時播花果具繁。林藪聯綿動數百里。出青野象鄰國所奇。氣序暑熱。風俗躁暴。性多狷獷。志存信義。言語輕捷。音調質正。辭旨風則。頗與中印度殊焉。少信正法。多遵外道。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甚眾。多是尼軋之徒也。羯餒伽國在昔之時。氓俗殷盛。肩摩轂擊。舉袂成帷。有五通僊。棲巖養素。人或凌觸。退失神通。以惡呪術。殘害國人。少長無遺。賢愚俱喪。人煙斷絕。多歷年所。

頗漸遷居猶未充實。故今此國人戶尙少。城南不遠有窳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國境北陲大山嶺。上有石窳堵波高百餘尺。是劫初時人壽無量歲。有獨覺於此入寂滅焉。自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餘里。至憍薩

羅國。

中印度境。

憍薩羅國周六千餘里。山嶺周境。林藪連接。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壤膏腴。地利滋盛。邑里相望。人戶殷實。其形偉。其色黑。風俗剛猛。人性勇烈。邪正兼信。學藝高明。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法。仁慈深遠。伽藍百

餘所僧徒滅萬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七十餘所。異道雜居。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曾於此處現大神通。摧伏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藍。時此國王號娑多婆訶。唐言引正珍敬龍猛。周衛門廬。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議。謂門者曰。幸爲通謁。時門者遂爲入白。龍猛雅知其名。盛滿鉢水。命弟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婆。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持鉢懷疑而返。龍猛曰。彼何辭乎。對曰。默無所說。但投針於水而已。龍猛曰。智矣哉。若人也。

知幾其神察微亞聖盛德若此宜速命入對曰何謂也無言妙辯其在是歟曰夫水也者隨器方圓逐物清濁彌滿無間澄湛莫測滿而示之比我學之智周也彼乃投針遂窮其極此非常人宜速召進而龍猛風範凜然肅物言談者皆伏抑首提婆素挹風徽久希請益方欲受業先騁機神雅懼威嚴昇堂僻坐談玄永日辭義清高龍猛曰後學冠世妙辯光前我惟衰耄遇斯俊彥誠乃寫瓶有寄傳燈不絕法教弘揚伊人是賴幸能前席雅談玄奧提婆聞命心獨自負將開義府先遊辯囿提振辭端仰視質義忽覩威顏

忘言杜口。避坐引責。遂請受業。龍猛曰。復坐。今將授子至真妙理。法王誠教。提婆五體投地。一心歸命。曰。而今而後。敢聞命矣。龍猛菩薩善閑藥術。餐餌養生。壽年數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既得妙藥。壽亦數百。王有穉子。謂其母曰。如我何時得嗣王位。母曰。以今觀之。未有期也。父王年壽已數百歲。子孫老終者。蓋亦多矣。斯皆龍猛福力所加。藥術所致。菩薩寂滅。王必殂落。夫龍猛菩薩。智慧弘遠。慈悲深厚。周給羣有。身命若遺。汝宜往彼。試從乞頭。若遂此志。當果所願。王子恭承母命。來至伽藍門者。驚懼故得入焉。時龍猛

菩薩方讚誦經行。忽見王子。佇而謂曰。今夕何夕。降
趾僧坊。若危若懼。疾驅來至。對曰。我承慈母餘論。語
及行捨之士。以爲舍生寶命。經語格言。未有輕捨報
身施諸求欲。我慈母曰。不然。十方善逝三世如來。在
昔發心逮乎證果。勤求佛道。修習戒忍。或投身飼獸。
或割肌救鵠。月光王施婆羅門頭。慈力王飲餓藥。又
血諸若此類。尤難備舉。求之先覺。何代無人。今龍猛
菩薩。篤斯高志。我有所求人頭爲用。招募累歲。未之
有捨。欲行暴劫。殺則罪累尤多。虛害無辜。穢德彰顯。
唯菩薩修習聖道。遠期佛果。慈霑有識。惠及無邊。輕

生若浮賤身如朽不違本願垂允所求龍猛曰愈誠哉是言也我求佛聖果我學佛能捨是身如響是身如泡流轉四生往來六趣宿契弘誓不違物欲然王子有一不可者其將若何我身既終汝父亦喪願斯爲意誰能濟之龍猛徘徊顧視求所絕命以乾茅葉自刎其頸若利劍斷割身首異處王子見已驚奔而去門者上白具陳始末王聞哀感果亦命終

國西南三百餘里至跋邏末羅耆釐山

唐言黑峯

岌然特

起峯巖峭險旣無崖谷宛如全石引正王爲龍猛菩薩鑿此山中建立伽藍去山十數里鑿開孔道當其

山下仰鑿疏石。其中則長廊步簷崇臺重閣。閣有五層。層有四院。竝建精舍。各鑄金像。量等佛身。妙窮工思。自餘莊嚴。唯飾金寶。從山高峯。臨注飛泉。周流重閣。交帶廊廡。疏寮外穴。明燭中宇。初引正王建此伽藍也。人力疲竭。府庫空虛。功猶未半。心甚憂感。龍猛謂曰。大王何故若有憂色。王曰。輒運大心。敢樹勝福。期之永固。待至慈氏功績未成。財用已竭。每懷此恨。坐而待旦。龍猛曰。勿憂。崇福勝善。其利不窮。有興弘願。無憂不濟。今日還宮。當極歡樂。後晨出遊。歷覽山野。已而至此。平議營建。王既受誨。奉以周旋。龍猛苦

薩以神妙藥滴諸大石。竝變爲金。王遊見金。心口相賀。回駕至龍猛所。曰。今日畋遊。神鬼所惑。山林之中。時見金聚。龍猛曰。非鬼惑也。至誠所感。故有此金。宜時取用。濟成勝業。遂以營建。功畢有餘。於是五層之中。各鑄四大金像。餘尙盈積。充諸帑藏。招集千僧。居中禮誦。龍猛菩薩以釋迦佛所宣教法及諸菩薩所演述論。鳩集部別。藏在其中。故上第一層。唯置佛像。及諸經論。下第五層。居止淨人。資產什物。中間三層。僧徒所舍。聞諸先志。曰。引正營建已畢。計工人所食。鹽價用九拘胝。拘胝者唐言億金錢。其後僧徒忿諍。就王平

議時諸淨人更相謂曰。僧徒諍起。言議相乖。凶人伺隙毀壞伽藍。於是重關反拒。以擯僧徒。自爾已來。無復僧眾。遠矚山巖。莫知門徑。時引善醫方者入中療疾。蒙面入出不識其路。從此大林中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

案達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號瓶耆羅。土地良沃。稼穡豐盛。氣序溫暑。風俗猛暴。語言辭調異中印度。至於文字軌則大同。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天祠三十餘所。異道實多。

瓶耆羅城側不遠。有大伽藍重閣層臺。製窮剗。佛

像聖容麗極工思伽藍前有石窣堵波高數百尺並

阿折羅

唐言

所行阿羅漢之所建也

所行羅漢伽藍西南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現大神通度無量眾

所行羅漢伽藍西南行二十餘里至孤山山嶺有石

窣堵波陳那

唐言

菩薩於此作因明論陳那菩薩者

佛去世後承風染衣智願廣大慧力深固愍世無依

思弘聖教以爲因明之論言深理廣學者虛功難以

成業乃匿迹幽巖棲神寂定觀述作之利害審文義

之繁約是時崖谷震響煙雲變采山神捧菩薩高數

百尺。唱如是言。昔佛世尊善權導物。以慈悲心說因明論。綜括妙理。深究微言。如來寂滅大義。泯絕今者。陳那菩薩。福智悠遠。深達聖旨。因明之論。重弘茲日。菩薩乃放大光明。照燭幽昧。時此國王深生尊敬。見此光明相。疑入金剛定。因請菩薩證無生果。陳那曰。吾入定觀察。欲釋深經。心期正覺。非願無生果也。王曰。無生之果。眾聖攸仰。斷三界欲。洞三明智。斯盛事也。願疾證之。陳那是時心悅。王請方欲證受。無學聖果。時妙吉祥菩薩知而惜。薦欲相警。誠乃彈指悟之。而告曰。惜哉。如何捨廣大心。爲狹劣志。從獨善之懷。

棄兼濟之願欲爲善利當廣傳說慈氏菩薩所製瑜伽師地論導誘後學爲利甚大陳那菩薩敬受指誨奉以周旋於是覃思沈研廣因明論猶恐學者懼其文微辭約也乃舉其大義綜其微言作因明論以導後進自茲已後宣暢瑜伽盛業門人有知當世從此林野中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亦謂大安達邏國南印度境

馱那羯磔迦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荒野多邑居少氣序溫暑人貌黧黑性猛烈好學藝伽藍鱗次荒蕪已甚存者二十

餘所僧徒千餘人。並多習學大眾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實多。

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

唐言

僧伽藍城。西據山有阿

伐羅勢羅

唐言

僧伽藍。此國先王爲佛建焉。奠川通

徑。疏崖峙閣。長廊步簷。枕巖接岫。靈神警衛。聖賢遊息。自佛寂滅千年之內。每歲有千凡夫僧同入安居。罷安居日。皆證羅漢。以神通力凌虛而去。千年之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無復僧侶。而山神易形。或作豺狼。或爲猿狖。驚恐行人。以故空荒。闕無僧眾。

城南不遠有大山巖。婆毘吠伽

唐言

論師住阿素落

宮待見慈氏菩薩成佛之處。論師雅量弘遠至德深
邃。外示僧伽之服。內弘龍猛之學。闡摩揭陀國護法
菩薩宣揚法教學徒數千。有懷談議杖錫而往。至波
吒釐城。知護法菩薩在菩提樹。論師乃命門人曰。汝
行詣菩提樹護法菩薩所。如我辭曰。菩薩宣揚遺教
導誘迷徒。仰德虛心爲日已久。然以宿願未果。遂乖
禮謁。菩提樹者誓不空見。見當有證。稱天人師護法
菩薩。謂其使曰。人世如幻。身命若浮。渴日勤誠。未遑
談議。人信往復。竟不會見。論師既還本土。靜而思曰。
非慈氏成佛。誰決我疑。於觀自在菩薩像前。誦隨心

陀羅尼絕粒飲水時歷三歲觀自在菩薩乃現妙色身。謂論師曰：何所志乎？對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曰：人命危脆世間浮幻宜修勝善願。生觀史多天於斯禮觀尙速得見。論師曰：志不可奪心不可貳。菩薩曰：若然者宜往馱那羯磔迦國城南幽巖執金剛神所。至誠誦持執金剛陀羅尼者當還此願。論師於是往而誦焉。三歲之後神乃謂曰：伊何所願？若此勤勵論師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指遣來請。成我願者其在神乎？神乃授秘方而謂之曰：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如法行請石盡靈開。闍闍

入中。可以待見。論師曰。幽居無覩。詎知佛興。執金剛
曰。慈氏出世。我當相報。論師受命。專精誦持。復歷三
歲。初無異想。呪芥子以擊石。巖壁豁而洞開。是時百
千萬眾。觀覩忘返。論師跨其戶而告眾曰。吾久祈請
待見慈氏。聖靈警祐。大願斯遂。宜可入此。同見佛興。
聞者怖駭。莫敢履戶。謂是毒蛇之窟。恐喪身命。再三
告語。唯有六人從入。論師顧謝時眾。從容而入。入之
既已。石壁還合。眾皆怨嗟。恨前言之過也。自此西南
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南印度境
珠利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土

野空曠。藪澤荒蕪。居戶寡少。羣盜公行。氣序溫暑。風俗姦宄。人性獷烈。崇信外道。伽藍頽毀。粗有僧徒。天祠數十所。多露形外道也。

城東南不遠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嘗於此處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摧伏外道度諸天人。城西不遠有故伽藍。提婆菩薩與羅漢論議之處。初提婆菩薩聞此伽藍有唎咀羅。

唐言上。

阿羅漢得六神

通具八解脫。遂來遠尋觀其風範。既至伽藍投羅漢宿羅漢少欲知足唯置一牀。提婆既至無以爲席。乃聚落葉指令就坐。羅漢入定夜分方出。提婆於是陳

疑請決。羅漢隨難爲釋。提婆尋聲重質。第七轉曰。杜口不酬。竊運神通力。往覩史多天。請問慈氏。慈氏爲釋。因而告曰。彼提婆者。曠劫修行。賢劫之中。當紹佛位。非爾所知。宜深禮敬。如彈指頃。還復本座。乃復抑揚妙義。剖析微言。提婆謂曰。此慈氏菩薩聖智之釋也。豈仁者所能詳究哉。羅漢曰。然誠如來旨。於是避席禮謝。深加敬歎。從此南入林野中。行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毘荼國。南印度境

達羅毘荼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號建志補羅。周三十餘里。土地沃潤。稼穡豐盛。多花果。出寶物。氣序

溫暑風俗勇烈。深篤信義。高尚博識。而語言文字少異。中印度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並皆遵學上座部法。天祠八十餘所。多露形外道也。如來在世。數遊此國。說法度人。故無憂王於諸聖迹。皆建窣堵波。

建志補羅城者。卽達磨波羅

唐言護法

菩薩本生之城。菩薩

此國大臣之長子也。幼懷雅量。長而弘遠。年方弱冠。王姬下降。禮筵之夕。憂心慘悽。對佛像前。懇懃祈請。至誠所感。神負遠遁。去此數百里。至山伽藍。坐佛堂中。有僧開戶。見此少年。疑其盜也。更詰問之。菩薩具懷指告。因請出家。眾咸驚異。遂允其志。王乃宣命。

推求遐邇乃知菩薩神負遠塵王之知也增深敬異
自染衣已篤學精勤令問風範語在前記。

城南不遠有大伽藍國中聰叡同類萃止有窳堵波
高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摧伏
外道廣度人天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

之所自此南行三千餘里至秣羅矩吒國亦謂枳秣
羅國南印

度境

秣羅矩吒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
田烏鹵地利不滋海渚諸珍多聚此國氣序炎熱人
多黧黑志性剛烈邪正兼崇不尚遊藝唯善逐利伽

藍故基實多餘址存者既少僧徒亦寡天祠數百外道甚眾多露形之徒也。

城東不遠有故伽藍庭宇荒蕪基址尙在無憂王弟大帝之所建也其東有宰堵波崇基已陷覆鉢猶存無憂王之所建立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大神通度無量眾用彰聖迹故此標建歲久彌神祈願或遂。

國南濱海有秣刺耶山崇崖峻嶺洞谷深澗其中則有白檀香樹梅檀儺婆樹樹類白檀不可以別唯於盛夏登高遠矚其有大蛇縈者於是知之猶其木性涼冷故蛇盤也既望見已射箭爲記冬蟄之後方乃

採伐。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果斯別。初採既涇尙
未有香。木乾之後循理而析。其中有香狀若雲丹色
如冰雪。此所謂龍腦香也。

秣刺耶山東有布咀洛迦山。山徑危險巖谷敝傾。山
頂有池。其水澄鏡。派出大河。周流繞山二十市。入南
海。池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其有願見
菩薩者。不顧身命。厲水登山。忘其艱險。能達之者。蓋
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請見。或作自在天形。或爲
塗灰外道。慰諭其人。果遂其願。從此山東北海畔有
城。是往南海。僧伽羅國路。聞諸土俗曰。從此入海東。

南可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唐言執師子。非印度之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二十三國

僧伽羅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

基建那補羅國

摩訶刺佗國

跋祿羯咭

昌葉反

婆國

摩臘婆國

阿吒釐國

契吒國

伐臘毘國

阿難陀補羅國

蘇刺佗國

瞿折羅國

鄔闍衍那國

擲枳陀國

摩醯溼伐羅補羅國

信度國

茂羅三部盧國

鉢伐多國

阿點婆翅羅國

狼揭羅國

波刺斯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舊曰波斯。

臂多勢羅國

阿耆茶國

伐刺拏國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穡時播。華果具繁。人戶殷盛。家產富饒。其形卑黑。其性獷烈。好學尚德。崇善勤福。

此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棲止鬼神其後南印度有
一國王女媻鄰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之徒棄
女逃難女在輦中心甘喪命時師子王負女而去入
深山處幽谷捕鹿採果以時資給旣積歲月遂孕男
女形貌同人性種畜也男漸長大力格猛獸年方弱
冠人智斯發請其母曰我何謂乎父則野獸母乃是
人旣非族類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子曰
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母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濟其子
於後逐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
去已遂擔負母妹下趨人里母曰宜各慎密勿說事

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是至父本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寄邑人。人謂之曰爾曹何國人也。曰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相攜來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其師子王。還無所見。追戀男女憤恚。旣發。便出山谷。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殘毒生類。邑人輒出。遂取而殺。擊鼓吹貝。負弩持矛。羣從成旅。然後免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獵者期於擒獲。主躬率四兵眾。以萬計。掩薄林藪。彌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辟易。旣不擒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式旌茂績。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

飢寒已甚宜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母曰言不可若是彼雖畜也猶謂父焉豈以艱辛而興逆害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旣以違阻此心何冀乃袖小刃出應招募是時千眾萬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卽其前父遂馴伏於是乎親愛忘怒乃剗刃於腹中尙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剗腹含苦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異也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禍然後具陳始末備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尙害况非親乎畜種難馴兇情易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

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貳。於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於中止。其後商人採寶復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孫。眾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建都築邑。據有疆域。以其先祖擒執師子。因舉元功。而爲國號。其女船者泛至波刺斯西。神鬼所魅。產育羣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故師子國人。形貌卑黑。方頤大額。情性獷烈。安忍鳩毒。斯亦猛獸遺種。故其人多勇健。斯一說也。

佛法所記則曰。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刹女之

所居也。城樓之上豎二高幢表吉凶之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事凶幢動。恆伺商人至寶洲者。便變爲美女。持香華奏音樂。出迎慰問。誘入鐵城樂譙歡會。已而置鐵牢中。漸取食之時。贍部洲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字僧伽羅。父旣年老。代知家務。與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風波飄蕩。遇至寶洲。時羅刹女望吉幢動。便賣香華鼓奏音樂。相攜迎候。誘入鐵城商主。于是對羅刹女王歡娛樂會。自餘商侶各相配合。彌歷歲時。皆生一子。諸羅刹女情疏。故人欲幽之。鐵牢更伺商侶。時僧伽羅夜感惡夢。知非吉祥。竊求歸路。遇至鐵

牢乃聞悲號之聲遂昇高樹問曰誰相拘繫而此怨傷曰爾不知耶城中諸女並是羅刹昔誘我曹入城娛樂君既將至幽牢我曹漸充所食今已大半君等不久亦遭此禍僧伽羅曰當圖何計可免危難對曰我聞海濱有一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渡僧伽羅聞已竊告商侶共往海濱專精求救是時天馬來告人曰爾輩各執我毛鬣不回顧者我濟汝曹越海免難至瞻部洲吉達鄉國諸商人奉指告專一無貳執其髦鬣天馬乃騰驤雲路越濟海岸諸羅刹女忽覺夫逃遞相告語與其所去各攜穉子凌虛往來知諸商

人將出海濱遂相召命飛行遠訪嘗未踰時遇諸商
侶悲喜俱至涕淚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惟感遇幸
會良人室家有慶恩愛已久而今遠棄妻子孤遺悠
悠此心誰其能忍幸願留顧相與還城商人之心未
肯回慮諸羅刹女策說無功遂縱妖媚備行矯惑商
侶愛戀情難堪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墮羅刹諸女更
相拜賀與彼商人攜持而去僧伽羅者智慧深固心
無滯累得越大海免斯危難時羅刹女王空還鐵城
諸女謂曰汝無智畧爲夫所棄旣寡藝能宜勿居此
時羅刹女王持所生子飛至僧伽羅前縱極媚惑誘

請令還僧伽羅口誦神呪。手揮利劍。叱而告曰。汝是羅刹。我乃是人人鬼異路。非其匹合。若苦相逼。當斷汝命。羅刹女知誘惑之不遂也。凌虛而去。至僧伽羅家。謂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羅娶我爲妻。生一子矣。賈持寶貨來還鄉國。泛舟遭風。舟楫漂沒。唯我子母及僧伽羅。僅而獲濟。山川道阻。凍餒艱辛。一言忤意。遂見棄遺。誓言不遂。罵爲羅刹。歸則家國遼遠。止則孤遺。羈旅進退無依。敢陳情事。僧伽曰。誠如所言。宜時卽入室居。未久。僧伽羅至。父謂之曰。何重財寶而輕妻子。僧伽羅曰。此羅刹女也。則以先事

具白父母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時羅刹女遂以訴王。王欲罪僧伽羅。僧伽羅曰。羅刹之女情多妖惑。王以爲不誠也。而情悅其淑美。謂僧伽羅曰。必棄此女。今留後宮。僧伽羅曰。恐爲災禍。斯旣羅刹。食唯血肉。王不聽。僧伽羅之言。遂納爲妻。其後夜分。飛還寶渚。召餘五百羅刹鬼女。共至王宮。以毒呪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畜。食肉飲血。持其餘屍。還歸寶渚。旦日羣臣朝集。王門閉而不開。候聽久之。不聞人語。於是排其戶。闢其門。相從趨進。遂至宮庭。聞其無人。唯有骸骨。羣官僚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僧伽羅具

告始末。臣庶信然。禍自招矣。於是國輔老臣羣官。宿將。歷問明德。推據崇高。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乃相議曰。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資福智。次體明哲。非福智無以享寶位。非明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人矣。夢察禍機。感應天馬。忠以諫主。智足謀身。歷運在茲。惟新成詠。眾庶樂推尊立爲王。僧伽羅辭不獲免。允執其中。恭揖羣官。遂卽王位。於是沿革前弊。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侶在羅刹國。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將救難。宜整兵甲。拯危恤患。國之福也。收珍藏寶國之利也。於是治兵浮海而往。時鐵城上凶。

幢遂動諸羅刹女覩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誑王素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神呪身奮武威諸羅刹女踴墜退敗或逃隱海島或沈溺洪流於是毀鐵城破鐵牢救得商人多獲珍寶招募黎庶遷居寶洲建都築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而爲國號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生之事也。

僧伽羅國先時唯宗淫祀佛去世後第一百年無憂王弟摩醯因陀羅捨離欲愛志求聖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足步虛空來遊此國弘宣正法流布遺教自茲已降風俗淳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遵行

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各擅專門。分成二部。一曰摩訶毘訶羅住部。斥大乘習小教。二曰阿跋耶祇釐住部。學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乃戒行貞潔。定慧疑明。儀範可師。濟濟如也。

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瑩以珠珍飾之。奇寶精舍。上建表柱。置鉢曇摩羅伽大寶。寶光赫奕。聯暉照曜。晝夜遠望。爛若明星。王以佛牙日三灌洗。香水香末。或濯或焚。務極珍奇。式修供養。

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亦以眾寶而爲瑩飾。中有金佛像。此國先王等身而鑄。肉髻則貴寶飾焉。其後有

盜伺欲竊取。而重門周檻衛守清切。盜乃鑿通孔道。入精舍而穴之。遂欲取寶像。漸高遠。其盜既不果求。退而歎曰。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起廣大心。發弘誓願。上自身命。下至國城。悲愍四生。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恡寶。靜言於此。不明昔行。像乃俯首而授寶焉。是盜得已。尋持貨賣。人或見者。咸謂之曰。此寶乃先王金佛像頂髻寶也。爾從何獲來。此鬻賣。遂擒以白王。王問所從得。盜曰。佛自與我。我非盜也。王以爲不誠。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覩聖靈信心淳固。不罪其人。重贖其寶。莊嚴像髻。重置頂焉。像因俯首。以至於

今。

王宮側建大廚。日營萬八千僧食。食時既至。僧徒持鉢受饌。既得食。已各還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供養。子孫承統。繼業至今。十數年來。國中政亂。未有定主。乃廢斯業。

國濱海隅。地產珍寶。王親祠祭。神呈奇貨。都人士子往來求採。稱其福報。所獲不同。隨得珠璣。賦稅有科。

國東南隅有餛勒鄧反。迦山巖谷幽峻。神鬼遊舍在昔。

如來於此說餛迦經。舊曰楞伽經。說也。

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洲人卑小。長餘三

尺。人身鳥喙。既無穀稼。唯食椰子。那羅稽羅洲西浮海數千里。孤島東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面坐。以月愛珠爲肉髻。月將回照水。卽懸流。滂霈崖嶺。臨注谿壑。時有商侶遭風飄浪。隨波泛濫。遂至孤島。海鹹不可以飲。渴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也。像頂流水。眾皆獲濟。以爲至誠所感。靈聖拯之。於卽留停。遂經數日。每月隱高巖。其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爲濟我曹而流水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卽水流注耳。將非佛像頂上有此寶耶。遂登崖而視之。乃以月愛珠爲像肉髻。當見其人。說其始末。

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寶洲。無人居止。唯神棲宅。靜夜遙望光燭山川。商人往之者多矣。咸無所得。

自達羅毘茶國北入林野中。歷孤城過小邑。凶人結

黨作害。羈旅行二千餘里。至恭建那補羅國。

南印度境。

恭建那補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形貌黧黑。情性獷暴。好學業。尚德藝。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數百。異道雜居。

王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實唯俊彥也。其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高

減二尺。飾以寶珍。盛以寶函。每至齋日出。置高座。香華供養。時放光明。

城側大伽藍。中有精舍。高五十餘尺。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或至齋日。神光照燭。是聞二百億羅漢之所造也。

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林中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則有聞二百億羅漢遺身舍利窣堵波也。

城東不遠。有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三丈。聞諸先志

曰。此中有如來舍利。或至齋日時。燭靈光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神通力度。諸羣生。

城西南不遠有窰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聞二百億羅漢於此現大神通。化度眾生。傍有伽藍。唯餘基址。是彼羅漢之所建也。從此西北入大林野。猛獸暴害。羣盜兇殘。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刺

佉國

南印
度境

摩訶刺佉國。周六千餘里。國大。城西臨大河。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其形偉大。其性傲逸。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或凌辱。殉

命以讐窘急投分忘身以濟將復怨也必先告之各
被堅甲然後爭鋒臨陣逐北不殺已降兵將失利無
所刑罰賜之女服感激自死國養勇士有數百人每
將決戰飲酒酣醉一人摧鋒萬夫挫銳遇人肆害國
刑不加每出遊行擊鼓前導復餉暴象凡數百頭將
欲陣戰亦先飲酒羣馳蹈踐前無堅敵其王恃此人
象輕陵隣國王刹帝利種也名補羅稽舍謀猷弘遠
仁慈廣被臣下事之盡其忠矣今戒日大王東征西
伐遠賓邇肅唯此國人獨不臣伏屢率五印度甲兵
及募招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未克勝其兵也如此

其俗也如彼。人知好學。邪正兼崇。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數。異道甚多。大城內外五宰堵波。並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無憂王建也。自餘石甃諸宰堵波。其數甚多。難用備舉。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石像。靈鑒潛被。願求多果。

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嶂。重巒絕巘。爰有伽藍。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峯。重閣層臺。背巖面壑。阿折羅唐言所行。阿羅漢所建。羅漢西印度人也。其母既終。觀

生何趣見於此國受女人身。羅漢遂來至此將欲導
化隨機攝受。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來施。乳
便流汁親屬既見以爲不祥。羅漢說本因緣。女子便
證聖果。羅漢感生育之恩。懷業緣之致。將酬厚德。建
此伽藍。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
餘尺。上有石蓋七重。虛懸無綴。蓋間相去各三尺餘。
聞諸先志曰。斯乃羅漢願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
力。或曰。藥術之功。考厥實錄。未詳其致。精舍四周。彫
鏤石壁。作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諸因地事。證聖果之
禎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無遺。備盡鐫鏤。伽藍門外。

南北左右各一石象聞之土俗曰此象時大聲吼地
為震動昔陳那菩薩多止此伽藍自此西行千餘里

度耐秣陀河至跋祿羯帖

昌葉反 婆國南印度境

跋祿羯帖婆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

餘里土地鹹鹵草木稀疏煮海為鹽利海為業氣序

暑熱回風颺起土俗澆薄人性詭詐不知學藝邪正

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坐部

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此西北行二千餘里至

摩臘婆國

即南羅羅國南印度境

摩臘婆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據莫

訶河東南。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草木榮茂。華果繁實。特宜宿麥。多食餅麩。人性善順。大抵聰敏。言辭雅亮。學藝優深。五印度境。兩國重學。西南摩臘婆國。東北摩揭陀國。貴德尙仁。明敏強學。而此國也。邪正雜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實眾。多是塗灰之侶也。

國志曰。六十年前。王號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機慧高明。

才學瞻敏。愛育四生。敬崇三寶。始自誕靈。泊乎沒齒。貌無瞋色。手不害生。象馬飲水。麈而後飼。恐傷水性也。其仁慈如此。在位五十餘年。野獸狎人。舉國黎庶。

歲不殺害居宮之側。建立精舍。窮諸工巧。備盡莊嚴。中作七佛世尊之像。每歲恆設無遮大會。招集四方僧徒。修施四事供養。或以三衣道具。或以七寶珍奇。奕世相承。美業無替。

大城西北二十餘里。至婆羅門邑。傍有陷坑。秋夏淫滯。彌淹旬日。雖納眾流而無積水。其傍又建小宰堵波。聞諸先志曰。昔者大慢婆羅門。生身陷入地獄之處。昔此邑中有婆羅門。生知博物學冠時彥。內外典籍究極幽微。曆數玄文。若視諸掌。風範清高。令問遐被。王甚珍敬。國人宗重。門人千數。味道欽風。每自言

曰。吾爲世出。述聖導凡。先賢後哲。無與我比。彼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者。人皆風靡。祖述其道。莫不圖形競修。祇敬我今。德踰於彼。名擅於時。不有所異。其何以顯。遂用赤旃檀刻作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等像。爲座四足。凡有所至。負以自隨。其慢傲也如此。時西印度有苾芻跋陀羅樓支。唐言賢受。妙極因明深窮。異論道風。淳粹戒香。郁烈少欲。知足無求於物。聞而歎曰。惜哉。時無人矣。今彼愚夫。敢行凶德。於是荷錫遠遊。來至此國。以其宿心具白於王。王見弊服。心未之敬。然高其志。強爲之禮。遂設

論座告婆羅門。婆羅門聞而笑曰。彼何人斯。敢懷此志。命其徒屬來就論場。數百千眾前後侍聽。賢愛服弊。故衣敷草而坐。彼婆羅門踞所持座。非斥正法。敷述邪宗。苾芻清辯若流。循環往復。婆羅門久而謝屈。王乃謂曰。久濫虛名。罔上惑眾。先典有記。論負當戮。欲燒鑪鐵。令其坐上。婆羅門窘迫。乃歸命求救。賢愛愍之。乃請王曰。大王仁化遠洽。頌聲載途。當布慈育。勿行殘酷。恕其不逮。唯所去就。王令乘驢徧告城邑。婆羅門恥其戮辱。發憤歐血。苾芻聞已。往慰之曰。爾學苞內外。聲聞遐邇。榮辱之事。進退當明。夫名者何。

實乎。婆羅門憤恚深。嘗苾芻。謗毀大乘。輕蔑先聖。言聲未靜。地便坼裂。生身墜陷。遺迹斯在。自此西南入海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南印度境。

阿吒釐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珍寶盈積。稼穡雖備。興販爲業。土地沙鹵。華果稀少。出胡椒樹。樹葉若蜀椒也。出薰陸香樹。樹葉若棠梨也。氣序熱多風埃。人性澆薄。貴財賤德。文字語言儀形。法則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者。宗事天神。祠館十餘所。異道雜居。

從摩臘婆國西北行三百里。至契吒國。南印度境。

契吒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風土物產。遂同其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外道眾多。從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毘

國。卽北羅羅國。南印度境。

伐臘毘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所產氣序所宜。風俗人性。同摩臘婆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積財百億者。乃有百餘室矣。遠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實多。如來在世。屢遊此國。故無憂

王於佛所止。皆樹旌表。建窣堵波。過去三佛坐及經行說法之處。遺迹相間。今王刹帝利種也。卽昔摩臘婆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姪。今羯若鞠闍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子。壻號杜魯婆跋吒。唐言常獻情性躁急。智謀淺

近。然而淳信三寶。歲設大會七日。以殊珍上味供養僧眾。三衣醫藥之價。七寶奇貴之珍。旣以總施。倍價酬贖。貴德尙賢。尊道重學。遠方高僧。特加禮敬。去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折羅阿羅漢之所建立。德慧堅慧菩薩之所遊止。於中制論竝盛。流布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境。

阿難陀補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土宜氣序。文字法則。遂亦同焉。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十。異道雜居。

從伐臘毘國西行五百餘里。至蘇刺侏國。

西印度境。

蘇刺侏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西據莫醯河。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役屬伐臘毘國。地土鹹鹵。華果希少。寒暑雖均。風飄不靜。土俗澆薄。人性輕躁。不好學藝。邪正兼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多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雜居。國當

西海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輿販爲業。貿遷有無。去城不遠。有郁鄯多山。山頂有伽藍房宇。廊廡多。疏崖嶺林樹鬱茂。泉流交境。聖賢之所遊止。靈仙之所集往。從伐臘毘國北行千八百餘里。至瞿折羅國。西印度境。

瞿折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毘羅摩羅。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刺侏國。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多事外道。少信佛法。伽藍一所。僧百餘人。習學小乘法。教說一切有部。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刹帝利種也。年在弱冠。智勇高遠。深信佛法。高尙異能。從此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國。南印度境。

鄔闍衍那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刺侏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伽藍數十。所多以圯壤。存者三五。僧徒三百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婆羅門種也。博覽邪書。不信正法。去城不遠。有窳堵波。無憂王作地獄之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陀國。南印度境。

擲枳陀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稱沃壤。稼穡滋植。宜菽麥。多華果。氣序調暢。人性善順。多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數十。少有僧徒。天祠十餘所。外道千餘人。王婆羅門種也。篤信三寶。尊重有德。

諸方博達之士多集此國從此北行九百餘里至摩

醯溼伐羅補羅國

中印度境

摩醯溼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

餘里土宜風俗同鄔闍衍那國崇敬外道不信佛法

天祠數十多是塗灰之侶王婆羅門種也不甚敬信

佛法從此還至瞿折羅國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

百餘里渡信度大河至信度國

西印度境

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毘苦婆補羅周三

十餘里宜穀稼豐粟麥出金銀鋌石宜牛羊橐駝騾

畜之屬橐駝卑小唯有一峯多出赤鹽色如赤石白

鹽黑鹽及白石鹽等異域遠方以之爲藥。人性剛烈而質直。數鬪爭。多誹謗。學不好博。深信佛法。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竝學小乘正量部法。大抵懈怠。性行弊穢。其有精勤賢善之徒。獨處閑寂。遠迹山林。夙夜匪懈。多證聖果。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居。王戍陀羅種也。性淳質敬。佛法如來在昔頗遊此國。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窣堵波數十所。烏波毘多大阿羅漢。屢遊此國。演法開導。所止之處。皆旌遺迹。或建僧伽藍。或樹窣堵波。往往間起。可畧而言。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有數百千戶。於此宅居。其性剛烈。唯殺是

務牧牛自活無所係命若男若女無貴無賤剃鬚髮服袈裟像類苾芻而行俗事專執小見非斥大乘聞諸先志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事凶殘時有羅漢愍其顛墜爲化彼故乘虛而來現大神通示稀有事令眾信受漸導言教諸人敬悅願奉指誨羅漢知眾心順爲授三歸息其兇暴悉斷殺生剃髮染衣恭行法教年代浸遠世易時移守善旣虧餘風不殄雖服法衣嘗無戒善子孫奕世習以成俗從此東行九百餘里渡信度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國西印度境茂羅三部盧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

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役屬磔迦國土田良沃氣序調順風俗質直好學尙德多事天神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多已圯壞少有僧徒學無專習天祠八所異道雜居有日天祠莊嚴甚麗其日天像鑄以黃金飾以奇寶靈鑿幽通神功潛被女樂遞奏明炬繼日香華供養初無廢絕五印度國諸王豪族莫不於此捨施珍寶建立福舍以飲食醫藥給濟貧病諸國之人來此求願常有千數天祠四周池沼華林甚可遊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

北印度境

鉢伐多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

殷盛。役屬磔迦國。多旱稻。宜菽麥。氣序調適。風俗質直。人性躁急。言含鄙辭。學藝深博。邪正雜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四窻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天祠二十。異道雜居。城側有大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卽是昔慎那弗咀羅。唐言最勝子。論師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此大伽藍爲天火所燒。摧殘荒圯。

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境。

阿點婆翅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會。號竭躋溼伐。

羅周三十餘里。僻在西境。臨信度河。鄰大海濱。屋宇莊嚴。多有珍寶。近無君長。統屬信度國。地下溼。土斥鹵穢。草荒茂。疇壟少。墾穀稼。雖備菽麥。特豐。氣序微寒。風颺勁烈。宜牛羊橐駝騾畜之類。人性暴急。不好習學。語言微異。中印度。其俗淳質。敬崇三寶。伽藍八十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多是塗灰外道之所居止。城中有大自在天祠。祠宇彫飾。天像靈鑿。塗灰外道遊舍其中。在昔如來頗遊此國。說法度人。導凡利俗。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六窳堵波焉。從此西行。減二千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

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號宰窵黎溼伐羅。土地沃潤。稼穡滋盛。氣序風俗。同阿點婆翅羅國。居人殷盛。多諸珍寶。臨大海濱。入西女國之路也。無大君長。據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屬波刺斯國。文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百所。塗灰外道。其徒極眾。城中有大自然自在天祠。莊嚴壯麗。塗灰外道之所宗事。自此西北至波刺斯國。非印度之國。路次附見。舊曰波斯略也。

波刺斯國。周數萬里。國大。都城號蘇刺薩儻那。周四

十餘里。川土既廣。氣序亦異。大抵溫也。引水爲田。人戶富饒。出金銀。鉛石。頗胝水。精奇珍異寶。工織大錦。細褐。氈毳之類。多善馬。橐駝。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無禮義。文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伎。凡諸造作。鄰境所重。婚姻雜亂。死多棄屍。其形偉大。齊髮露頭。衣皮褐。服錦氈。戶課賦稅。人四銀錢。天祠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爲所宗也。伽藍二。三。僧徒數百。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法。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鶴秣城。內城不廣。外郭周六十餘里。居人眾。家產富。西北接拂懔國。境壤風俗同。波刺斯。形貌語言。

稍有乖異。多珍寶。亦富饒也。拂懔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畧無男子。多諸珍寶貨。附拂懔國。故拂懔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

自阿點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勢羅國。西印度境。

臂多勢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地沙鹵。寒風淒勁。多菽麥。少華果。而風俗獷暴。語異。中印度不好藝學。然知淳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並塗灰外道也。

城北十五六里大林中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所建也中有舍利時放光明是如來昔作僊人爲國王所害之處此東不遠有故伽藍是昔大迦多延那大阿羅漢之所建立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建窣堵波以爲旌表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耆茶國西印度境

阿耆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宜稼穡菽麥特豐華果少草木疏氣序風寒人性獷烈言辭朴質不尙學業然於三寶守心淳信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多

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所。並塗灰外道也。

城東北不遠大竹林中。伽藍餘址。是如來昔於此處

聽諸苾芻著亟縛屣。

唐言靴。

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

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其傍精舍。有青石立佛像

每至齋日。或放神光。次南八百餘步林中。有窣堵波

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

覆。至明日開諸苾芻著複納衣。此林之中有佛經行

之處。又有諸窣堵波。鱗次相望。並過去四佛坐處也。

其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每至齋日多放光明。從此

東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刺拏國。

西印度境。

伐刺拏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迦畢試國。地多山林。稼穡時播。氣序微寒。風俗獷烈。性忍暴。志鄙弊。語言少同。中印度邪正兼崇。不好學藝。伽藍數十。荒圯已多。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多塗灰外道也。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示教利喜。開悟含生。其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聞諸土俗曰。從此國西。接稽蓋那國。居大山川間。別立主。無大君長。多羊馬。有善馬者。其形殊大。諸國稀種。鄰境所寶。復此西北。踰大山。涉廣川。歷小城邑。行二

千餘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國。亦謂漕利國。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二十二國

漕矩吒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

安咀羅縛國

闕悉多國

活國

耆健國

阿利尼國

曷邏胡國

訖栗瑟摩國

鉢利曷國

呬摩咀羅國

鉢鐸創那國

淫薄健國

屈居勿浪拏國

達摩悉鐵帝國

尸棄尼國

商彌國

竭盤陀國

烏鎩國

佉沙國

斫句迦國

瞿薩旦那國

漕矩吒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號鶴悉那周三十餘里或都鶴薩羅城周三十餘里並堅峻險固也山川隱嶙疇壟塿塹穀稼時播宿麥滋豐草木扶疏華果茂盛宜鬱金香出興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鶴薩羅城中涌泉流派國人利之以溉田也氣序寒烈霜

雪繁多。人性輕躁。情多詭詐。好學藝。多伎術。聰而不明。日誦數萬言。文字言辭異於諸國。多飾虛談。少成事實。雖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今王淳信。累葉承統。務興勝福。敏而好學。無憂王所建。宰堵波十餘所。天祠數十。異道雜居。計多外道。其徒極盛。宗事穠。鋤句反。下同。那天。其天神。昔自迦畢試國。阿路。獠山。徙居此國。南界穠那。咽羅山中。作威作福。爲暴爲惡。信求者。遂願輕蔑者。招殃。故遠近宗仰。上下祇懼。鄰國異俗。君臣僚庶。每歲嘉辰。不期而會。或賫金銀奇寶。或以羊馬馴畜。競

興貢奉俱申誠素所以金銀布地羊馬滿谷無敢覬
覷唯修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呪術外
道遵行多效治療疾病頗蒙痊愈從此北行五百餘
里至弗栗恃薩儻那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
都城號護苾那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漕矩吒國
語言有異氣序寒勁人性獷烈王突厥種也深信三
寶尙學遵德從此國東北踰山涉川越迦畢試國邊
城小邑凡數十所至大雪山婆羅犀那大嶺嶺極崇
峻危墜敝傾蹊徑盤迂巖岫回互或入深谷或上高

崖盛夏合凍鑿冰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上。寒風淒烈。積雪彌谷。行旅經涉。莫能佇足。飛隼翔翔。不能越度。足趾步履。然後翻飛。下望諸山。若觀培塿。瞻部洲中。斯嶺特高。其巔無樹。唯多石峰。攢立叢倚。森然若林。又三日行方得下嶺。至安坦羅縛國。

安坦羅縛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阜連屬。川田隘狹。氣序寒烈。風雪淒勁。豐稼穡宜。華果。人性獷暴。俗無綱紀。不知罪福。不尙習學。唯修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僧徒數十。然皆遵習大眾部法。有一窣堵

波無憂王建也。從此西北入谷踰嶺度諸小城行四百餘里至闢悉多國。

闢悉多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減千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多川狹。風而且寒。穀稼豐華。果盛。人性獷暴。俗無法度。伽藍三所。僧徒尠少。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

活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別君長。役屬突厥。土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茂。華果異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躁烈。衣

服氈褐多信三寶少事諸神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
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
小國遷徙鳥居不常其邑從此東入蔥嶺蔥嶺者據
贍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國東
至烏鍛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
峻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地多出蔥故謂蔥嶺又以山
崖蔥翠遂以名焉東行百餘里至耆健國。

耆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
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
北至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帶縛芻河兩岸。周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東至曷邏胡國。

曷邏胡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芻河。周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

從薈健國東踰峻嶺。越洞谷。歷數川。城行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訖栗瑟摩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薈健國。但其人性暴惡有異。東北至鉢利曷國。

鉢利曷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從訖栗瑟摩國東踰山越川行三百餘里至呬摩咄羅國。

呬摩咄羅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遶迤土地沃壤宜穀稼多宿麥百卉滋茂衆果具繁氣序寒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措威儀衣氈皮褐頗同突厥其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歿角冠全棄其先強國王釋種也蔥嶺

之西多見臣伏。境鄰突厥。遂染其俗。又爲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十堅城。各別立主。穹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訖栗瑟摩國。東谷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

鉢鐸創那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邈迤。沙石彌漫。土宜菽麥。多蒲萄。胡桃。梨。柰等果。氣序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多衣氈褐。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

淫薄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產。氣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鉢鐸。創那。但言語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南踰嶺。越谷峽。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勿浪拏國。

屈浪拏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淫薄健國。俗無法則。人性鄙暴。多不營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氈褐。有山巖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後得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寶。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艱險。行五百

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鑊侃
又謂護蜜。

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五六百餘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臨縛芻河。盤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風淒烈。唯植麥豆。少樹林。乏華果。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無禮義。人性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氈褐。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

昏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此國之先。未被佛教。但事邪神。數百年前。肇弘法化。初此國王愛子嬰疾。徒究醫術。

有加無瘳。王乃躬往天祠禮請求救。時彼祠主爲神下語。必當痊復。良無他慮。王聞喜慰。回駕而歸。路逢沙門。容止可觀。駭其形服。問所從至。此沙門者。已證聖果。欲弘佛法。故此儀形。而報王曰。我如來弟子。所謂苾芻也。王旣憂心。卽先問曰。我子嬰疾。生死未分。沙門曰。王先靈可起。愛子難濟。王曰。天神謂其不死。沙門言其當終。詭俗之人。言何可信。遲至宮中。愛子已死。匿不發喪。吏問神主。猶曰不死。疹疾當瘳。王便發怒。縛神主而數曰。汝曹羣居長惡。妄行威福。我子已死。尙云當瘳。此而謬惑。孰不可忍。宜戮神主。殄滅

靈廟。於是殺神主除神像投縛芻河回駕而還。又遇沙門見而敬悅稽首謝曰。曩無明導行足邪途。澆弊雖久。沿革在茲。願能垂顧。降臨居室。沙門受請隨至中宮。葬子既已。謂沙門曰。人世糺紛。生死流轉。我子嬰疾。問其去留。神而妄言。當必痊差。先承指告。果無虛說。斯則其法可奉。唯垂哀愍。導此迷徒。遂請沙門揆度伽藍。依其規矩。而便建立。自爾之後。佛教方隆。故伽藍中精舍爲羅漢建也。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懸金銅圓蓋。眾寶莊嚴。人有旋繞蓋亦隨轉。人止蓋止。莫測靈鑿。聞諸耆舊曰。或云聖人願力所

持或謂機關祕術所致觀其堂宇石壁堅峻考厥眾議莫知實錄踰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

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菽麥少穀稼林樹稀疏華果寡少氣序寒烈風俗獷勇忍於殺戮務於盜竊不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來禍福懼現世災殃形貌鄙陋皮褐爲服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有異越達摩悉鐵帝國大山之南至商彌國。

商彌國周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間堆阜高下穀稼備植菽麥彌豐多蒲萄出雌黃鑿崖析石然後得之。

山神暴惡屢爲災害。祀祭後入平吉往來。若不祈禱。風雹奮發。氣序寒風。俗急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狹。伎能淺薄。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別異。多衣氍毹。其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從化。莫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

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雪山間。故寒風淒勁。春夏飛雪。晝夜飄風。地鹹鹵多礫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致空荒。絕無人止。波謎羅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

里據大蔥嶺內。當贍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鏡。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味甚甘美。潛居則鮫鱓魚。龍黿鼉龜鼈。浮游乃鴛鴦鴻鴈。鴛鴦鵝鶻。諸鳥大卵。遺穀荒野。或草澤間。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國界。東與縛芻河合。而西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池東派一大流。東北至佉沙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皆東流。波謎羅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自此川中東南。登山履險。路無人里。唯多冰雪。行五百餘里。至揭盤陀國。

揭盤陀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大石嶺背徒多
河周二十餘里。山嶺連屬。川原隘狹。穀稼儉少。菽麥
豐多。林樹稀華。果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俗無禮義。
人寡學藝。性既獷暴。力亦驍勇。容貌醜弊。衣服氈褐。
文字語言大同。佉沙國。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藍十
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今王淳質敬重三寶。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來
多歷年所。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咄羅。

唐言漢日天種

此

國之先。蔥嶺中荒川也。昔波利斯國王娶婦漢土。迎
歸至此。時屬兵亂。東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峰。峰

極危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靜欲趨歸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王命迎婦屬斯寇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王德感妖氣已靜今將歸國王婦有娠顧此爲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或以後誅訊問諠譁莫究其實時彼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旦夕於是卽石峰上築宮起館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爲主建官垂憲至期

產男容貌研麗。母攝政事。子稱尊號。飛行虛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鄰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終。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腊。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恒置香華。子孫奕世。以迄於今。以其先祖之出。母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國。首飾方冠。身衣胡服。後嗣陵夷。見迫強國。無憂王命。世卽其宮中。建窳堵波。其王於後。遷居宮東北隅。以其故宮爲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臺閣。高廣佛像。威嚴尊者。咀叉始羅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離

俗塵遊心典籍棲神玄旨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三萬二千字故能學冠時彥名高當世立正法摧邪見高論清舉無難不酬五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凡數十部並盛宣行莫不翫習卽經部本師也當此之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號爲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興兵動眾伐呾叉始羅國脇而得之建此伽藍式昭瞻仰

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然而坐難以動搖形若羸人膚骸不朽已經七百餘歲其鬚髮恒長故眾僧年別爲剃

髮易衣。

大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奔通論攘舍羅

唐言福舍葱嶺東岡四山之中地方百餘頃正中墊下冬

夏積雪風寒飄勁疇墉瀉鹵稼穡不滋既無林樹唯

有細草時雖暑熱而多風雪人徒纒入雲霧已興商

侶往來苦斯艱險聞諸耆舊曰昔有賈客其徒萬餘

橐駝數千賈貨逐利遭風遇雪人畜俱喪時竭盤陀

國有大羅漢遙觀見之愍其危厄欲運神通拯斯淪

溺適來至此商人已喪於是收諸珍寶集其所有構

立館舍儲積資財買地鄰國鬻戶邊城以賑往來故

今行人商侶咸蒙周給。從此東下。蔥嶺東岡。登危嶺。越洞谷。谿徑險阻。風雪相繼。行八百餘里。出蔥嶺。至烏鍛國。

烏鍛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臨徙多河。地土沃壤。稼穡殷盛。林樹鬱茂。華果具繁。多出雜玉。則有白玉。黛玉。青玉。氣序和。風雨順。俗寡禮義。人性剛獷。多詭詐。少廉恥。文字語言少。同佉沙國。容貌醜。弊衣服。皮褐。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自數百年。王族絕嗣。無別君長。役屬揭盤陀國。

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山氣龍嵒。觸石興雲。崖隙崢嶸。將崩未墜。其巔窄堵。波鬱然奇制也。聞諸土俗曰。數百年前山崖崩圯。中有苾芻瞑目而坐。軀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肩蒙面。有畋獵者見曰。白王。王躬觀禮。都人士子不召而至。焚香散華。競修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此偉也。有苾芻對曰。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裟。乃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先有期限。或言聞犍椎聲。或云待日光照。有苾芻警察。便從定起。若無警察。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段食之體。出定便謝。宜以酥油灌注。令得滋潤。然後

鼓擊警悟定心。王曰：爾乎？乃擊捷稚，其聲纔振，而此羅漢豁然高視。久之，乃曰：爾輩何人？形容卑劣，被服袈裟。對曰：我苾芻也。曰：然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入大涅槃，其來已久。聞而閉目，悵若有懷，尋重問曰：釋迦如來出興世耶？對曰：誕靈導世，已從寂滅。聞復俯首，久之，乃起，昇虛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墜地。王收其骨，起窣堵波。從此北行，山積曠野，五百餘里，至佉沙國。

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號也。正音直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猶

為謫也。

佉沙國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盛，華果

繁茂。出細氈褐。工織細氈毼毼。氣候和暢。風雨順序。人性獷暴。俗多詭詐。禮義輕薄。學藝庸淺。其俗生子。押頭匾。匳容。貌麤鄙。文身綠疇。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刪譌。頓存體勢。語言辭調。異於諸國。淳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毘婆沙者多矣。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濟徙多河。踰大沙嶺。至斫句迦國。舊曰沮渠。

斫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編戶殷盛。山阜連屬。礫石彌漫。臨帶兩河。頗以耕植。

蒲萄梨柰其果實繁。時風寒人躁暴俗唯詭詐。公行劫盜文字同瞿薩。旦那國言語有異禮義輕薄學藝淺近淳信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僧徒百餘人習學大乘教。

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嵯峨峰巒重疊草木凌寒春秋一貫谿澗浚瀨飛流四注崖龕石室某布巖林。印度果人多運神通輕舉遠游棲止於此。諸阿羅漢寂滅者眾以故多有窄堵波也。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鬚髮恒長。故諸沙門時往爲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佛法至處莫斯。

為盛也。十萬頌為部者。凡有十數。自茲已降其流實

廣。從此而東。踰嶺越谷。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

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語謂之渙那國。匈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谿日。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

也。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大半。壤土隘狹。宜穀

稼。多眾果。出氈毳。細氈。工紡績。純紬。又產白玉。鬖玉。

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溫恭。好學典藝。

博達伎能。眾庶富樂。編戶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舞。

少服毛褐。氈裘多衣。純紬白氈。儀形有禮。風則有紀。

文字。憲章聿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沿革。語異諸國。

崇尙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
大乘法教。王甚驍武。敬重佛法。自云毘沙門天之祚
胤也。昔者此國虛曠無人。毘沙門天於此棲止。無憂
王太子在。阻又始羅國被抉。目已無憂。王怒遣輔佐
遷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間。遷人逐物至此。西界
推舉酋豪。尊立爲王。當是時也。東土帝子蒙譴。流徙
居此東界。羣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教不通。
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爭長。忿形辭語。
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
宜歸治兵。期而後集。於是回駕而返。各歸其國。校習。

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成功。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負大瓠。盛滿水。自而進。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因卽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峙其基堵。遂得興功。卽斯國治。今王所都於此城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克。自古已來。未能有勝。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臺云。暮未有胤嗣。恐絕宗緒。乃往毘沙門天神所。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捧以回駕。國人稱慶。旣不飲乳。

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宗先祖也。自茲已降。奕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無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爲國號。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爲毘盧折那

唐言

遍照阿羅漢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

溼彌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王遂躬往觀其容止。曰。爾何人乎。獨在幽林。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閑居習定。王宜樹

福弘讚佛教。建伽藍。召僧眾。王曰。如來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烏棲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愍四生。誘導三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纏愛網。王曰。誠如所說。事高言議。旣云大聖爲我現形。旣得瞻仰。當爲建立。罄心歸信。弘揚教法。羅漢曰。王建伽藍。功成感應。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會稱慶。而未有鍵稚扣擊。召集。王謂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王當至誠。聖鑒不遠。王遂禮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鍵稚。因卽誠信。弘揚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餞伽山

唐言牛角

山峰兩起

巖隙四絕於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來曾至此處爲諸天人略說法要懸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崇遺法遵習大乘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無替近者崖崩掩塞門徑國王興兵欲除崩石卽黑蜂羣飛毒螫人眾以故至今石門不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止昔此國中有臣被譴寓居屈支恒禮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遙敬夜分之後像

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

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備威肅嶷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土俗曰本在迦涇彌羅國請移至此昔有羅漢其沙彌弟子臨命終時求酢米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國有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彌噉已願生其國果遂宿心得爲王子。既嗣位已威攝遐邇遂踰雪山伐迦涇彌羅國。迦涇彌羅國王整集戎馬欲禦邊寇時阿羅漢諫王勿鬪兵也。我能退之。尋爲瞿薩旦那王說諸法要。王初未信尙欲興兵。羅漢遂取

此王先身沙彌時衣而以示之。王旣見衣得宿命智。與迦溼彌羅王謝咎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彌時所供養佛像。隨軍禮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伽藍。式招僧侶。捨寶冠置像頂。今所冠者卽先王所施也。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並鼠壤墳也。聞之士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異色。爲其羣之首長。每出穴遊止。則羣鼠爲從。昔者匈奴率數十萬眾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時瞿薩旦那王率數萬兵。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無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圖計。苟復設

祭焚香請鼠糞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瞿薩旦那王
夢見大鼠曰敬欲相助願早治兵。旦日合戰必當克
勝。瞿薩旦那王知有靈祐遂整戎馬申令將士未明
而行長驅掩襲匈奴之聞也莫不懼焉方欲駕乘被
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縛凡厥帶系鼠皆齧斷兵
寇旣臨面縛受戮於是殺其將虜其兵匈奴震懾以
爲神靈所祐也。瞿薩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設祭奕
世遵敬特深珍異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禮祭
以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乘而趨拜以致敬祭以祈福
或衣服弓矢或香華肴膳亦旣輸誠多蒙福利若無

享祭則逢災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燭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遙見林中光明照曜。於是歷問。僉曰。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旣覩明賢心。乃祇敬。欽風不已。請至中宮。沙門曰。物有所宜。志有所在。幽林藪澤。情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仰。深加宗重。爲建伽藍。起窣堵波。沙門受請。遂止其中。頃之王感獲舍利數百粒。甚慶悅。竊自念曰。舍利

來應何其晚歟。早得置之。窅堵波下。豈非勝迹。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漢曰。王無憂也。今爲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石函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不日功畢。載諸寶輿。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宮導從。庶僚凡百。觀送舍利者。動以萬計。羅漢乃以右手舉窅堵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其功斯畢。於是下窅堵波。無所傾損。觀觀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彌篤。敬法之志。斯堅。王謂羣官曰。我嘗聞佛力難思。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於掌內。眾生無動靜之想。演法性於常音。眾生有隨類之悟。

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絕言其靈已隱其教猶傳餐和
飲澤味道欽風尚獲斯靈深賴其福勉哉凡百宜深
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鹿射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
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之命使以求時東
國君祕而不賜嚴勅關防無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
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
其請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婦而誠曰爾致辭東國君
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爲裳服女
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

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檢遂入瞿薩曰那國止
鹿射伽藍故地方備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
此地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
也尚以雜葉飼之自時厥後桑樹連蔭王妃乃刻石
爲制不令傷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明神
不祐遂爲先蠶建此伽藍數株枯桑云是本種之樹
也故今此國有蠶不殺竊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
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
其後斷流王深怪異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
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爲政有平德有

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爲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回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絕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爲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欲耳。龍遂曰。悅國之大臣。王旣回駕。謂羣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絕食則死。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萬姓。何吝一臣。臣者國之佐人者國之本。願大王不再思。

也幸爲修福建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僚庶鼓樂飲餞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馬與王辭訣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畫水水爲中開自茲沒矣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梅檀大鼓封一函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遺細微謬參神選願多營福益國滋臣以此大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聲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歲月浸遠龍鼓久無舊懸之處今仍有鼓池側伽藍荒圯無僧

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地絕無蘗草其

土赤黑。聞諸耆舊曰。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萬西伐。此時瞿薩日那王亦整齊戎馬數十萬。東禦強敵。至於此地。兩軍相邁。因卽合戰。西兵失利。乘勝殘殺。虜其王。殺其將。誅戮士卒無復孑遺。流血染地。其迹斯在。

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娑摩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帖像。卽時痊復。虛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土俗曰。此像音佛在世。橋賞彌國。鄔陀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凌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初此城人安

樂富饒深著邪見而不珍敬。傳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禮拜此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白王。王乃下令。宜以沙土。塗此異人。時阿羅漢身蒙沙土。餽口絕糧。時有一人心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禮此像。及見羅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却後七日。當雨沙土。填滿此城。略無遺類。爾宜知之。早圖出計。由其全我。獲斯殃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嗤笑。至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雨雜寶滿衢路。人更詈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後。雨

沙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媿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卽此供養不敢遷移。聞諸先記曰。釋迦法盡像入龍宮。今曷勞落迦城爲大堆阜。諸國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掘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暴發。煙雲四合。道路迷失。

媿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熱濕難以履涉。蘊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趣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旦那以爲東境之關防也。

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

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者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卽涅末地也。城郭巋然。人煙斷絕。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卽樓蘭地也。

推表山川考採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動靜無常。取捨不同。事難窮驗。非可臆說。隨所遊至。略書梗槩。舉其聞見。記諸慕化。斯固日入已來。咸沐

惠澤風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天下一之宇內豈徒
單車出使通驛萬里者哉。

記贊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潛運。神道虛通。
盡形識於沙界。絕起謝於塵劫。形識盡。雖應生而不
生。起謝絕。示寂滅而無滅。豈實迦維降神。娑羅潛化
而已。固知應物効靈。感緣垂迹。嗣種利利。紹胤釋迦。
繼域中之尊。擅方外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
攜玉毫而光撫含生。道洽十方。智周萬物。雖出希夷
之外。將庇視聽之中。三轉法輪於大千。一音振辯於
羣有。八萬門之區別。十二部之綜要。是以聲教之所

霑被。馳驚福林。風軌之所鼓扇。載驅壽域。聖賢之業盛矣。天人之義備矣。然忘動寂於堅固之林。遺去來於幻化之境。莫繼乎有待。匪遂乎無物。尊者迦葉妙選。應真。將報佛恩。集斯法寶。四含總其源流。三藏括其樞要。雖部執茲興。而大寶斯在。粵自降生。洎乎潛化。聖迹千變。神瑞萬殊。不盡之靈。逾顯。無爲之教。彌新。備存經誥。詳著記傳。然尙羣言紛紜。異議舛馳。原始要終。罕能正說。此指事之實錄。尙眾論之若斯。況正法幽玄。至理冲邈。研覈奧旨。文多闕焉。是以前修令德。繼軌譯經之學。後進英彥。踵武缺簡之文。大義

鬱而未彰。微言闕而無問。法教流漸。多歷年所。始自
炎漢。迄於聖代。傳譯盛業。流美聯暉。玄道未攄。真宗
猶昧。匪聖教之行。藏固王化之由。致我大唐。臨訓天
下。作孚海外。考聖人之遺。則正先王之舊典。闡茲像
教。鬱爲大訓。道不虛行。弘在明德。遂使三乘奧義。鬱
於千載之下。十力遺靈。闕於萬里之外。神道無方。聖
教有寄。待緣斯顯。其言信矣。夫玄奘法師者。疏清流
於雷澤。派洪源於媯川。體上德之禎祥。蘊中和之淳
粹。履道合德。居貞葺行。福樹曩因。命偶昌運。拔迹俗
塵。閑居學肆。奉先師之雅訓。仰前哲之令德。負笈從

學遊方請業。周流燕趙之地。歷覽魯衛之邦。背三河而入秦中。步三蜀而抵吳會。達學髦彥。遍效請益之勤。冠世英賢。屢申求法之志。側聞餘論。考厥眾謀。競黨專門之義。俱嫉異道之學。情發討源。志存詳考。屬四海之有截。會八表之無虞。以貞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遐征。資皇化而問道。乘冥祐而孤遊。出鐵門石門之阨。踰凌山雪山之險。驟移灰管。達於印度。宣國風於殊俗。喻大化於異域。親承梵學。詢謀哲人。宿疑則覽文明。發奧旨則博問高才。啟靈府而究理。廓神衷而體道。聞所未聞。得所未得。爲道場之

益友誠法門之匠人者也。是知道風昭著，德行高明。

學蘊三冬，聲馳萬里。印度學人咸仰盛德，既曰經筵。

亦稱法將。小乘學徒號木叉提婆。唐言解脫天。大乘法眾

號摩訶耶那提婆。唐言大乘天。斯乃高其德而傳徽號，敬

其人而議嘉名。至若三輪奧義，三請微言，深究源流。

妙窮枝葉，奐然慧悟，怡然理順，質疑之義詳諸別錄。

既而精義通玄，清風載扇，學已博矣。德已盛矣。於是

乎歷覽山川，徘徊郊邑。出茅城而入鹿苑，遊杖林而

憩雞園。回眺迦維之國，流目拘尸之城。降生故基，與

川原而廡廡，潛靈舊址。對郊阜而茫茫，覽神迹而增

懷仰玄風而永歎。匪唯麥秀悲殷。黍離愍周而已。是用詳釋迦之故事。舉印度之茂實。頗採風壤。存記異說。歲月遄邁。寒暑屢遷。有懷樂土。無忘返迹。請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痾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降履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鷲峰

山說法華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
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
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像大乘經
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
論一十四部大眾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經
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
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
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六部聲論一
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總六百五十七部將弘至教
越踐畏途薄言旋軻載馳歸駕出舍衛之故國背伽

耶之舊郊踰蔥嶺之危墜越沙磧之險路十九年春
正月達於京邑謁帝徃陽肅承明詔載令宣譯爰召
學人共成勝業法雲再蔭慧日重明黃圖流鷺山之
化赤縣演龍宮之教像運之興斯爲盛矣法師妙窮
梵學式讚深經覽文如已轉音猶響敬順聖旨不加
文飾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陶冶取正典暮推而
考之恐乖實矣有搢紳先生動色相趨儼然而進曰
夫印度之爲國也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書
稱天書語爲天語文辭婉密音韻循環或一言貫多
義或一義綜多言聲有抑揚調裁清濁梵文深致譯

寄明人。經旨冲玄。義資盛德。若其裁以筆削。調以宮商。實所未安。誠非讜論。傳經深旨。務從易曉。苟不違本。斯則爲善。文過則豔質甚。則野讜而不文。辯而不質。則可無大過矣。始可與言譯也。李老曰。美言者則不信。信言者則不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言飾者昧其理。是知垂訓範物。義本玄同。庶祛蒙滯。將存利喜。違本從文。所害滋甚。率由舊章。法王之至誠也。緇素僉曰。俞乎。斯言讜矣。昔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孔門文學。嘗不能讚一辭焉。法師之譯經。亦猶

是也。非如童壽逍遙之集文。任生肇融叡之筆削。况乎園方爲圓之世。斲彫從朴之時。其可增損聖旨。綺藻經文者歟。辯機遠承。輕舉之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革服。爲大總持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彫。幸入法流。脂膏不潤。徒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卒歲。幸藉時來。屬斯嘉會。負燕雀之資。廁鵠鴻之末。爰命庸才。撰斯方志。學非博古。文無麗藻。磨鈍勵朽。力疲曳蹇。恭承志記。論次其文。尙書給筆札。而撰錄焉。淺智褊能。多所闕漏。或有盈辭。尙無刊落。昔司馬子長。良史之才也。序太史公書。

仍父子繼業。或名而不字。或縣而不郡。故曰一人之
精思繁文。重葢不暇也。其況下愚之智。而能詳備哉。
若其風土習俗之差。封疆物產之記。性智區品炎涼
節候。則備寫優薄。審存根實。至於胡戎姓氏。頗稱其
國。印度風化。清濁羣分。略書梗槩。備如前序。賓義嘉
禮。戶口勝兵。染衣之士。非所詳記。然佛以神通接物。
靈化垂訓。故曰神道洞玄。則理絕人區。靈化幽顯。則
事出天外。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墟。略舉
遺靈。粗申記注。境路盤紆。疆場回互。行次卽書。不在
編比。故諸印度無分境壤。散書國末。略指封域。書行

者親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之。務從實錄。進誠皇極。二十一年秋七月。絕筆殺青。文成油素。塵黷聖鑒。詎稱天規。然則冒遠窮遐。實資朝化。懷奇纂異。誠賴皇靈。逐日入荒。匪專夸父之力。鑿空千里。徒聞博望之功。鷲山徙於中州。鹿苑掩於外囿。想千載如日。擊覽萬里。若躬遊。夙古之所不聞。前載之所未記。至德燾覆。殊俗來王。淳風遐扇。幽荒無外。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頌左史之書事。備職方之遍舉。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中國佛教協會撥
款刻板流通

公元一九五七年九月金陵刻經處識

大唐西域記

功德主名錄

委印文號：1 0 1 1 1 0

五一、○○○元：王祖基、張秀蕙、王豐麗、王宗譽、施盛、許秀英、王宗茂、施芳宜、王令均、王右宣、王世杰、王彥凱、王茗儀、王善均、王凱文（消災免難，福慧增長）。王姓歷代祖先、累劫冤親債主（往生淨土，成就菩提）。

九、○○○元：佛陀教育基金會。

以上共計新台幣：六〇、〇〇〇元，恭印一、〇〇〇本。

回向：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

崇德興仁，務修禮讓，國無盜賊，無有冤枉，強不凌弱，各得其所。

祝願法界一切有情，所有六道四生，宿世冤親，現世業債，咸憑法力，悉得解脫。

祝願現生者增福延壽，發菩提心，常隨佛學，勤修精進，利濟群生。

祝願已故者往生淨土，同出苦輪，共登覺岸。

附記：本會接受善信委託，代印經書、佛像，其必要之費用，均經本會審慎評估；若有結餘，均續作本會之印（購）經書及運費，為施主廣積陰德，歡迎十方大德善加利用。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佛曆二五五六年／西元二〇一二年四月

大唐西域記

發行人：林國營

出版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網址：<http://www.budaedu.org>

E-mail: budaedu@budaedu.org

電話：(02) 2395 1198

傳真：(02) 2399 1345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郵局劃撥帳號：〇七六九九七九

銀行名稱：台北富邦銀行東門分行（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

銀行帳號：五八〇二一〇一一九三三三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一) 親臨本會三樓講堂。(二) 利用傳真：(02) 2395959

(三) 撥打電話：(02) 23951198 分機：11、12

(四) 網址：<http://www.budaedu.org/books/>。(五) 寫信指定：本會法寶流通股。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嚴謹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儘量少用電話，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並請詳寫經書名稱、冊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郵遞區號，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若大量申請，請註明用途，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本會交通——

※捷運：善導寺站5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公車站牌：審計部站→212、299、232、205、276、605、257、262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253、297、237 仁愛路二段→222、297

開南商工→208、295、297、15、22、6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三八六九號

